

卷首语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节选自《党的二十大报告》

河套文学

编委会主任 白建军
副主任 金 智 杨瑞璞 张 浩
编 委 官亦鸣 李金娥 李 明
陈慧明 何立亭 高莉芹
李玉宁 陈 旭
主 编 白建军
编 辑 陈 旭 刘庚明 李玉宁
何立亭 郝 如 高莉芹
执行编辑 陈 旭
美 编 贾凡芮
发 行 贾忠良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河套文学 目
2022 4 录
总第58期

※ 黄河流过

- 04 天鹅飞来 / 高莉芹
07 多蓝湖随想曲 / 鄂晓玲
09 彩虹飘落三盛公 / 冯永生

※ 特别推荐

- 11 谷风回荡 / 赵春秀
15 用自己的方式谈创作(创作谈) / 赵春秀

※ 小说

- 17 蓝角羊 / 阿昕
28 鳄鱼牌裤腰带 / 金钧
31 学校汇演事件 / 温嘉乐
38 钉锅匠杨愣 / 张志坚

※ 名家有约

- 42 在河的那一边 / 鲁顺民

封面设计: 贾凡芮



※ 散文

- 49 兵团记忆 / 徐国英
52 听风 / 王星铭
54 草原是她心系的远方 / 乌日嘎
56 阴差阳错喜结对 / 李德军
60 怀念村庄(外一篇) / 吕成玉
64 灵性大碱湖 / 郎有存
66 生命的奇迹 / 喜贺热

※ 诗歌

- 69 曾经的五光十色,都已陈旧(组诗) / 柳苏
73 乌拉特之歌(组诗) / 郭强
77 你给我的(组诗) / 梦蝶
81 折叠的日子(组诗) / 冯玉奎
84 北方(组诗) / 柳林
88 诗词集萃 / 吕成玉 / 吕成荣 / 向华 / 樊文雄

※ 评论

- 91 火焰正好泛起微蓝的光 / 高朵芬
94 一曲美与力的赞歌 / 巴格那

主办单位 巴彦淖尔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协办单位 巴彦淖尔市作家协会

编辑出版 《河套文学》编辑部

社 址 内蒙古临河市区市生态环境局
(环保局)9楼市文联

投稿邮箱:

小说、评论:htwxxiaoshuo@126.com

散文:htwxsanwen@126.com

诗歌:htwxshige@126.com

邮 编 015001

通 联 15547870091

电 话 (0478)8655363

排 版 巴彦淖尔市文联文印工作室

印 刷 巴彦淖尔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天鹅飞来

■高莉芹

河套平原黄河湿地飞来了几千只天鹅,新闻报道,微信转发,一时间人们纷纷走向黄河湿地,观赏这一珍奇候鸟。

黄河湿地迎来的不仅仅是天鹅,随之而来的还有红嘴鸥、赤麻鸭、灰鹤等鸟类,在这里停留,补充能量,继续迁徙。

我们的祖先逐水而居,几辈人在黄河沿岸劳作、生活,黄河水是无数子民赖以生存的生命源泉,因此我们对于这条母亲河,有着特殊的情感。

大西北缺水干旱,可并不影响河套平原粮食的收成,自流灌溉的水系网状一样遍布河套平原。春天农作物播种,到秋天的丰收,作物生长所需要的水源,都来自于黄河源源不断的供给。因此,在河套儿女的心中,黄河就是我们敬畏的母亲河。一大片肥沃的土地,喝足了黄河水,才能长出优质的小麦、稻米,民以食为天,没有黄河水,哪有这千亩良田,万顷绿波的塞外明珠——河套平原。

可打我记事起,就没有听说天鹅这种珍奇鸟类落脚河套平原。

十几年前,我曾无数次在黄河边徘徊驻足,所见河水向堤岸两边渗淘,导致沿岸土质疏松,太阳光照下,泛出盐碱土壤的灰白色。河面的宽窄度是河水任意布局而成,河水冲击两岸自由拓展,加上春秋

两季,流凌聚冰成坝,对两岸的破坏程度尤为严重。

2004年五月的一天,我们又一次来到黄河边,水温已不再刺骨,同行几人脱去鞋袜,在黄河边浸润一下双脚,但断乎不敢深涉,只在浅滩处感受一下河水的柔润。那时的黄河边上有许多捕鱼的人,他们划着木船,拉网捕鱼,向母亲河讨生活。一斤黄河鱼并不贵,只有十几块钱,也用不着讨价还价,买两条炖了吃,肉鲜味美。

又过了几年,他们捕鱼的船都换成了机械装备,而鱼价也涨到了三十元左右一斤。我们要买鱼时,他们从河边不远的水洼里捞出几条后,卖给我们。一样金色的鳞甲,肥厚的鱼鳃,可炖出来后,感觉鱼肉没有了原来的紧实。

懂行的朋友告诉我们:这些捕鱼的人头脑比之前灵活了许多。黄河里的鱼越来越少了,究其原因有许多,大概污染是主因之一。捕鱼的人在山穷水尽时,想出了柳暗花明的策略。他们低价从养殖户手里买到家养鲤鱼,然后在黄河边上随意挖一个坑,再把黄河水抽进去,然后把买来的鲤鱼放进去。几天后,灰黑色的鲤鱼换了马甲,变成了金黄色,捕鱼人再以高价把这些鲤鱼当作黄河野生鲤鱼卖出去,我们买到的就是换了马甲的所谓“黄河鲤鱼”。

那些年，沿着黄河边走几个小时，也很难遇到几棵树，偶尔看到的也就是生命力顽强的柳树、杨树。一次，我们竟然在一棵树下发现了一丛开着蓝色花的草，叶子形状细长，有点近似苇叶。看到这种花时，我们既惊喜又迷茫，蹲在花前议论纷纷“这是什么花？我怎么没见过？”“鸢尾花？”“三色堇？”几个人七嘴八舌说不清楚。头顶忽然说：“这是马兰花。”她的话音刚落，我睁大了眼睛审视她，仿佛她说错了才能弥补我因无知而产生的一丝妒忌。

可她还是缓缓地介绍了马兰花的特性及它的生长环境，那时我对于自己的孤陋寡闻竟然有些惭愧。那丛马兰花一直盛开在我的记忆里，它是黄河生态环境中具有悲剧色彩的点缀，为什么有如此印象，恐怕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那时一条歪歪斜斜的黄土路，从先锋桥向南通往黄河边。去一次颇费周折，可到了最后，一个醒目的标识给了我们安放灵魂的归属感。一条十几米长的大木头船泊在河滩的浅水区，我们可以随意上下。站在船头，眺望波涛滚滚的河水，卷着巨浪向东奔流，河水像一条黄色巨龙，扭动着硕大的躯体，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一泻千里。

一条河足以放大一个人的视野，我们几个人站在船头，一直向西边眺望，在河流的北边，有一片灰蒙蒙的树影慢慢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几个人很想去看看这片灰影到底是什么树种。于是我们从大木船上下来后，徒步走向那片朦胧的树影。视线无法准确地衡量出距离，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抵达目标，那是一片古老苍劲的红柳树。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一片红柳林，也没有拜谒过如此古老的红柳树。它们的皮

像龟裂的河床，一片一片即将脱落，有的扭曲身体勉强直立，有的倒伏在地，仿佛累极了，躺在了大地的怀抱沉沉酣睡。

可令我们难以置信的是，一条条散发生机的嫩柳，从这些或直立、或倒伏的躯干上长了出来，这些新生的枝条红的既不妖艳，也不妩媚，却有着沉静、庄严的神圣。新生的枝条直溜向上，在老旧树干的托举之下，她们展现出生命的葱茏，这让我们对老去的红柳树肃然起敬，新旧交替，生命得以生生不息。

2010年，为了治理黄河生态环境，巴彦淖尔启动实施了总投资7.38亿元黄河堤防公路综合建设工程，历经一年多的时间，这条境内278公里的堤防公路，不仅是一条横贯东西的高标准交通大动脉和防风抢险运输的保障线，还是一条改变境内黄河生态环境的风景区。

公路两旁栽种了金叶杨、垂柳、黄刺玫等景观树，改变了过去黄河边单调贫乏的植被状况，极大地丰富了黄河生态的观赏价值，尤其是沿黄公路与黄河之间的湖泊，如星辰散落大地，引来了无数的候鸟。

过去的河滩，近处居住的村民可以任意在上面种植黄豆、豌豆、葵花之类的农作物，现在他们搬迁新居，有了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政府为他们购买了养老保险，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黄河沿岸都用石头铁丝网封固，河水外淘的险情得到了遏制，天然植被渐渐增多，黄河两岸裸露的土地少了。不远不近能看到蒲公英的花朵，聆听到紫风铃的耳语，一丛马兰花的惊喜早已成为记忆里的珍藏。

两年前，我们在黄河湿地的红柳林遇到了一位曾在这里居住的老人，他褚红色的脸庞说明这是常年风吹日晒的结果。他站在红柳树下，把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

挂在了树上,袋子里装了东西,看上去有分量。我们看到如今的红柳树上挂满了经幡,风一吹,经幡像彩蝶在林中蹁跹,给偌大的林子增添了不少生气,可我们一直疑惑那个塑料袋里装了什么?

顶顶单刀直入询问老人:“您一个人来这红柳林干吗?挂在树上的塑料袋里装了什么?”老人指了指右前方,我们看到那里有一片空地,没长红柳。老人说:“我的家过去就在这里。”我们愕然了,古老的红柳林里住有一户人家,这种画面只有书中看到过,现实生活还未曾见过。我们随着老人的脚步走向这块空地,在空地的四周有许多葵花皮,还有一些遗落在此的羊粪,这些残留的痕迹告诉我们:有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

顶顶注视着老人又问道:“您挂在树上的塑料袋里装了什么?这片红柳林有多久的生长历史了?”老人将手搭在了日渐后退的发际线上,向对面的河水望了一眼,缓缓地说:“塑料袋里装的是苜蓿籽,苜蓿是蓄根植物,我准备把它撒在河堤的空地上,让它自由生长,为这里增加一些可观赏的植物。”他说完后,一副心驰神往的样子。对于苜蓿草我们并不陌生,苜蓿草的生命力很顽强,开紫色花,开花后,香味浓郁,这是北方常见的一种草。我们在老人的叙述中,眼前仿佛有大片的苜蓿花盛开在黄河岸边,如彩色的云霞。

“我今年七十多岁了,从我记事起这片红柳林就很古老了。”我们虽然没有得到红柳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确切时间,可从老人的叙述中,明白了这片红柳林守护在母亲河岸边,雷雨风霜的记忆都刻进了它龟裂的树纹里,那些斑驳纵横的树纹,就是这片红柳林的印记。

那您为什么要离开这里?门墩的问题也是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的答案,我往老人跟前凑了凑。老人叹了一口气,我感觉他把内心所有的沉重都附加在了这口叹气上,才能轻松地表达。果然,他的语速加快了一些:“从政府发出治理黄河生态的号召后,要求黄河边居住的人们搬迁到沿黄公路以北的新小区居住,我们就离开了这里。”我又往前凑了凑,身体几乎要挨着老人了。“您对政府要求搬迁的做法能不能接受?”我终于提出了自己想知道答案的关键问题。

老人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意味深长,然后缓了缓语气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喝黄河水长大的,没有这条河,我们只能喝西北风,可我们总不是一味索取。现在国家提倡治理黄河生态环境,我们有义务配合政府做好工作,不能扯后腿啊。”

他的话发自内心,发自内心的话才有感染力,因此在场的几个人都被老人的话所震撼。这里的河滩地,曾是他们的经济来源之一,现在河滩地归还了自然,生态发生了变化。夏天蒹葭苍茫,芳草萋萋,航拍河套平原黄河湿地景观,就会看到黄河犹如一条彩绸,在绿野中飘荡。站在岸边,极目西天,水天一色,难怪诗仙李白即兴而发: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绝不是修辞上的一种夸张,在水天相接处,水从银河飞落而下,滚滚东流,气势磅礴。在迤迤的河套平原秀了一个模特步,踩出一个大大的几字,河套人在此勤耕细作,没有辜负母亲河,因为河套人都明白,只有加倍珍惜母亲河,才能长久地享受这一福祉。

[组稿编辑 陈旭]

多蓝湖随想曲

■ 鄂晓玲

多蓝湖,一个美丽的湖泊,她就像一颗晶莹剔透的蓝色玛瑙,镶嵌在黄河北岸的湿地公园里,守护着云水间的这片净土,静待每个季节的精彩。

初春,等不及柳丝吐新,花蕾芬芳,美丽的多蓝湖湖面上早已落下成群的天鹅,它们或是像洁白的小船儿一样,在湖面上悠闲泛舟,或是展翅盘旋于湖面上空高歌,它们与其他各类珍奇鸟类和平共处,嬉戏于这美丽的多蓝湖上。此时的多蓝湖便是游览的圣地,摄影的天堂,每天都有众多游人前来观赏拍照。而到了冬季,这里又成了冰的世界,雪的宫殿。厚厚的积雪,光芒耀眼、宽敞的冰场,光洁如镜。这里更是那些冰雪运动爱好者和孩子们的乐园。

那日,几个朋友相约去冰上乐园,前往多蓝湖时,远远地便能看到滑雪场,再走近些便能看到从那高高的山顶上不停的有年轻人脚踩长长的滑雪板,张开双臂,欢呼着飞驰而下。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不禁想到那翱翔的雄鹰从长空直冲而下的情景,我曾想,那是需要一种怎样勇气,那又是感受了一种怎样的惬意。曾几何时,我也有过这样飞翔的梦想,也曾有过同样的青春激情。而今,纵然我们还有飞翔的心,却没有了起飞的胆。走进“多蓝湖滑雪场”宽敞明亮的售票大厅,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各种冰雪运

动所需的专业装备和用具,有很多年轻人和孩子的家长在认真挑选。

来到滑雪场的山脚下,仰望那高高的雪山顶,望洋兴叹的我们,看到这里摆放着很多彩色的轮胎,供游人们滑雪。虽然还是有一些胆怯,可我们决定要拼一次,来一次我们在激情岁月里不曾体验过的雪山运动,实现曾经有过的飞翔之梦。于是,我们各自选择了一只轮胎走上了便捷电梯。电梯上升得很慢,朝着雪山最高处缓缓而行。天气很冷,风很大,在冰天雪地里,阳光格外刺眼,这些并没有影响到我们激动的心情和滑雪的决心,到达山顶向下看时,虽然这高度让我们又一次望而生畏,但是,坐着轮胎滑行这样的运动我们感觉还是力所能及的。为了能减缓下滑的速度,我们采纳了专业指导员的建议,把两人的轮胎连在一起向下滑行。虽然滑行的速度已经降低了很多,但是,在滑行中,耳边的风在呼啸着,风吹起来的雪花打在脸上,模糊了视线。有单人轮胎快速滑过我们身边,笑声和欢呼声随风飘向远处。此刻,滑雪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是年轻人,也有一些初学滑雪的孩子们,蓝天下,这一张张洋溢着青春的笑脸就像是一朵朵盛开的雪莲花。

在雪山的西边是多蓝湖的湖面,那个

天鹅起舞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宽阔平整的滑冰场,冰场上脚踏式、冰锥式、车轮式、滑板式等各种各样的冰车。突然,在滑冰场的北部,传来“隆隆”的马达声,原来是有人在开冰上摩托。在各式各样的冰车中,有一种三人冰车很受欢迎,大多是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一起,齐心协力地滑冰,其乐融融,好不热闹。我们则挑选了容易掌控且行驶稳当的冰车,暖融融的阳光照在身上,一边看着远处雪山上像一道道彩虹一样的飞跃,一边听着孩子们的欢笑声,不用担心滑倒崴脚,悠然自得。时而有一些穿着冰鞋的年轻人身轻如燕,如风一般从我身边掠过,我的心随之蠢蠢欲动,然而,这时候我的左脚旧疾仿佛又在隐隐作痛。

记得,那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寒冬之际,男孩们总能在附近寻得一个小小冰滩,欢天喜地地拿着自制的冰车去滑冰。而所谓的冰车只是在一块木板的两边各绑一根粗铁丝,拿着两根被捣直了的火钩,便玩得不亦乐乎了。如遇下雪,更是迫不及待的在院子收集积雪,或堆雪人儿,或分组打雪仗。不知是哪天,听说在临河城的最东边,大概是现在的建材城北边的位置有一个滑冰场,那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之地,仅有一个不成规模的体育场,四周是用沙土铺就的简易跑道,中间有一片开阔地,因为积水而形成了一个冰滩。正是因为这片冰滩,给那个业余生活极度单调的岁月增添了一抹色彩。这里没有教练,没有管理人员,只有一个出租溜冰鞋的人守在那里。那年,正值青春年少

的我和两个小同事相约,星期日也去学滑冰,我们到达时,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这个冰滩不大也不平整,且冰面极薄,杂草、断层一眼可见。冰面上大多都是初学者,有战战兢兢的,有东倒西歪的,有摔倒后站不起来的。这其中也不乏有技术熟练的人,他们在人群中自由地穿梭往来。我们抑制不住这颗青春激昂的心,由好奇到羡慕再到跃跃欲试。当我们穿上冰鞋走到冰面上那一刻,才感觉到如别人轻松自如的滑行,对于我们来说那简直就是一个美丽的幻想。我们相互搀扶着,相互拉扯着,折腾半天还是没有挪出原地半尺。等到我们稍稍掌握平衡,能站立在冰面时却已累得精疲力尽了。相约下周日再来学。然而,第二次一上冰面我就崴了脚,据有经验的人说,在这样不平整的冰面上滑冰再加上不合脚的冰鞋,很容易导致初学者崴脚。那次崴脚虽然没有伤及骨头,但是,脚腕肿痛了很久,从此后,再就没有机会学滑冰。

时值正午,阳光驱散了寒冷,滑冰场上依然欢声笑语不断,孩子们追逐着,嬉闹着,此时,来这里的人们依然是络绎不绝。北国的寒冬,必然是冰雕玉砌,正是这些各式各样的冰车,丰富了孩子的童趣;正是这长长的滑雪板,承载了年轻人的飞翔之梦。再看冰面上自由自在滑行的冰车,我仿佛又看到了在多蓝湖面上戏水曼舞的天鹅,此时,冰面上这些灵动的五彩斑斓不正像是翩翩起舞的天鹅吗?这里,是青春的赛场,是放飞激情的乐园。

[组稿编辑 陈旭]

彩虹飘落三盛公

■冯永生

天下黄河，几千年浩浩荡荡奔腾不息，孕育了华夏民族的璀璨文明，闪现着众多绚烂夺目的彩虹。如今飘落在几字弯头巍峨的跨世纪路桥工程饱经风霜，愈发俊俏飘逸，沉淀了河套文化遗产底蕴的博大精深。

一、玉带蝴蝶结河湾

历史上，黄河水量丰沛，滔滔不绝，因几易其道，积淀出广袤无垠的冲积扇滩地，即今天的河套平原。由于缺乏有效管理治理手段，雄浑河水时常肆意漫延，泛滥成灾，只有极少一部分自流灌溉农田；曾经流传“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谚语就是它的显照。据史料记载，在1821年至1921年的100年里，河套灌区几经兴修水利，逐步开挖十大干渠，均系从黄河上直接开口引水灌溉，“各渠皆系平口承流，无进水闸用资操纵，水小时苦于引水不足，水大时则漫溢成灾”，管理上粗放自然而然演变成灾害频繁光顾，功过弊大于利，治理事倍功半，显效微乎其微。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保持稳产、实现丰产，与人类在河套地区继续繁衍生存息息相关。为彻底改变河套灌区自流引水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1958年8月，国务院批准修建河套黄河灌区以

灌溉引水为主、兼顾发电、贯通东西部交通动脉、在枯水期可保证包头工业用水的多功能综合枢纽工程，毋庸置疑这是征服黄河，维系百姓安澜的伟大壮举。

磴口县地处几字弯头，枢纽工程建设首当其冲倾尽全力支援，时任巴盟副盟长、磴口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杨力生多次亲自坐镇指挥。1959年6月，五千多名建设大军拉开了前期施工的序幕。

枢纽工程蓝图宏伟庞大、设计功能繁杂齐全，由拦河闸、进水闸、拦河土坝、沈乌灌区进水闸、南岸灌区进水闸、总干渠、库区围堤、堤防、截渗沟、跌水十大功能组成，到1961年5月，历时三年，在国家一穷二白的艰苦岁月里，动用人力2万多、完成混凝土8万多立方米、土方400万立方米。石头18万立方米，国家投资5000多万元，兴建成功枢纽工程，实现了河套地区黄河两岸百万劳动人民有坝引水的世代梦想。让“隔河相望千里远”到“天堑通途一瞬还”成为事实。昔日桀骜不驯的黄龙被雄关大闸禁锢锁住并有张有弛，发挥了利国佑民的作用。开闸运行的枢纽工程上游波光粼粼，浩渺濛濛；闸下波涛汹涌、浪花轰鸣；闸上楼宇昂首、端庄秀丽；两侧机房呈八字形展翼，如闪烁着的娇媚大眼。远远望去，枢纽工程极其灵动，

像极了彩虹中翩翩起舞的玉带蝴蝶结。

二、钢铁巨龙卧河湾

与枢纽工程咫尺相望的是惟余莽莽的大铁桥。当时被人们形象地誉为是疏通西北与华北交通的钢铁巨龙。

三盛公黄河大铁桥是包兰铁路东段的咽喉,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1957年2月,解放军8561部队官兵承担建桥施工任务,巴彦淖尔盟委、磴口县委逐级成立“铁路建设支援委员会”办公室,在当时人力财力积贫积弱的困境中,全县人民不畏艰难困苦、饱经艰苦卓绝,倾尽全力支援工程建设,在部队官兵一年五个月的艰辛奋战下,于1958年7月建设完成。

大铁桥建设全长600米,由13个桥墩支撑钢构架组成,犹如巨龙横亘在河水上游末端,融入急湍的几字弯头,几十年间都有部队守卫,成为磴口县跨世纪的地标之一,几十年间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社会飞速发展的需求,1999年又修建运行了复线桥,无钢构架防护倒显光鲜亮丽;岁月如梭、时光荏苒,两座姊妹桥童叟比翼、鹤发童颜、超凡脱俗,让日趋繁忙的交通坦荡无阻,实现了毛主席诗词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展望。

值得赘述的是建桥期间26名解放军官兵光荣牺牲后,部队在磴口县修建了“三盛公烈士陵园”。烈士陵园大门庄严神圣,路径四通八达,墓塚整齐排列,就像生龙活虎的卫士继续警戒守护大铁桥一样,在五十年前就是磴口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永难忘怀儿时每年清明节学校都要组织学生戴花扫墓、缅怀英烈的情景,整洁肃穆的陵园熙熙攘攘又井然有序,每个人对烈士的敬仰之情化解了敬畏心理,凝聚

成爱国主义情怀。1981年根据上级安排,磴口县政府委托民政局将烈士(连同后来进陵园的3名烈士)共计29具遗骨火化后的骨灰装盒全部统一迁至大青山烈士陵园安葬。先烈忠魂,永垂不朽。

三、腾飞展翅仙女桥

2002年4月,在拦河闸下2.5公里处,京藏高速跨河路桥开始兴建,2004年6月建成通车,桥长17.2公里,4车道标准,设计时速100公里/小时。在举国社会进步、经济腾飞的时代,路桥建设高端大气、巍峨壮观,如白鹤亮翅,有仙女风范,体态丰腴、卓尔不凡。此桥的建成,打破东西部地区高速客货运输瓶颈,标志着京藏沿线地区实现公路、铁路4纵往复穿梭,彻底解决沿线客货运输压力,带动地区社会经济实现质与量的腾飞。桥南矗立“黄河儿女”大型雕塑,惟妙惟肖地凝神守望着母亲黄河,给魁岸腾飞的路桥增添活灵活现的神韵。在拦河闸三盛公景区徜徉的游客举目凝望,水天一色中海市蜃楼若隐若现,宛若彩虹般缥缈梦幻。

今天,气势磅礴横跨黄河几字弯头的跨世纪路桥枢纽工程依旧气宇轩昂、各尽其责。按照规划,2025年底,高铁包银段跨河大桥亦将建成通车,作用同工异曲,又将是河套源头众望所归、锦上添花的一大盛事。届时五座跨河大桥神采飞扬、各显神通,犹如河套源头闪耀着五轮跨世纪的彩虹,护佑河套人民生活生机沸腾、蒸蒸日上、安逸祥和,彰显着河套地区经济社会的瑰丽与辉煌前景。

[组稿编辑 陈旭]

谷风回荡

■ 赵春秀

似乎,我们已经到达了海拔 2322 米。风趁机也升高或是降至 2322 米,反正它已经开始不安分了,由无声变得颤抖并且伴有竖笛般的轻吼。这是我的耳朵进入山口猛然间听见的一种声音。老家每到风季总能听到这种声音伴着黄沙漫天飞舞。铺天盖地的风先是把辛勤劳作的人从外面灰头土脸的赶回家,然后破窗而入,占领家中的各个角落,单说桌上的饭菜不等全部下肚,已经碾得吃不成了。呜儿——呜——儿——呜呜——呜——儿——大黄风闹叫着,像天老爷弹奏天体之音一般上下齐鸣,虽说是有旋律,但谁爱听呢,几十年的大树都能连根拔起,更别说扎根寸土的庄户了,多得只有心烦意乱。一辈一辈传下来,我们都称这种砸砖破瓦威猛的动静为妖风或者儿马大黄风。

为什么叫儿马,大黄风?我曾多次问父亲。

儿马指年轻的公马,没有经过调教训练,野性、暴躁,如果和它拔河,十几个半大后生恐怕也不是它的对手,儿马力大无穷,若是脱缰你说怕不怕?

这跟风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叫儿马,大黄风?我再问一次父亲。

意思风大,能把小孩和小动物卷上天。他如是这般地说。

现如今,回想起父亲的解释仍然觉得有道理。相传在蒸汽机没出现之前,一家煤矿矿主想用机器来代替马匹提水,为了设计制造这样的“机械马”,他们测量了一匹儿马的功率,结果发现这匹健壮的儿马能把七十公斤重的水以每秒一米的速度飞速拉起。那么,我父亲说的儿马大黄风来了,卷走一个两岁儿童或者黑耳羔羊显然有依有据。童年时期,我和哥哥、妹妹趴在窗台上等父母收工回来,常常看见房子附近经常出现及地而起的风团,渐渐由小变大,最后旋转成粗大结实的柱形,通上云天。可想而知,富有生活经验的老人用儿马大黄风来比喻天气的恶劣毫不夸张。

此时,坐在车中,人却随着窗外的景色飞渡。如果让我面对面看看牧人的羊群,或者静候一处,抓拍闪电一样的蒙古斑羚该有多好,而这些一闪而过的镜头,总是令我心怀惆怅。但比起安全来说,领队更希望我们的想法能少一些,所以不是指定景点他是不会给我们下车的机会的。把一掠而过的壮美景色刻在脑子里,到家慢慢享受吧。我清楚记得,他的眼神是这样说的。

大巴顶着烈日继续前进,银色天河一般的清凉溪流被甩在身后。此时,还能听到山谷里的风,呜儿——呜儿——的回

荡,山中植被遍野,因此,它也只是吼吼作罢,不会扬起遮天蔽日的沙尘令人睁不开双眼。山路两旁,蒙古榆的眼睛朝飞驰的汽车里激情澎湃的人们对望过来,像思考,像张望,像在暗示茫茫大千世界万物轮回的天道。车里的人有的静默欣赏,有的被闯入眼帘的奇观异景撩拨得心潮澎湃,为眼下这全新的世界欢呼雀跃。

鸣儿——鸣——儿——鸣鸣——鸣——儿——时不时有谷风在大桦背上穿梭。大桦背是乌拉山段内的第一高峰,早先登过黄山顶,那次还没等走到山下,双腿发软,颤抖,膝关节疼痛,种种身心恐惧暗示我对天发誓:再也不爬山了。可2322就在眼前了,面对大好河山,双脚又来了力量,我认为我的思想高度该高过这座险峰才对。

顶着谷风,亦步亦趋。我决意向着大桦背最高处攀行。

大桦背秘藏于阴山之中。阴山东段为大青山,西段为乌拉山。横亘东西的阴山山脉将巴彦淖尔分割为北部草原和南部河套平原两大区域,同时也成为历史上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

风吹过青草连绵
莫尼山矗立在眼前
巍峨身躯高入云端
守护着我们的平安
莫尼山啊连绵不断
宛如神圣的诗篇……

乌拉山在清代前,称作莫尼山。这首经典传唱的歌曲《莫尼山》说的也就是这里。小的时候曾住在呼勒斯太,正处阴山山脉脚下,可惜还没到能独自爬山的年纪便随父母搬迁至别处。此后,故乡的二狼山,也逐渐成为了我想象中的山。

经过绿草成荫的狭长地带,林木繁茂,从上至下从远至近,满目青黛。蒙古桑、蒙古椴、蒙古柞、蒙古扁桃,含有蒙古

二字的动植物和以蒙古语命名的地名铁木兔沟、东乌不浪沟等,在香气溢满山谷的夏日都会勾出我的故乡情结束。

早年队里只有我们家在内的四户汉族人。那年月,没少喝其木格娘娘捣的酸奶。偶遇阴天,这里的牧人会待在家中等雨,俗称过阴天。雨水仿佛看出了牧民和地毯草的心思,索性像天塌了一般几天几夜倾泻不止。大凡此时,家家户户绘有蒙古族元素的小桌子上都会摆满奶食品,奶茶不断。兴致来了,全村男女老少一片欢腾,各个吹拉弹唱,载歌载舞,你方唱罢我登场,完全沉浸在欢歌笑语之中,情形与蒙古族婚嫁一样热闹,众人忘我陶醉,直至次日天明。

此地蒙古人,听说是比成吉思汗小两岁的胞弟哈萨尔部属的后裔。

明代的朵颜三卫、清代的科尔沁部均是其后裔,今科尔沁、阿鲁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等十个旗加上原乌兰察布盟四子部、茂明安、乌拉特等部族以及青海和硕特部均属哈萨尔后裔,占中国蒙古族人口三分之二。乌拉特这一支脉,是清顺治年间由呼伦贝尔端阳节前后迁入前旗巴音花镇境内的。所以,每逢阴历五月,族人们都会拉家带口,老幼相携,箪食壶浆,几十几百里的车马劳顿,最后徒步爬上大桦背,对着长生天长跪,磕头,祈祷年景丰收,家人平安。

天雨忽降。太阳雨过后,紧接着又来了一股雷阵雨,很短暂。北方很少像南方的小雨淅淅沥沥,大部分雨急来急走,常有冰雹,害得附近的庄户人措手不及。待雷霆稍作整顿,诗人、画家、摄影家,齐刷刷地望着天上的彩虹,作品无疑正在他们脑海中酝酿。

山中遇雨格外惊险。正当大伙儿步履艰难地向山顶发出最后冲刺的时候,雷声

滚过大桦背,仿佛彻头彻尾的一道闪电钻出流水重新返回天上,大雨铺天盖地在刚刚还晴朗的曲折地段热闹起来。这一下,万物欢天喜地,包括淋得无处躲避的游人,显然比起先前酷热难挡来了精神,大家欢呼雀跃,好像雨水滋润过的自己也能郁郁葱葱似的。

走了走了,下一站神门。

他们是不想离开这里的,因为很多跃上脑海精灵古怪的东西才刚被点燃,根本听不到领队扯着嗓子喊,这样愣拽着他们离开,他们是不甘心的。有人垂头丧气地转身,却又望见夹在巨石中间傲然屹立的一棵松柏喜上眉梢。由于山风肆虐导致地表干旱,这棵树根茎裸露,样子也变得奇奇怪怪,在众多枝繁叶茂的高大植物里,它算是一棵其貌不扬的丑树,可无论山石如何顽劣,丑树始终站得最高。正是这样,这株松柏生长之地成了游客留念的好地方。又耽搁了一阵,我坐在石块上,看他们与丑树合影,其实丑,也不是一无是处,它不但能够衬托美,自身也不乏独特抢眼之处,因此,存在即合理。

终于一尘不染。整座大山还有天空,全部透出一股全新的模样,尘土看样子就算有力气也飞不起来了。看,白桦树!声音如同发出的箭簇,十几双眼睛瞬间抵达凹下去的一片林子。

没见过真正白桦树的人都急不可待地想亲手摸一摸它,毕竟身临其境对世间存在的某个物种才有话语权。我们踩着湿漉漉的嫩草一边朝它走去一边赞叹,几个性子急的同伴早已经跑得踉踉跄跄,唯恐那树害羞或是受惊会跑了一般。我们中间有一个去过俄罗斯的大姐叫佰杏,她说白桦树是俄罗斯的国树,能与红松、落叶松、蒙古栎混生或独自成林。白桦树属乔木,最高可达二十七米。

二十七米!有人大惊小怪地附和了一句。

对,二十七米。佰杏大姐坚定地重复这个数字。

白桦树明朗的诗意白与匍匐地面的苔藓植物形成鲜明的对比,主干挺拔,通体银白略青,树皮光滑如纸且可分层剥下来,若此刻灵感来了,直接就可以在上面作诗一首。当然,这只是瞬间想一想的美事,好端端的植物是没有人会随意破坏它的。假想这片白桦林中间只有一个伐木工人和一个诗人在场,恐怕电锯是没法靠近任意一棵春天生机勃勃,夏天枝繁叶茂,秋天金甲辉煌,冬天霜白耀眼的白桦树的。

细观白桦树,叶厚,边缘锯齿状,叶柄细瘦,这无疑使它们成为大桦背美名其曰的歌手,只要风声和鸣,无时无刻不唱着顽强的生命之歌。

“赵武灵王,亦习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尽管眼前有那么多吸引我的林木山水,但我脑海里不乏匈奴的影子。夯土、烽火台、长城,像三个轮番上阵的骑兵极具冲杀的猛烈势头,感觉暗处时不时都会放出几把冷箭来。在大桦背入口处,谷风最大时,领队为让我们感受一段隐约可见夯土结构的古长城遗迹有意在山口停留半个多钟头。

为解周身唐突不安和谷风的袭打,匆匆拍了几张被历史掩埋的残垣断壁,我回到了车里。战国七雄分封天下割据一方时长城始建,因位居北边的赵、秦两国时常受漠北林胡、楼烦和匈奴的侵扰,边民不得安宁,疆域难以稳固,从战国赵武灵王开始到汉武帝前后,在阴山南北地区相继修建了的四条长城。

资料上还有这样的记载:公元前 127

年,汉武帝派遣大将卫青、霍去病率兵出塞抗击匈奴,并修复蒙恬修筑的城塞和长城,为汉朝沿用,最南边的一条位于阴山支脉乌拉山南麓,称之为赵长城,中间一条修建于阴山主脉的北脊之上,称之为秦汉长城,另外两条修建于阴山之北的荒漠草原,两条并行,称之为汉外长城南北两线,均为东西走向,除战国赵长城外,其余三条横贯巴彦淖尔。西汉武帝时期又在此基础上修缮加固加长,北魏时仍在沿用,东西绵延两千余公里。

我把古长城和眼前茂密的山林在脑海中像装了幻灯片似的,轮流滚动。

山间灌木和数百种药材此刻相互照应,与豹、狼、鹿、青羊、盘羊、狍、狐、野兔、獾子、松鼠等走兽和鹰、野鸡、石鸡、啄木鸟、布谷鸟、杜鹃、火燕、夜莺等飞禽和谐共处。

阵雨过后,翠绿的大地焕然一新,我忆起爷爷说过的一句话:“记住这个草,它的名字叫秦艽,祛风湿,止痹痛。土方子,专治咱老百姓的缠手病呢。”像着了魔似的我在野地大步流星地来回奔波。我希望能够找到或者遇到这个叫秦艽的植物。这个身高五六寸,叶如莴苣婆婆,茎梗均为青色的小家伙喜欢躲在草甸子里。由于矮小,大大咧咧的人一般不易发现。秦艽,一般六月开花,筒状小花多为深蓝或紫蓝,颜色分外诱人,其根长一尺左右,土黄色,粗细相交织。

眼下我驻足这里,低头寻找它。终于,我见到几丛似葛花一般的秦艽在前方不远处随风摇曳,我的眼睛变得更加明亮起来,索性摘掉凉帽,直奔它们。此时,细雨已变成微风,清凉地穿过杂草。秦艽,枝叶扶疏,在一片绿油油的草丛中,钴蓝色的身影仿佛吉祥之物透着高贵之气热情地朝我这个不速之客频频点头问候。蜜蜂嗡

嗡,蝴蝶沉醉,一丛秦艽忙着理会花蕊,却没有发现我近在咫尺。不过,我和它们一样不知疲倦,有秦艽、黄芪、麻黄、瑞香等漫山遍野的中药材提神醒脑,何来困倦?这些香气散落周身,寻草药的乐趣那真是妙不可言。我不停地用手机拍,不停地在心中连连叫好。

雨水过后,一丝带有凉意的微风穿过人与植物和从山顶灌下的疾风形成对流,在道路崎岖的乌拉山肆意穿行。听过路游客说大桦背主要以岩石构成,我连忙和他们挤成一队。大桦背方圆一万公顷,与其东北三公里的苏卜盖赤老、西北四公里的黑土坝峰构成三角形,可互相眺望,又与周围的四梁三沟平行排列,形成平行谷景观,山峰四周地形起伏崎岖,植被交织重叠,四季都有天然美景吸引文人墨客不远万里,一睹其风貌。地约四平方千米的花岗岩体,尤为壮观,实属罕见,片岩、大理岩、石英岩、花岗岩,什么砂岩、砾岩、片麻岩等应有尽有。

我记得九十年代城里人兴铺大理石地面,见到真正这么多天然岩石构成的山脉还是第一次大开眼界。过路游客早走远了,我脑子里还在思索他留在风中的声音:山脉南坡,断层崖明显,沟也多,山脊狭窄,北坡水流少,沟谷少,奈太川上分布有苏吉沙带……可惜,如今忘性大于记性,就算做梦也住在山里,大自然赠予的知识恐怕废寝忘食也学不完。

绿植如海,古树参天,翠岭起伏绵延。古山榆树或片麻岩上有苍鹰栖落,看似静若岩石的它们,一旦振翅飞翔,瞬间迸发出扶摇上九霄的震撼气势,整片天空,黑鹰,像一架小型飞机,在自己设定的航道里畅游圣山云海。

高大的山脉和幽深的峡谷都是攀岩者的最爱。尤其一个个屹立于天地间巨大的

石峰，岩壁被大自然打磨出独特的形态，仿佛从哪个方向都可以挑战攀登的乐趣。

世上的痛苦是自找的，欢乐往往又是痛苦换来的。佰杏大姐拍着自己的膝盖，意思是我这腿，登山，废了。

我对着她微笑，没有说出同病相怜的惨相。我深深知道，一群在一起说痛苦的人，内心会更加痛苦，但一群谈论快乐的人，往往乐趣无穷。人到中年，沉重的东西在你身体里来回碰撞，不免有欢喜就会有忧伤，而时刻提醒自己有过多少伤的人，是无法把不开心的事情抛到野外，他们会把它一直可怕地带在身上。密林深处，流水潺潺，它们时而经过我的身边，时而像个顽皮的孩子又不知躲在了哪里，这让我深感奇怪。当我正欲从脑海中将它短暂忘记的时候，砂石上面倏然冒出一股指头般粗细的清泉，恰似王维诗中所道：“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我们在坡道上艰辛徒步，两旁青石耸立，石隙滴水，山重水复。十米开外，灵巧的岩羊在高耸入云的峭壁上穿梭。动作非常可爱，它们三五成群在半山腰蹦来跳去，个别的偶尔会出神地凝视远方，久久站立，仿佛瞻望远方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款款而来。大自然给人类开出受用终生的良方，喜鹊、松鼠，还有叫不上名来的各种小动物，在烈日当头、峰回路转的仙境竟然也忘记了疲乏。

五点钟左右，下山。因腿疼，我一个人走的很慢，这种独自行走的过程能够让我忘记因为什么而慢。我逐渐，把自己从时间中分离出来，想在这座容纳万物的山里走到黄昏来临，走到满山红叶，走到雪原茫茫。

一只喜鹊放心地落在近处的岩石上，与我共同享受夜幕降临前的清凉，它时而走几步，时而驻足远望，并没有因路人、车

辆的吵闹以及一道闪电，吓得惊翅而逃。其实动物和人一样，都有一颗善良的心，是占有和迫害，让它们不得不保有戒心，这也是我们常见人与动物之间被距离所困的真正原因。

创作谈

用自己的方式谈创作

■赵春秀

有挑剔的作者才有伟大的作家。我特别感谢当年没有给我发稿的那些责编，他们毫不留情地把我卡在过五关斩六将的第一关。正是由于他们将我不成熟的拙作压下，才没有导致我走在一条错误的路上，没有这些习作流传在外，影响到初学者对诗歌错误的崇拜。

听说又要写创作谈，说实话，每次编辑老师们让我写创作笔记的时候，我都很犯愁。因为这样写出来的话都是我心里想写一个成熟的作品反复修改反复斟酌反复酝酿好的，而不是像访谈那样毫不掩饰说出自己意料之外的真言，我认为，那才是对读者最有用最实惠的干货。

当然，真写开来我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我就说一下我自己这些年在诗歌和小说上总结的一点经验吧。这两样加上散文也一样，无论什么题材都离不开阅读，大量阅读。否则即使你的作品写出了自然的美，也写不出自然的厚度，写不出自然的厚度也不可能写出更磅礴大气的深度。

一个文艺工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负责就是对读者负责，对人类社会的负责。有些人可能体会不到我说的行事自律原则，我不做多解释，因为有些话即便再有用，也只有遇到和你有共识的人才有价值。

其次,是坚持练笔,再苦再难迫使自己日日习作。很多次,我也发誓写完这首诗明天开始再不写了,彻底封笔。然而第二天,我还在写。为什么呢?因为自我认为还没有写好一个能流传在世的好作品,这就说明我还不够好。如果让我自选十年之内的作品时,我感觉这样被自己选中的也一年比一年少。

而我又清醒地认识,这是书籍给我带来的好处。越是读书多,越是渴望到知识的海洋去探索,也就越感到前路艰难。

写作者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不是能写出来,写出来是最基础的,具体到怎么能写好才是值得一谈的事情。今天单说写诗,我觉得啊,我还得强调一下这是我个人的小观点,不代表谁。写诗,你不能三天六夜钻在诗里不出来,还需要看看世界是怎么回事,历史地理是怎么回事,佛学、经济学怎么回事,哲学、政治是怎么回事(小说、散文就更不要说了)等等,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不会东倒西歪,才会有根、有魂。哪怕阅读的知识无一可以直接用在诗里,但你拥有了博大的胸襟,宽广的胸怀,聪颖的智慧,正确的方向,能有谁苦口婆心教你一辈子怎样做人做事,唯有书籍。通过书籍这个老师,我们才能永无止境地攀登文学的高峰。

说完重要的,再说一点可怕的。作品犹如绣花针落地,开始不声不响,或许自己也看不上,即便卡了,烦了,那也不能抛弃了,因为这里面毕竟还有你尚未察觉到

的日后很珍贵的东西,所以不好就先放一放,即便只是一句好的开头,或者半成品也放一放。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任何一个高明的作家诗人,他也不可能知道他的作品结尾会是什么样子,很多预设的结局最后都由自己亲手推翻。

写作耗费心血这是不用解说的,那么就不要随意消耗自己的元气,把原本注入魂魄的文字留下,放置自然发酵,升温,犹如陈酿。

这时候,这些废弃的文稿会帮你打开一个新世界,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原本一无是处的内容再次被唤醒被点燃,居然能发挥超乎想象的魅力,这其中不乏有拆散的零件被重组后的快乐。

简介:赵春秀,祖籍山西,1974年生于内蒙古五原。现居临河,任巴彦淖尔市网络及新文艺群体协会副主席,巴彦淖尔市作协副秘书长,《鄂尔多斯》月刊特约编辑。作品见《诗歌月刊》《诗潮》《橄榄绿》《草原》《西部》《延河》《飞天》《山西文学》《作家天地》等文学刊物。部分诗歌、小说被译为英、日、蒙等文字,入选多个年度选本。获首届国际城市文学奖、第六届内蒙古自治区职工文学奖,《草原》年度上榜诗人。2019年应邀为中蒙建交七十周年春晚创作《草原丝路上的甘其毛都》。出版诗集《时光草》。

[组稿编辑 高莉芹]

蓝角羊

■阿 昕

“羊卖了!”“不卖。”

“卖不卖?”“不卖。”

“卖了吧。”“不卖。”

爸最难抵挡的就是妈以不变应万变的本事,摇摇头把妈扔下转身进屋了。

爸妈在家的对话经常这么开始,这么结束。这次尤为简短,还少一声标志性叹气。

不一会儿门外有条嗓子呵呵儿哈哈儿一阵酝酿,提着耳朵听,那嘴终于把一大口痰喷射在院子里的黄扬土上,尘土把痰的边缘包起来阻止这团粘稠的流动,稳稳地保证这污秽不在我家蔓延。“说多少次了别往院里吐痰。”“说多少次了院里院外不都是你家。”萨如拉趿拉着黑得发灰的布鞋,鞋后跟被他踩得倒在一边,跟他走路一样,歪歪斜斜,这个歪斜的人是我舅。不知道爸妈什么心理,平日街上狭路相逢都难得打个招呼,遇事要商量居然找他上门。爸起初不同意,怕他出惯了馊主意没有正脑筋,妈就坚持大水不冲龙王庙。“你听说嘎查最近……”妈试探性地说。萨如拉抓起地上喂羊的瓜子叭叭嗑起来,再把瓜子皮丢在羊身上。他一边挥手让妈别说话,一边让瓜子皮在嘴里横冲直撞。“这地方有啥我不知道的,要我说你就卖了,而且我估计你们,早晚是个卖。”“不卖行不行?”“你自己盖得起

羊舍就别卖。”妈沉默了,爸应声出来。“现在贵的全是吃草羊,放舍里养的饲料羊卖不上价。”爸妈不想卖,或者说是想拖一拖再卖,家里的吃草羊眼看上膘了。萨如拉掸掸手站起来,狠命扯了一把公羊角,准备开圈。

院门口小蓝旗子呼啦啦响,靴子重重踢踏土地的灰尘还没飞进视线,萨如拉就一溜烟不见踪影。嘎查书记青格勒登门,急火火敲几下旗杆表示敲门,没等羊圈口的爸抬眼,便咚咚地进院了。“羊该进舍了,老乌。”“再等等哇。”

嘎查里没什么人家插小旗子,院门口的小蓝旗是我们家的传统了。以前牧民用苏鲁德辨识方位,我们家这小旗子起着类同作用,只不过旗子是给头羊看的,头羊每次远远瞭见了活跃的小蓝旗,就首先蹄蹄往回走了,所以我们家羊从来没丢过,也不劳人操心,多数情况有个人跟着就差不多。蓝色是长生天的颜色,蒙古人以蓝为尊,象征永恒、忠诚,小旗子因而得其色,家里每只羊角也都被涂上了蓝色。我家旗子说来也怪,从没有迎风逆风之说,永远顺着风向抖动着小身躯。

小蓝旗的地位从未改变,而别的都变了。一直以来,我家是青格勒心里的示范牧户。几年前政府房统一改造,把爸刚盖

好没多久的裸质砖瓦房拆了换成白泥墙砖瓦房。爸的心血虽夷为平地,但总要有人打头阵,加之青格勒说是政府支持,爸便高兴得紧,应允一夜推平。妈一直恼丧着脸,原因是推土机进来的时候差点把旗杆一并推倒。推土机司机的理由是草长得毛绒绒,没看清埋着东西。短短几年。今天青格勒登门,草已不再毛绒绒地挡着他看旗杆,草皮斑斑驳驳裸露着。

他无意捏软柿子,只是没想到来我家动员能碰壁。但把各家的羊集中饲养在统一羊舍无异于在牧民的命根子上划一刀。在嘎查,若是起床前书记上报了与牧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工作,妈的奶茶还没熬好,全嘎查连人带畜就都知道了。所以“集中饲养”的消息一传开,大家还没看到任何政策细则,就一面担心原本自己做主的生计受阻,不能自赚自钱了,一面担心自己家羊在束缚中与其他羊蹄打脚踢时发生战斗减员。总之,大家互相宣讲着宁愿把羊兜底卖了也不会送进羊舍,开玩笑说,老乌家也许有商量的余地。

眼下,上面巡视组要来了,青格勒急了,登上我们老乌家门。妈还如几年前恼丧着脸,爸也不似先前积极,除了“再等等”没给青格勒任何有效信息。青格勒绕着羊圈踱来踱去,希冀谁能拯救他的尴尬。最后还是妈指着大肚子羊发话:“因为那几头母的快生了。”算是个答复,也算是逐客令。青格勒叹口气踏着重重的靴子往外走,瞥见地上的一口痰,停下扫视一周,对爸说:“老实人,注意点你小舅子。”

昨天听闻传言的爸妈在家苦兮兮地皱了一天眉。妈给几头母羊喂草料,让爸提一桶牛奶过来喂上。妈蹲在地上,一边摸着羊肚皮一边冷静地分析。现在送进去了营养跟不上难产咋办,产出来了羊羔没

奶吃咋办,亲人一样养了这么久舍不得咋办。爸妈都知道也就一周的功夫小羊羔就能相继面世了。可是怕得就是一周转圜的时间也没有了。爸笃定草场养大的羊送进羊舍,一旦喂了饲料羊就卖不上价,饲料的草原羊还叫什么草原羊,喂饲料的牧人还叫什么牧人,不如卖了进城打工,正好响应青格勒说的“退牧还草”。爸一屁股坐在家门前的草地,任凭妈喊多少声“老乌”也没进厨房喝口茶。抓了一把草皮,居然扯不起草来了,老乌心里一直擎着的一杆秤开始摇晃了,羊与草原,原本平衡的铁秤砣,竟搅得他心里再也端不住了。黄昏谢幕的云层背后,一条若隐若现的金色冷光,把老乌半白的头显出青灰。最后一片云完成从天际的一边奔跑向另一边的使命,老乌得回家了。习惯性地歪头捡屁股粘上的零星草枝,没有收获,只能扫兴地掸掸衣服上的灰土,老乌被呛得咳嗽几声。这一晚,爸咳得星星也心疼了。

青格勒走后,萨如拉又不知从哪窜出来,打开羊圈赶羊,最先赶的是那几头即将临盆的母羊。眼看还剩半圈羊,爸过来把圈门关上了。萨如拉甩着脏话向空气骂男人不像男人肠肚太软,又去开圈门,妈走过来剜了他一眼,结结实实把圈门关上了。她拎着一小桶蓝油漆给每只被风吹日晒过的斑驳蓝羊角油刷一新。刷完圈外的羊,她掏出两盒崭新的中华烟递给舅,嘱咐他老老实实送羊去别人羊盘,再别干那倒卖的营生。这次,站在蓝旗杆下的萨如拉一口痰啐到院外:“放心哇,你都刷上漆了,我还能把角掰断?”转身带着我家浩浩荡荡的半圈羊出走。

这就是萨如拉给爸妈想的主意。把羊都赶到山那边几十公里的羊盘让别人代牧一段时间,那个羊盘草场不错,两三个

月内不会被划进“退牧还草”范围。等母羊下了羔,等大部分羊上了膘,趁高价卖了。剩下的小羊羔送回来直接送进公家羊舍,就说是新买的补进来。因为那时候嘎查每家每户都卖羊,羊价肯定得跌,与其卖还不如进入政府统一“编制”。这张算盘既能使老乌家的母羊顺利生产,其他羊也能不陷入被饲料喂养的困境,老乌还不少赚钱。爸妈被萨如拉的口水怔得两眼呆滞。爸的两坨铁秤砣变成多头马车牵拽着他,且每辆车都背道而驰。烟头堆起小山,爸决定含母羊在内的半圈羊跟着萨如拉走,剩下的明天送进羊舍。这是他的妥协,也是他仅剩的倔强。他不给青格勒个交代,心不安,留给他半圈羊吧。

羊走了一半,把爸妈掏空了一半,两人的饭量是平常的一半。从前半夜到第二天晌午,爸一直叹着气犹疑该不该听萨如拉的,是不是超越了老实人的本分。妈又提起油漆桶,向外走:“长着咱老乌家的蓝角就是咱的,就当换个地方吃几天草吧。”她要把另外半圈羊也刷上蓝角,即便要在统一羊舍里与嘎查上所有羊混在一起,老乌家的还是老乌家的。

爸在院子站定,脚下来回拨动,把青格勒看见的那口痰埋起来,拨通了电话。不一会,青格勒的摩托在门外哒哒起来。他从摩托车卷起的尘土中钻出来,仿佛赶了几百公里的风尘。这次连旗杆也没有敲,踢踢踏踏的靴子声一路连贯地踢进院里。“老乌呀,就知道报你示范户没错,我这差点都下不来台了。”全家都不知道青格勒在第一次登门前已经擅自把老乌家上报了。爸笑着请青格勒进屋喝茶,不知是否阳光过分强烈,后背洒出两道湿痕。青格勒顾不得喝茶,心满意足地背着手走近羊圈,眼睛被晒得眯起一道缝仍挡不住

他未曾显露过的亲切眼神。摸摸羊角,油漆半干的粘腻竟使他眉开眼笑。“跟我想一块了,上报的时候我还传了咱们家羊照片,正想着让你好好刷新一遍角。我看也别等了,一会儿咱们就挪圈哇。这回巡视组就是明天来,咱们也让他来。”青格勒开圈放羊,妈恼丧着脸,跟爸嘟囔没让羊吃上最后一口草。青格勒不解出言何意,既心虚又朗声大笑着,“咋没,馒头变成馍片还是面哇,湿草吃成干草还是个草哇。”半圈羊摇着屁股跟出院门,尾巴一扭一扭的颤动,爸在前面领着羊,妈在最后跟着。盯看这些跳动的尾巴,妈恍觉羊出了圈就瘦了似的,尾巴一只只缩小了。直到青格勒摩托车掀起的一轮黄土覆盖了她的眼,她才揉揉眼睛。

从嘎查羊舍远看过去,青格勒卷起黄尘,爸和蓝角羊钻进黄尘,妈被黄尘吞没。

第一个不用喂羊的夜晚,爸妈直愣愣仰在床上瞪着眼,安静得听得清灰尘轻柔地降落在被子上。猛然一阵敲门,声音急促但很小。爸妈一个滚翻坐起来在黑暗中用眼白交换沉默,同时认定青格勒来了。他不敢大声说话,也不敢骑摩托让嘎查听见轰鸣声,还不让邻居听见声音。完了,羊出问题了。几乎是下一秒,院门就打开了。青格勒还没倒过气来喘一口,爸拽着妈往外跑了。青格勒着了急也跟在后面跑,怕邻居们听见,低着嗓子喊爸妈停下。爸妈一个急刹车,青格勒撞上去。

月是一块圆润的奶豆腐,绵软丝滑中带着颗粒的手感。青格勒额头细密汗珠反射着清白的月光,一颗颗亮晶晶,像黎明草颖上滚圆的露珠,又像奶豆腐洒落下的细粒。要不是草原夏夜清凉的丝缕微风,差点以为青格勒被月亮晒热了。爸妈顾不得这习以为常的好景致,寻找青格勒脸上

是哪种表情,结着疙瘩的眉头就着月色明暗清晰,爸妈更急了,左右开弓架起青格勒准备继续跑。青格勒脚底板搓着土,躬身往后揉背。眼看爸要下大力气,青格勒终于开口:“羊没事、羊没事、羊没事。”爸妈松手。“是我,我有事。”接下来的对话,让刚才气势高冲的爸气势反降,甚至持续走低。

青格勒下午圈好羊,跟管理员清点数量,给羊挂二维码牌,发现二维码余出五十多个,知道事情不妙——老乌哄了自己。青格勒用手擦把汗,企图借着夜色抚平什么,然而脸上的表情抚摸过后仍然扭曲。上半边脸感激老乌的配合,下半边脸气愤老乌拙劣的欺骗,左半边脸担心把老乌逼急了掣肘,右半边脸怨怼自己一时得意出老乌家门前忽略数量这个如此重要的方面。青格勒知道五十多头羊一天消失,老乌家没这脑子,也没这本事。“萨如拉哪去了,我去过他那,大门朝外锁得了。”爸妈四目相视,东窗事发了。可迈出这一步,硬着头皮也得走下一步了。“卖羊去了。”

“卖了?”

“卖了。”

“你都能送八十来头了,还缺那四五十头?政府又亏不下你钱,没早没晚今天卖是干个啥。再说了你就算是卖你还能让他给你去卖?他倒卖都倒出名声来了你还敢让他卖!他卖哪去了,我现在去,手紧点还能要回来。”青格勒从没有这么思路清晰地完成过一整个论述。向来有勇,谋只有一半的青格勒,全部智慧被今晚的月光点亮。妈的面庞在月光下也能看出恼丧着,虽然自己弟弟臭名昭著,当面听着还是刺耳。在爸的好劝歹说下,青格勒同意明天再去找。在这个可以拥有夜生活的年

代,牧民们还是习惯于月升而息。三更半夜就是萨如拉想卖羊也卖不成了,等月亮睡了再出发也不晚。

萨如拉踏出老乌家门,就让远处久等的羊倌过来赶羊。大亮的天光下自己赶羊在嘎查里走无疑赤裸裸的卖弄和挑衅,干脆躲着走,让羊倌赶羊看起来像放羊,更合适。二人商定在嘎查外的马碑下汇合。马碑是进出嘎查的标识,但是除了来往大车,鲜有牧民闲来走到那里去。人们习惯活动在嘎查的横竖两条主街,能满足必需的两条街是全部生活日常。萨如拉目送羊倌一羊未落地走开,自己迂回着向马碑溜达。待浩浩荡荡的羊队摇出嘎查,萨如拉和铁皮货车司机正踩熄第二支烟头。几十只羊横叠竖立地塞满铁皮车厢,货车突突启动。羊倌黑糙干裂的手指搓开中华烟盒的金锡纸,痴痴笑了。不知是金贵的烟丝味道还是货车扬起的黄尘所致,羊倌咳嗽着痴痴笑,他衷心祈祷羊能卖上好价钱。

司机是萨如拉的老主顾,熟悉萨如拉的套路,只是这次去的这户人家,他从来没跟着来过。司机和羊倌,都以为一车羊又难逃萨如拉魔掌,要被几手倒卖了。

货车停在一扇孤零零的铁门前,左右舍都是寸高的绿草。像一屉馒头不小心被打翻,羊纷纷从铁皮里滚落,卷毛蘸满陌生的土。约摸十六七岁的姑娘从门口先是探头,见羊群东倒西歪仰在地上,冲上来一头头扶起。萨如拉跟司机结钱,临关车门两指夹一盒中华烟丢给司机。“悄悄儿的啊。”司机稳稳接住,抬抬眉眼,又突突地启动了。萨如拉转身,姑娘已经带着羊群往房后走了。“你爸呢?”“贩羊去了。”“昨天打电话说还在。啥时回?”“早起刚走。半月二十天。”“上高几?”“开学大一。”萨如拉和姑娘,两颗对不上榫卯的齿轮吱

嘎嘎转了几转，还是没能缓解干巴的气氛。萨如拉把烟叼在嘴角点上火，胡乱长的牙不用龇嘴就为烟气让开几条烟道入肺。仿佛抽烟只为铺垫打开钱包的动作，萨如拉把一小叠钱按在姑娘手上。“替你爸点点。”“说好的三千，你少给一半。”“谁说这点羊都放在这养了。我得带走一半。给你给你，多给你两百，好几头母的给多吃点，好好养着。”萨如拉揣起钱包去挑要带走的羊。铁门关起来之前，萨如拉把烟屁股一口含在嘴里，糊糊噜噜地问姑娘：“你叫啥来？”“伊茹乐。”“你自己看羊没问题哇？”伊茹乐没说话，让出一身的距离，指向羊圈，主家的几百只肥羊拥挤着咩咩叫。萨如拉点点头，留下电话号码走了。

萨如拉带走的那二十多头羊，转眼被他倒手高价卖了。等几个月后全区掀起卖羊热，在他看来就是羊价凉的时候。他不允许方圆百里倒卖界有比他快的黑手，快就是钱。他当然没有姐姐姐夫这次想的那么老实，但在那两口子的事情上的确没有坏透——母羊、小羊和没上膘的羊都留给伊茹乐养了。但剩下的，既然现在还能比几个月后卖上价，有什么仇怨跟钱过不去呢。这夜，萨如拉在距离嘎查百里多，也距离伊茹乐百里多的地方，枕着鼓鼓的钱包，就着明白的月色安眠。

太阳还没上工，青格勒摩托排气筒黑烟已经拉长八十公里了。黑烟的终点，的确是一座羊圈，但里面并没有老乌家任何一只蓝角羊。主人家的正屋还响着鼾声。青格乐气得一屁股坐地上。睡梦中的老乌接起青格勒的电话，被电话那头比黑烟还浓重的气势震得一激灵。可是他没有错，这是他知道唯一地址，前天萨如拉甚至连这个地址都不想告诉他。老乌第二句话还未出口，青格勒的电话已经拨给萨如

拉。

不在服务区。

萨如拉开机的时候，青格勒已经绝望地坐进办公室，在嘎查牧户记录中吃力地寻找下一家示范户，黑脸被黑烟熏得更加黝黑，还泛着路途奔波的油黑。萨如拉早已编好圆圆的谎，只是没想到还没过12个小时，嘎查大麻烦就找上门了。二人的电话线一接通，青格勒的口水透过电话线喷在萨如拉脸上。

要不是青格勒当初把萨如拉收容在嘎查，让他落脚，他最多是个风雨飘摇的骗子，连现在这点尊严都抹不在脸上，因此即便能对着老乌家吐痰，在青格勒面前他仍然有所敬畏，同时，一向想把他这类人拧回正道的青格勒却也是他行事路上的拦路虎。

青格勒连历史带未来的痛骂夹杂着无数遍“羊呢！羊呢！羊呢！”一半羊卖得萨如拉有些对姐姐不住，姐的脸面不及自己千分之一厚，摊上瞒公家私减数量和请人代牧两档事就没法在嘎查做人了，到时候谁给自己买衣洗衣缝衣。不划算的买卖他萨如拉不做，太多东西远比面皮重要。眼珠子转完一圈，萨如拉从床上坐起，边听青格勒电流声里的暴怒，边哈腰点头。

“卖了？”

“卖了。”

“全卖了？”

“全卖了。”

青格勒让萨如拉立刻去赎，贴多少钱都要赎回来，他出钱。

萨如拉谄笑收敛，嘴角的法令纹逐渐向下撇，沟纹越来越深。“书记，我一个流氓，你说我我没啥可说的。我就不明白一点，就是些来检查的人，你至于盯着老乌他们家不放不？嘎查上多少养羊的你咋不

管,是人家软柿子好捏还是你这个乌纱帽子还等的往高戴了。”

青格勒沉默了,萨如拉从没这么理直气壮地跟他说过话。“你回来吧。”

萨如拉再出现在青格勒面前,是帮着青格勒从另一家牧户往统一羊舍赶羊,脸上复现拿手的谄媚。牧户把自己的四十多头羊送到门口,恋恋不舍。青格勒保证巡视组过后一定把羊还回来,因为在这家羊的蹄子内侧,他已经做上了红色标记,即便染上蓝角也弄不错。他派萨如拉到老乌家借蓝油漆桶,顺道叫老乌来嘎查办公室。萨如拉见到老乌和姐,只交代事已办妥,青格勒这没有疑心了。老乌随萨如拉去嘎查办公室的路上,假装漫不经心地掏出两盒中华烟给萨如拉。萨如拉心下一震,面上还是大笑着邀功。

老乌和青格勒分坐办公室待客沙发,两人中间隔着一壶砖茶,青格勒教老乌松弛面部肌肉,打开眉头,柔和表情。老乌虽和善,但一辈子没学会笑,保不齐会让人感到不自在。几天的功夫学会笑不是对老乌,是对青格勒的巨大考验。萨如拉在一边看得噗嗤嗤笑,青格勒勒令他去给新来的羊也刷上蓝角——既然装,就得装好。萨如拉走后,青格勒教老乌回答领导的话。他示范一句,老乌跟一句,偶尔还带些手势。

“草场这些年退化严重,我也很焦心。”

“一听说集中饲养,就把家里的羊都赶过来了。”

“羊在这里很适应,相处很和谐。”

“我们能解放双手,做点别的营生,以后一家能挣双份钱,政策好。”

青格勒想不到,编排说辞原来这么难,难怪送走一批又一批班子成员,自己

还一直坨在书记的位子上。言语虽僵硬,但在这个汉语都说不溜的老实人老乌面前已经显得额外真诚有力。他嘱咐老乌,巡视组来之前得每天抽空来这背诵万能句。

老乌虽为嘎查第一个愿意站出来的人,但是长到五十岁第一次要跟人学说话,还要龇着牙学笑,恼上心头,闷闷地坐着不动,嘴也不动了。看青格勒努着劲声情并茂做示范,老乌的话终于没拦住,穿过牙齿钻过嘴巴挤出来。“书记,问你个事。”青格勒正示范右手四指并拢虎口张开向前推肘的手势,他点头示意老乌继续说,手还调整着角度。“你是不要升官发财了?”空气瞬间凝滞,把青格勒的手也搁浅在空中。因为集中饲养,他跑断了腿,也得罪了嘎查所有牧户,家家户户铁门咚地关上的时候,是他心脏掉在地上的时候。掉了一百次,他捡了一百次。磕疼了一百次,他擦拭了一百次。他总想着等宣传工作做到位,牧民们理解集中饲养的意思就好了;等更多更好的羊舍盖起来,牧民知道羊能过得好就好了;等钱发在大家手上,牧民们知道没少挣就好了;等草再长起来,牧民们看见这片家乡再绿起来就好了。但千想万想,没想到最支持他工作的老实人竟也如此看待。青格勒转头看老乌,老乌没抬头,眉头比刚才锁得紧。

青格勒当然想过,想过好多年,这一次他也想过,嘎查这个大姑娘坐上集中饲养的大花轿子,如果推进得好,上面没准看在“头一回”的名义上,给他个提拔。但是原地踏步七八年他既习惯了也认了,若真没当官的命,能看着草场越来越好,也是个积德的好差事。他真正考虑的,哪是戴个有几层纱的乌帽子。“咱们现在就三个羊舍,这次巡视组要是看咱们羊在羊舍

待得好,能加盖十个,能批钱给咱们羊喂政府购买的干草料,还给装喷淋给咱们羊洗澡。”青格勒所答非所问,但老乌点点头,答应明天再来。

萨如拉蹲在羊舍里,新进的羊没受过染角这般待遇,顶着角与萨如拉犟劲,人的肉身上下虽二百零六块硬骨,却仍被面皮包覆不得造次。羊却不一样,凡遇险境皆可挺角而出。无奈萨如拉只得迂回婉转,反身骑在羊身上,在地上磨得擦擦直响的灰布鞋企图用重量和体积取胜。可身子还没骑稳,就有其他羊对他虎视眈眈起来,尽管它们有时并非仗义,而是对自身未来预判的恐惧。

一段手机铃声救他于众目睽睽,他跳下羊背,借着助力跳出羊舍。“喂。”电话那头的女孩哭腔震得听筒嗡嗡作响。“丢了?”萨如拉顾不上管油漆桶何时被羊踢翻在地,跳上嘎查班车就走了,一连几天没音讯。

青格勒送老乌,路过羊舍二人打算看看融为一体的羊,只见蓝色羊蹄在蓝色的小溪流边踩来踩去,灰黑的水泥地面留下大大小小的蓝色蹄印。老乌的眉头疙瘩又拧起来。“我就说他能干成个啥!”青格勒把铁皮桶一脚踢开,但旋即蹲下捡起来放平。还有三天,他没时间了,心绪似这斑驳地面,那就索性把地面全涂上蓝色。较真了这么多年,青格勒逐渐看清破罐子有时不仅得破摔,还得摔得稀碎,才有可能变成另一个东西,不然就什么都不是。蓝色一条条遮盖斑点,斑点越来越少,融入蓝色,成为一片干净的蓝。

萨如拉再出现,是在老乌的手机里。他告诉老乌,代牧的羊群里三头大肚子母羊走丢了。果然,小舅子正中青格勒的预言,老乌起身要去找萨如拉。“你不用来,

我盯着呢,安顿给户家了,找不到就把钱都退咱们,这几月的羊就白养。”这时候确实也不是老乌该走的时候,转天巡视组就来,词还没有背熟。萨如拉猜到老乌只能放手叫他去管,就没有考虑打电话的后果,也就没有考虑另一半羊提前消失如何解释。老乌只是叮嘱不用人家退钱,只要找羊。萨如拉佯说羊才刚丢不过几里地肯定找得见,其实他知道羊丢了已经有两天。而在这“其实”里还有其实,是萨如拉不知道的。那三头母羊,伊茹乐赶入圈的当天晚上,就跑丢了。外人的羊合主家的羊数量实在太多,晚上拢圈的时候,就不对数了。给主家放牧本就挣个辛苦钱,再把这些钱折在里面,父亲知道了免不了一顿雷雨交加。暑假放羊是为了给父亲减负,如果真的既添气又折羊,这个学自己也没脸上了,何况,也没钱供她上了。伊茹乐侥幸去寻也没寻到半个影子,只能把电话拨给萨如拉求助。没想到,这个中年男人的出现并没有减轻事情的严重程度,反而让伊茹乐压力越来越大。他如此势利,还未等有什么分晓,就要把钱收回去。伊茹乐只好放弃这支理想中的救命稻草,每天奔走在山与山之中,寻找蓝色的角。

巡视组,终于来了。

青格勒一大早就在嘎查口的马碑下候着了。他头一次发现朝阳落在马碑的青铜上越发金闪闪得耀眼,把整个嘎查托起来,托得蒸蒸日上。他心满意足地揩掉同样发光的黑皮鞋上的黄土,今天,尘土都显得可爱了些。远远地,一条灰黄色平行于地面的烟尘拉得长长的,最远的最淡,烟尘也逐渐在氤氲中扩大消散,最近的最浓,浓到头结成几个黑色的点。烟尘越来越长,黑点最终变成三辆黑色的轿车,在青格勒用力的招手后停在他面前。青格勒

早起梳平的头发和刚擦净的鞋融进长长的烟尘,敷上厚实的土。轿车摇下车窗,烟尘给青格勒和领导各人喂了一把土,呛得人直噎嗓子。一阵猛烈地咳嗽后,青格勒的摩托拧到六十迈在前开道,轿车跟在后面缓缓行进。

嘎查办公室里里外外早就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互相开着玩笑。老乌站在其中尤为扎眼,不仅因为他今天穿了件隆重的宝蓝色蒙古袍,更多的是他的表情,紧张得越来越凝重,与大家的轻松和好奇格格不入。

摩托车、轿车相继停下,青格勒赶忙下车领着大家一起鼓掌。各人都咧着嘴使劲鼓掌,但鼓掌的动机却各自拿捏在心里。有的因为灰尘难掩的锃亮黑色轿车,有的因为领导的正气派头,有的因为老乌不合天气的袍子,有的因为青格勒黏糊糊的头发,有的因为专家的医用白大褂。寒暄几句,领导要直接到羊舍去看看。青格勒一个眼神,老乌挤过人流。人群还在羊舍门口拥挤哄闹着,青格勒给领导和专家介绍蓝角羊,老乌在一旁笑出僵硬。面对领导投视过来的欣慰,嘈杂中的老乌听不清他们的问话和关心,只看见几张嘴一张一翕。顾不得许多,老乌张口背诵起来。

“领导,草场退化严重,我是咱们牧民,很焦心。听说集中饲养,就把羊赶过来了。羊在这里很适应,膘长得好。我跟家人还能解放双手,做点别的营生,以后一家能挣双份钱,政策好。”顿顿断断,老乌总算把话都说完,带着浓重蒙古腔的汉话听起来尤为真诚。专家们拿着对照表确认了羊只总数,抽查了几头靠在前面的羊只的基本信息,领导嘴角一直微笑着,随着青格勒走出羊舍。

“这么短时间,还没展开宣传,硬件也

还没完全到位,工作就做的不错了。这些年扎在这,看来还是有成效的,这次啊,除了去上面给你们申请批钱批硬件,看来我还得把你本人好好说道说道了。”

跟区长打过不少回照面,这是第一次跟青格勒说了这么多话,他完全没有准备说辞,只会一个劲地说谢谢。把区长说上车,青格勒说不上高兴,只是发自内心的轻松,他深长地呼了口气。终于,这件局促的事情能落地了。青格勒帮老乌把黏在身上的蒙古袍从他肥大的身体拽下来,二人四目相视,又是更深长的一口呼气。还没呼完,二人蹲在地上大笑起来。

没过两分钟,也就是车队还没有走出嘎查马碑。青格勒手机屏幕上跳出领导的电话号码。青格勒茫茫然,直觉使他的心脏咕咚一下沉到脚底。

“喂?领导?”青格勒试探。

电话那边的狂怒使他不由得拔脚往嘎查口跑。老乌胡乱把蒙古袍扔到地上,穿着汗衫在后面跟着跑。

远看去,领导的黑色轿车就停在马碑下,领导在车旁大口大口抽烟,众人围成一圈站着。不知是马碑的重量压得空气浓缩还是巡视组的整体气氛所致,青格勒总感觉马碑下的一团气体有点发灰,甚至发黑。难道早上的朝阳没能点亮那一团气体?

青格勒和老乌刚跑到车脚前,领导已经气得语无伦次。

“你这是欺骗!你这不是在骗我!是骗组织,骗政府!还给你美言,你给我说清楚这只羊怎么回事,说不圆你就别干了!”

车的前杠有点弯曲,上面溅洒了油漆样的红色斑点。再往下看,一团白色侧躺在车前,红色的小溪流从白色里流淌出来,细细的,一边流一边被黄土吸收,越来越

越细,但越来越长。老乌先看见蓝色的角,蹲下来抱起这团白色。青格勒懵着,好像周围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小,连领导的声音也快听不见了。老乌哑哑地说了句:“是我们家母羊。”转身时怀里的羊蹄无意中触碰到青格勒,蹄子戳中青格勒的腰,青格勒才反应过来,怎么会有一只蓝角羊躺在了这里。

“五天前你才报的数,现在多出一头,还是头母羊,还被我的车给撞了,你给我说,这个数量咋回事!用不用专家回去再验验其他羊真身?”又转身对老乌轻轻地说,“乡亲你别着急,大羊小羊的钱我都赔给你。”未等青格勒解释,领导把一沓钱塞给老乌,拍拍老乌的肩膀,驾车绝尘而去。这一波离开的尘土卷起的烟,比来的时候更大,更灰黄,更呛人。

的确,领导也不该等他解释,因为青格勒压根不知从何解释,解释什么。蓝角羊的忽现又一次让他感到自行其是后的无地自容。青格勒一点都不怕丢了工作,事已至此,再做什么都不如丢了工作简洁轻便。然而真的不管,他做不出来,也咽不下这口气。帮老乌把羊送回家,青格勒嘱咐老乌不要联系萨如拉,骑上喷黑烟的摩托,离开了。

伊茹乐今天又往西多搜寻了十几里地,但是回家却比以往早了些。一进门,萨如拉躺在羊圈根子上晒夕阳。白天草原没云没风没个遮拦,日头毒辣,夕阳正好晒,又暖又不刺眼,晒得萨如拉睡眼惺忪。大门嘎吱一响,见伊茹乐又空手而归。他不想耗时间了,有这时间还能找地方掏腾一点钱花。萨如拉站起来,黑脸一沉。曾经给伊茹乐钱的那只手伸到伊茹乐鼻子前。

“拿钱。”“啥钱。”

“丢了别人的羊还想要钱。我都多给

你二百让你好好看好好看,你给我看丢了,现在就不是给我一千七的事了。丢了羊,连大带小每只羊多少钱?你得给我三千。”

伊茹乐被说得心下虚亏,进屋翻箱倒柜,把一团人民币捋展放回萨如拉手上。

“就没了?剩下一千三呢?你不给我我就找你爸要了啊。”

“别。”伊茹乐几乎哭了,“我再找找,我找不见你再跟我爸说行吗?我现在就这些钱了,你先拿上。”说话间伊茹乐掏出十几块钱零碎递给萨如拉。忽然有一只手把伊茹乐的手挡回去,一掌掴在萨如拉脸上。萨如拉想看清挑衅者是谁,紧接着又被打得向后趔趄。

“不是个好东西。”一拳。

“不是个好东西。”再一拳。

“不是个好东西。”又一拳。

萨如拉终于看清面前咬着牙的青格勒。没等他开口,青格勒又要打。

“等等,你要是再打我,我就告你,告公职人员打人!”“你告去!我让你折腾的还怕你告!这官我今天不当也得打你。叫你欺负人!叫你欺负人!”萨如拉歪歪斜斜的,和青格勒扭打进羊圈,羊群盯着人类打架,冷眼漠然。

一声尖利的哭声在二人中间劈开一条缝,二人停手怔了片刻,青格勒发现伊茹乐不见了。一把推开萨如拉,用尽全身力气给萨如拉甩下一句云淡风轻的话:“起来找人。”毕竟不是在自己的嘎查,青格勒对这个地方很陌生。只是刚才碰上一个叫伊茹乐的女孩寻问他有没有看到蓝色角的羊,他才歪打正着找到这里。来的路上有伊茹乐在摩托车后座指引,认路不算事。青格勒独自一人在这片草原,却发现迷路了。四下不见女孩,寻找难上加难,

可是不能事上加事,青格勒就骑着摩托一圈圈找,直到摩托把最后一口黑烟吐完,直到最后一颗星星回家,人还不见。

萨如拉因为时常不在人们的关注范围,即便是失踪也鲜有人问。邻居说起来都只是互相胡编猜测几句,没有人真正关心他到底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来。

人们在青格勒办公桌上找到一张言语简短的辞呈后,发现他也不见踪影。而曾经不厌其烦、天天挨家挨户宣传“退牧还草”的书记,却成为牧民们此时最惦记的人。他的暴脾气,他的执拗,他的直接,这时候都成为人们嘴角的一粒白砂糖。有大把的甜蜜时无人问津,甜蜜散去这一点甜却沁上心头。老乌心下觉得对青格勒不起,担当起青格勒的角色,以亲身试验宣传集中饲养,打破饲料喂养的传言。这一遭走下来,老乌才逐渐了解了政策,理解了青格勒。几天之后,聚集在羊舍的羊已经满满当当,牧户们把一张一开大纸贴在羊舍入口,写上各家的排号顺序,等待后续羊舍建立起来。爸忙完宣传的事,就匆匆回家让妈备上干粮,他要去趟区里,找领导。

青格勒寻找一夜未果,而女孩又不可能走得很远,估摸伊茹乐是不明打架的阵仗,吓得躲起来。他把摩托车推到车行,四千块钱卖掉,反正工作也用不到了,以后闲人一个到哪里去也再没有急过步速的事了。揣好钱,他便登上去呼和浩特的大巴车。他已经联系好伊茹乐考取学校的招生办,他一定要本人来一趟,确保把第一学期的学费帮她交上。

嘎查最孤独的人成了妈。羊不知放牧到哪去了,弟弟不知混到哪去了,丈夫不知要干什么去了,书记被自家搅得不知以后要干什么去了。她恼丧着脸,觉得头晕

脑胀,但又不想歇着。不知从哪弄来一个桶,她又装上蓝色油漆,蹲在院门口从下往上刷小蓝旗的旗杆。旗杆通体刷蓝之后,小旗子反而像延伸出来的软体旗杆,在顶端扭来扭去,丑极了。但妈此刻不关心美丑,她心里只想着万一蓝角羊不想仰头,看不见小蓝旗,总得低一点的蓝色指引它们回家。

远远地,一群发白的攒动的物体扭动着靠近。妈眼神不好,揉了三回眼睛,怎么看怎么像羊群回来了。老天果然开眼,总算有一处失落不失落了。漆刚刚刷完,就有羊群识路回家了。妈想着,欣喜地搓搓手,把头上的皮筋揪下来,咬在两排牙齿中间,重新用手顺顺头发,在后脑勺绑了个光滑的发髻,再绑上皮筋。一路小跑地颠向那个群体。越靠近了,妈越多揉了几回眼睛。再揉完三回,她脚步瞬间收住,往前探探身子,就开始往回退,而远处,已经有人的声音在嚷嚷。

“是不是老乌家的人,来站住,别走。”原来刚刚远处扭动的白白肥肥的身体,是丧服在人身上随着风摆动。这一行人阵仗不小,粗略估计有十几二十人。光天化日之下被服丧的人盯上,妈不明所以,扭头往家跑。可是家里也没有男人,妈想往嘎查办公室方向跑,但是来不及转向了,只能使劲往家奔。妈一进院就把大门锁上。

十几个人扒在门上不由分说地撞门,妈受不了这能传到嘎查最远一家的声音没完没了地震颤,在撞门的间歇把门打开了。妈平日里都恼丧着脸,这会子怕是要比整个服丧队最丧的脸拉得还低。这竟是一种力量,把冲在最前的人的势头压了压。最前头、腰上白布裹得最厚的男人开口了。

“老乌呢?”“没在。”

“躲了?”“没有。我们不知道你们为啥来。”

“娃崽子丢了三天了,你们不管?”
“管。”

妈竟没有像服丧队预料的那样怂了嘴。

“管就行。来,亲戚们,他们家院子地大,咱们就原地坐哇。”

“丢了又不是没了,把丧服脱了。”妈压根不知道到底谁丢了,为谁穿丧服。但是妈的以不变应万变的表情却使她在每一个情急之下都从外表上看起来镇定自若,无论内心掀起了多大的波澜。

“这么大的草原,钱也没有,吃的也没有,厚的也没穿,三天了,一个小娃娃,你说说丢了是不是就等于没了。”

“还是自家人呢,没找到就不能说死了。”

“那你去找啊。”

“找。”

妈不想看人多脚杂的自家院子里,有人把油漆桶再像羊群一样踢翻,拎起桶往外走,也顾不得想锁不锁门的事。刚走几步,就碰上一大一小人赶着一大一小羊。没错,是他们。一个大人是老乌,一个小孩是伊茹乐;一头大羊是在伊茹乐手上走丢的三头母羊之一,一只小羊是这只母羊生下的羊羔。

伊茹乐把丢了的羊都找到了。她竟然

都找到了。

到区里送完联名信,老乌在回家的路上遇着自家蓝角羊,知道她是那个牧羊女,陪她一起把羊赶回来。不过有一点特别,就是老乌肩上,还扛着一头死羊。这头羊是走丢的第三头母羊,只是,它死了,连同肚子上的羊羔。

妈一边靠近他们,一边流出泪来。但她没有扑进丈夫的怀抱,也没有返身告诉服丧队他们的女儿回来了。她只是蹲在小羊面前,用油漆刷给小羊的耳朵刷上蓝色,抱起小羊,回家。

嘎查前书记不知道嘎查短短几天经历了怎样的风起云涌,又怎样微波荡漾着。青格勒坐在回程的大巴上,头靠着玻璃。太阳把他有点发黄的蒙古髻发照成一团团金丝线,隔着玻璃的晶莹衬得愈发亮了,甚至想要闪烁。青格勒努起嘴吹响口哨,吹了几声又戛然而止了。他噗嗤一声笑出来,不吹口哨大概有七八年了吧,原来还是会吹的。前所未有的轻松让这口哨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好听。

“挺好。”就着阳光,伴着自己的口哨声,一周没合眼的青格勒终于熟睡了。他不知道的是,这个觉睡醒了,他还是嘎查书记。

[组稿编辑 陈旭]

鳄鱼牌裤腰带

■金 钧

K市的仁德医院是一所三级甲等综合性大型医院。仁德医院的后勤保障系统设有供汽锅炉房和安放尸体的太平房，两者相距不到五十米。司炉工刘畅下班期间没事可干时，时常到太平房值班室找老杨套近乎，目的在于蹭吃蹭喝。老杨手里的那些好吃好喝的，事实上都是死者家属买来供奉死者的贡品。

刘畅三十岁，中等个头，人长得敦实憨厚，他自农村进城打工，托人在仁德医院找到一份烧锅炉的工作，也就是当司炉工。经过培训上岗后，他对自己的工作蛮有信心。刘畅觉得当司炉工远比在地里种庄稼省事而有意义，他每月能按时领到一份工资，将到手的现钱交给住在村里的媳妇手里，一家人的吃喝都解决了。农村人一年的收成要等到年底才能见到，刘畅成为上班族，挣钱的方式按天按月计算，很显然，他的生存节奏已经发生了变化。烧锅炉是八小时轮班制，他觉得精力用不完，有些过剩，干脆，到太平房帮着老杨料理尸体，混点吃喝，弄不好还能发点小财。

那天，K市一家商业银行行长乘坐的小车在公路上超车时与拉煤的大车相撞，严重的交通事故导致行长和司机当场死亡。120急救车将两具尸体拉回仁德医院，按照急救程序，两具尸体先在急诊科抢救

了一番，尽管二人的心跳和呼吸早已终止，但活着的家人和单位的同仁认为，没有经过医生的抢救，等于是对死者未尽到救助的责任。期间，经过几次心脏电击，并没有出现起死回生的奇迹，医生们将死者头部撕裂的伤口进行了缝合，护士将尸体清理干净后，通知老杨前来搬运。老杨招呼刘畅说，走啊，帮我搭把手，两具尸体呐，我一个人能搬得动吗？

银行来了一群工作人员，他们表情凝重，默默地跟在老杨的和刘畅的推车后面，向着太平房前行。

太平房属于地下建筑，吊唁室、停尸间和尸体冰柜都在地下室，搬运尸体的那个专用电梯和通道，只有老杨和刘畅熟悉。趁人不备，刘畅将行长裤腰上的皮带抽了出来，卷成团，塞进了自己的裤兜。

回到宿舍，没人时，刘畅将皮带拿出来仔细查看，是一条崭新的鳄鱼牌皮带，皮带的钹头金光闪闪。皮带太华贵了，若系在司炉工的裤腰上，未免太掉价了，刘畅喜欢的皮带是电工专用的皮带，厚牛皮，毛糙，系在腰上感觉特有劲，打多少喷嚏或放多少响屁，皮带不会松扣。

刘畅想，这么高档的皮带，干脆送人吧，他觉得送给后勤马勇主任较为合适，一来自己是个临时工，马主任一句话就可

以让自己离岗；二是自己还想着转换工作岗位，如果能让自己干上锅炉维修工的活，自己不仅能学到技术，而且不用整天和煤炭烟火打交道，至少能穿干净的衣服，那样，自己回村时媳妇见了也会高兴。打定主意后，刘畅觉得过些日子才能行动，等行长的遗体火化升天之后，那时，行长之死和他的一切都将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话题，就让鳄鱼皮带潜伏一段时日吧。

三个月后，刘畅将包装一新的皮带送给了马主任，刘畅说道：“马主任，这是我媳妇专门为您买的小礼品，我媳妇说了，男人的腰带能显示出肚量和霸气，您系上这样的腰带一定威风凛凛，弄不好还能升官发财。”

马主任看了看腰带，又看了看刘畅，说道：“刘畅，听说你娶了个贤惠漂亮的媳妇，可你媳妇怎么会想起给我买腰带……这多不好意思……”刘畅说道：“没事，马主任，我媳妇是农村人，心底实在，她觉得你对我好，她就想报答你。”

马主任抚摸着皮带说：“还是个名牌，那我就不客气了。”

马主任私下里将皮带系在自己的裤腰上，感觉皮带有点长，原因是自己个头矮小，肚子扁平，这么好的皮带系在自己肚皮上，明显显示不出名牌的光芒，他突然羡慕起那些膀大腰圆，挺着个将军肚的男人，他们的大肚子无疑标志着品牌裤带时代的降临，当然，还需要西装革履的修身装饰，那些成功人士，无论个头高低，关键是肚皮要隆起，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腰粗肚圆，方能显出做人的体量，那些名牌裤带也能显出各自的风采。马勇感叹道，可惜了，这么好的鳄鱼牌皮带，若系在自己的腰上，不显山不露水，简直就是浪费，尽管这是刘畅媳妇的一片心意，可

自己的老婆看到了又该做何解释，自己可是出名的“妻管严”，按照老婆的规定，自己只能系带松紧的裤带，老婆说了，就你这小细腰，裤带太硬了会不会将自己的腰勒断。男人腰身无力，连女人都看不起。这皮带最好送人。马勇立刻想到自己的顶头上司分管院长贾杰，贾杰的大肚皮……据说他和他老婆睡觉时，那个大肚子有点碍事。将腰带送给贾杰，物有所用，自己也能积攒一份人情。

一个月后，贾杰副院长的腰部系上了一条金光闪闪的鳄鱼皮带。正值夏天，贾杰将半袖衫扎进裤腰里，鳄鱼皮带细腻饱满、平整大气的名牌风采显露无余。院办公室的女主任龚丽娜说道：“贾院长，您这次的腰带可算是花了真金白银，像是正品的鳄鱼。”

贾杰豪迈地说道：“这算啥，是我老婆的朋友去香港旅游时顺便买的，在香港，这东西根本就不算贵，这可是正品。国内这玩意竟然当成是奢侈品，其实有啥呢，不就是一条裤腰带吗？”

龚丽娜说：“那不一样，好的就是好，您这样的肚子，称得起这样的名牌……”

贾杰感到脸上有光。

过了些日子，死去的银行行长的小姨子黄敏找贾杰办事，其实也没有啥事，黄敏和贾杰是高中的同学，她每次来医院看病，都是贾杰主动在引荐医生，熟人好办事，贾杰乐意为这位前行长的小姨子服务。贾杰感叹道：“你姐夫，唉，正值年富力强，事业有成的时候，真是太可惜了。男人能攀登到像他那样的高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黄敏眼圈有些发红，她说道：“人的命，天注定，谁让他自己逞能，非要自己开车，他连驾照都没有。”

贾杰吃惊地说道：“他的司机不是在车上吗，交通事故的鉴定没有说是行长自己驾车，难道……”

黄敏说道：“崭新的奥迪车，如果是老司机，怎么就能钻进大卡车的尾部。事故鉴定，当然不能说成是我姐夫自驾，人死了也需要保全名声，不是吗？”

突然，黄敏盯着贾杰的裤腰带问道：“贾院长，你这条鳄鱼皮带是从哪买的，好眼熟啊。”

贾杰笑着说道：“看来名牌就是能吸引眼球，尤其是吸引女人的眼球……已经有好几个人关注过这条皮带，不瞒你说，是我老婆的一个闺蜜，到香港旅游时购买的，她给我老婆带买了一堆化妆品，大概是怕我心理失衡，就给我也买了一件小礼物。”

黄敏说道：“不对，这皮带怎么能和我姐夫的那条皮带一模一样……你拿下来我看看，我姐夫的皮带是他们的银行委托香港花旗银行专门订制的，皮带的金属钗头是镀金的，是真金，上面有标志的。”

贾杰慌乱地说道：“当着美女的面解裤带……这样不好吧……”

黄敏说道：“怕啥，我又没让你脱裤子……”

黄敏拿到皮带后，在皮带钗头金属框的背面，看到了雕刻的一行小字“A99.99镀金”，黄敏眨巴着眼睛说道：“真是奇怪，

我姐夫说这样的皮带一共订制了二十条，都分配给了国内的几家专业银行的行长，难道这也是假的……”此时的贾杰汗流满面，嘴唇有些发抖，他似乎知道自己这皮带的来历，但他需要保持镇定……

黄敏看到贾杰紧张的神态，她问道：“你怎么了，老同学，你不舒服？”

贾杰说道：“你看，我提着裤子，站在美女面前，我难道不应该紧张吗？如果让人看见，我跳进黄河也说不清。”

过后，贾杰气得肚痛了好几天。他找马主任问明情况后，立刻命令马勇将临时工刘畅打发掉，重新招聘司炉工。贾杰说道：“什么人，连死人身上的东西都不放过，如此贪财之人，还能留着烧锅炉吗，锅炉房的那些铁疙瘩，随便一个截止阀，也值好几百元钱，那可是国家的财产，让一个小偷式的人看来管，多可怕……”

刘畅又回到了自己的村子，他已经没心思种地了，想着如何再度进城务工。他老婆盘问过他：“刘畅，你说你已经考上了司炉工上岗证，你说你已经在城里扎下了根，可你怎么就突然丢了工作呢？”刘畅生气地说道：“是我不想干了，整天被烟熏火燎，还能闻到尸体的气味。再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把你留在村子里，我不放心……”

[组稿编辑 何立亭]

学校汇演事件

■ 温嘉乐

我是被孙依婷硬拉到会堂的。原因我大概知道,是学校要办文艺汇演。

但是她的要求完全就是强人所难。本来我想窝在宿舍,但是孙依婷最近就像是着了魔,为什么着魔我不知道,但是她矮小的身体里一定被安放了核反应堆。

也许是快毕业了,她想在学校里发光发热,我心里只能这么想。如果不是孙依婷捏着我的把柄,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你就最后跟我来一次,不来吗?好难过……那学费咱也只能——”

汝听,人言否?说完,她还做出一副受害者的表情。

一边往会堂赶,我就一边想,以后不能再让她捏着小辫子。

直接往后排赶去,马上我就从人群中认出了孙依婷。虽然是女生,但她穿衣色调偏暗,今天上身是一件灰色的体恤,下身是黑色短裤,头发盘在脑后。

会场有些嘈杂,不过随着场内的同学逐渐到齐,几位老师也开始管理纪律。这时候,外面下起了雨。

“今天就是散伙日了。陈安,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吗?”孙依婷望着舞台上的红色幕布说。

“等毕业再说吧。”我一边说,一边拿出

手机,打开手游准备清一遍每日任务,顺便打打活动关卡。

“我家里打算送我出国。”她说。

我“哦”了一声。光顾打游戏,也没琢磨孙依婷是什么语气,过一会儿我一抬头,才发现她正盯着我看。毫无防备的四目相对,让我一时慌了神。

“你斗技快输了。”孙依婷指了指我的屏幕。

我心里一哆嗦,马上低头操作起来。这可是我上前五百名的生死局啊。她开始在我边上偷着乐,但是这次我难得没生气,只觉得耳根发热。

很快,一切准备就绪。观众席只剩下了彩色聚光灯,而舞台足够大,足够明亮,让众人一览无余,两位主持人上台,开始朗读无聊又昏睡的开场白。

不过我还是想吐槽,舞台的大小和观众席完全不搭。一干观众是坐在小板凳上的,但是舞台却不高,这样下面的人岂不是离的越近越看不清表演?

“哎,第一个节目是那个《少女与暴走族》。”孙依婷用胳膊捅了捅我。熄灭屏幕,我也惊讶这个争议不小的汇演节目会第一个出演。

“我还以为是学生会主席的《高跷秧歌》来着。”

《少女与暴走族》是学校戏剧社的社员自编的节目。本来因为名字和内容的一些设定,被打回了去,但是戏剧社的社长据理力争,一直缠着老师,才得以通过。不过那位社长表现得品学兼优,老师们做出让步也不是没有道理。

何况提交剧本的其实就是他的女朋友,整部戏剧的演出者只有他们两人。在此之前,两人就是学校默许的传奇情侣,文艺汇演这一出更拉高了他们的人气。

出于好奇,第一个节目我决定好好看看。主持人退场了,大幕开始缓缓拉开,戏剧社社长钱志杰,也就是男主角,站在舞台中央。看来女主角还没登场。

男主角戴着黑色头盔,衣服也是皮制的紧身服装,正在迈步行走。

毫无预兆地,整个会场停电了。

本来场内有探照灯和舞台明亮的聚光灯,此时,灯光尽数熄灭,我的视线也跟着模糊起来。会场马上变得吵闹,舞台处发出了“咚”的一声,似乎是麦克风落地的声音。

“怎么回事?”我看到孙依婷在不安地调整坐姿。

我想说:停电了吧?还未张口,电力便恢复了正常,似乎连半分钟的时间都没有。我发现舞台上似乎没有了人。也许是准备重来一次?

女主角出现在了舞台的角落里,她先是说了什么,然后冲到了舞台上摩托车的位置,蹲了下去。忽的,我意识到,摩托车后面好像有个人晕倒了?

接着便是女主角,也就是戏剧社的吕妍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尖叫声。

出大事了。

一共有两件大事,一件是登台表演的

演员,也就是戏剧社长钱志杰似乎是遭遇了意外。出了这种事情,老师肯定会把学生们都赶回宿舍,而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孙依婷,拉着我躲进了会场的储物间,以至于没能让老师请出去。这是第二件大事。

储物间都是些门板、棍子、高跷还有其他一些表演道具。

“你先冷静一下,行不行?咱这是现实,不是三流推理小说。”

打开储物间的灯,我发现孙依婷靠着墙,低垂着眼帘,左手拉着右手,看上去委屈又可怜。但是我没有同情她,她求人办事的时候经常这样,对此我早已产生了抗体。

“最后一次。陈安哥,过了今天我想拜托你也找不到你了。”

“……”我忍住没有吐槽,陈孙两家关系这么密切,她说以后不见面,八成是在胡扯。

孙依婷想要我跟着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父母在教育界影响尚可,我和学校里的一些人能搭上话。我起到的作用,是帮孙依婷的交际牵线搭桥。

“行吧。”反正毕业后见面的次数确实会变少,而且自己几乎和家里断绝了联系,之前也是孙依婷的家长一直在给我出学费。

叹了口气,我发现这个储物室连一把椅子都没有。本想靠着身后立在墙边的高跷和门板歇歇脚,却发现它们都沾了泥,只能作罢。

过了一会儿,我们刚离开储物间,就听到舞台传来争执的声音。我和孙依婷靠近,发现是吕妍和几个老师起了冲突。

一位老师说,他们只是想看看钱志杰还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吕妍根本不让儿

人接近他。

“他已经死了！他是被杀的……你们中有凶手，你们要破坏现场，是不是！”吕妍妍头发散乱，指着老师们大声呼喊着，她现在早已没了平日里的淑女形象，也难怪，死的人是她的男朋友。

她那副样子看着有点吓人，我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一旁极力安慰她的柳诗瑶，她还在这里的原因，估计也是因为学生会主席的身份。

本来几位教师还挺有底气，但是被这么一说，纷纷有些怯意。如果在警察来之前弄乱了现场，可能还要负责任，背上嫌疑人的身份。老师们看起来很年轻，马上就被吕妍妍的气势压住了。

也难怪，毕竟我们的学校刚成立不久。无论是校领导还是老师们，经验都有所欠缺。

也许是喊累了，吕妍妍的左手不再指着在场的人，在手臂垂下来的一瞬间，我看到她的手心上有一道划痕，似乎是新伤，伤口微微渗出血液。

学生会长注意到了舞台角落的我们，她走过来，似乎有些惊讶，“你们没回宿舍？”

我说：“感觉这事挺难的，我是怕你们忙不过来，孙依婷也想着帮一帮忙。”

柳诗瑶皱着眉看了看远处，那里有几位神色焦虑的老师。思考片刻，她点了点头。

“辛苦你们了，我们等警察过来就行。吕妍妍说的没错，钱志杰同学已经……”

我们三人沉默了。看来事情比预想还要复杂，本以为钱志杰是类似慢性病发作的情况，没想到他居然被人杀了……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凶手还制造了短暂的停电，但是，他真的能在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杀人并离开舞台吗？

“我想在警察来之前找到答案。”孙依婷轮番看着我和柳诗瑶，神色郑重。我内心是拒绝的，毕竟这不是儿戏，柳诗瑶这么稳重的人，一定会说服她的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钱志杰同学是我要好的朋友，我也想把凶手揪出来。”

“……诶？”

吕妍妍彻底喊累了，她瘫坐在地上，发出呜咽声。我们三人赶过去安慰，却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检查了钱志杰的遗体，我发现他的左胸部位有一道很深的伤口。血液已经浸湿了他的黑色紧身衣。

根据演出时的情况，孙依婷画了一张会堂的简图。

和我预想的差不多。钱志杰在舞台上行走的时候，场上停电了，随后钱志杰倒下，电力恢复，他的情况被正要上场的吕妍妍发现。

但是，钱志杰上场的整个过程里，舞台上没有任何其他人的，想到这，我有些毛骨悚然，舞台的电力系统也不在观众席，没有人能在半分钟之内做这么多事情。

柳诗瑶回来了。刚刚她去和老师交涉，发现警察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赶来。毕竟这所学校建在郊区，而且现在还下着大雨。

此时，吕妍妍终于从极度悲伤的情绪中缓和过来，她缓缓从椅子上起身，最后揉了揉红肿的眼睛，加入到我们的谈话当中。

“渴吗？想喝水我给你找点。”柳诗瑶一看到吕妍妍过来，便露出关切之色，即便是刚刚在聊天，她的目光也时不时看向

后者的方向。

“没事瑶姐。我们……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吕妍妍看到我和孙依婷，目光畏缩了一下。

“我想先把凶手揪出来。”柳诗瑶说得很认真。

“诶？”吕妍妍愣了一下，和我当时一样惊讶。看来这里正常人也不是没有。

这时候，一直盯着地图看的孙依婷说：“从时间节点来看，停电事故是最先发生的。咱们不如找找舞台的总闸在哪里。”

难以理解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是这个会堂大的离谱，以至于我在想学校是不是特意围着会堂建起来的，这样就能把它据为己有了。

至于第二件事，就是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知道总闸在哪里，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分头行动。

我们两两一组，唯一让人不爽的一点，是孙依婷非要跟吕妍妍一组，我只能跟柳诗瑶一起走。

柳诗瑶不是我擅长应付的类型，其实我感觉，她是和我类似的人。虽然她学习上比我强，领导能力也出众，但我觉得我们是有相似之处的。

“看得出来，陈安同学对刚刚的分组不是很满意。”柳诗瑶说。

“也没有吧，我觉得挺好。”我摸了摸鼻尖。

沉默片刻，柳诗瑶说：“我还蛮羡慕你和孙依婷同学的，你们两在学校应该是仅次于钱志杰和吕妍妍同学的组合了。”

我一愣，原来柳诗瑶也并非表面上这么清高，心里也会八卦。不过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多“火”。

“我自己倒没什么感觉，而且我觉得你的朋友要比我多得多才对。”

柳诗瑶微微一笑，说：“你要是再活泼坦率一点，孙依婷同学就得有危机感了。”

我没有回答，只是耸了耸肩。我觉得以我和孙依婷现在的发展趋势，日后当哥们还差不多。

这时，柳诗瑶停下了脚步。我疑惑地回头，发现她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昨天晚上，我看到小妍了。”

我心中一凛，柳诗瑶这么说，多半有什么内幕。

“她拿着一个黑色的盒子，独自离开宿舍楼。我看着她之后走进这栋会堂内。当时我在窗户旁边玩手机，月光很亮，从衣服上看是小妍没错。”

环顾四周，我看到没有其他人在场，便追问道：“之后呢？”

“小妍回来的时候，手里没有东西。”

我觉得这和今天的事情对比，不像是巧合。确实，如果停电是用一个类似定时器的装置实现的，那么在舞台上作案就成为了可能。

不对，这个推断放到吕妍妍一人身上无法成立。因为她明显是电力恢复之后上场的，钱志杰是在停电的时候倒下的，舞台的面积足够大，除非她有飞毛腿。那么，吕妍妍最多是共犯而已。

于是我向柳诗瑶提出了我的观点。

“你想错了。”她说。我一下子懵了，还能有别的方法不成？

“当时我坐在中间的座位上，停电之后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舞台，甚至舞台上的动静我一清二楚。”柳诗瑶面无表情地讲述着。

“虽然看的不是很细致，但钱志杰同学……他是自己倒下的。”

我打了个寒颤，刚要张口说什么，远处忽然传来了喊声：

“喂!! 总闸找到了!”

……

我们四人站在总闸前,一下子沉默起来。总闸上果然进行了改装,原本拉闸的地方,多了一个带有数字屏幕的定时器。

“这是定时器……”孙依婷观察了一会,发出一声感叹。我忍住没有敲她的脑袋,但是回头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关键性的东西。

吕妍妍的挎包在滴水。

柳诗瑶也注意到了,她说了句“咦,什么东西漏水了吗?”然后拿出纸巾帮吕妍妍擦拭。孙依婷全神贯注地盯着定时器,没有注意到这边。

“吕妍妍……你的包,能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吗?”我缓缓开口。

陈安说完那句话,除了我,在场的两人都愣了一下。

哇,没想到这家伙这时候也挺帅的。不过,他看到了几重呢?我拼命绷着脸,没让自己笑出来。

先不着急听陈安说了什么,我得先回顾一下,我所了解的学校文艺汇演。

昨晚本来是一个平静的夜晚,我计划窝在宿舍里面打打游戏。没有文艺汇演的话,大概会这样。

但陈安是真的笨,感情这方面和我家哈士奇无异。我想在最后毕业前和他聊聊,于是偷偷溜出宿舍,往男生宿舍赶。

但是马上就快到了的时候,我心情特别差。陈安这人太冷淡,又笨,我去楼下喊他,他估计也会不情不愿的。于是思前想后,我把准备好的礼盒托付给了楼管大妈,让她在毕业最后一天交给陈安。

大妈一听,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便欣然答应了。

在我返回的时候,我看到远处有一个人,那个人的位置在老钟楼和会堂之间。老钟楼已经废弃了,但我知道那里是给演员做化妆室用的。

只不过,那个人身材高大,披着又宽又长的拖地雨衣,看上去像个老师,或者是一个高瘦的男人。虽然觉得奇怪,但我没有多看,就回宿舍了。

只不过我们离得比较近的时候,我看到男人手里拿着一瓶橙汁。

哼着歌回到宿舍之后我就睡了,然后便是今天的文艺汇演事件。值得一提的是,我和陈安刚上舞台的时候,鼻子隐隐能闻到一股酸味。趁着他们不注意,我跑到一动不动的钱志杰面前,蹲下身闻了闻。

我几乎确定,那是钱志杰的黑色不透明头盔里散发的味道,而且很有可能是呕吐物。这么看来,我也挺像我家哈士奇的。

那么约等于,我挺像陈安?那不可能,我没那么脱线。

不过有一件事情已经在我心里成形了,但是,应该还不完全,于是我便装傻充楞。陈安还是挺有正义感的,他决定挺身而出。

拭目以待吧。

“吕妍妍……你的包,能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吗?”我缓缓开口。

吕妍妍愣住了,柳诗瑶也愣住了,但是后者恢复得快些。

“怎么,不能让大家看看你包里面的东西吗?”我追问一句。

吕妍妍皱着眉问:“你啥意思?”

我听完,和柳诗瑶交换了一下眼神,说:“柳诗瑶学姐昨晚看到你去教学楼了,拿着和这个东西一样大小的盒子。”

“我没有……”

我看到吕妍妍的眼神很不解,但是很慌乱。她猛地握紧了抓着挎包的手,然后又放松了。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盯着我看。

“而且,你的手心,有一道伤口吧?如果我猜的没错,在案发时,你的手心里还有点湿润。”我深吸一口气,打算证明自己的推断。

“你想证明什么?”吕妍妍的语气急促起来。

“是你制造了停电,然后在钱志杰同学倒下之后,上前假装检查他的情况,然后用冰刀刺死了他。你手心的伤口就是冰刀留下的。”

“我不知道停电……我没杀他!是剧本,剧本……”

“别狡辩了。”这句话是柳诗瑶说的,此刻她神情冷漠,吕妍妍勉强扶着墙壁站稳,一脸绝望地看着她。

“是按剧本来的……我,我被利用了,不对!”吕妍妍呜咽起来,她从包里面拿出一沓湿漉漉的剧本扔在地上,我和柳诗瑶只是看着,但是孙依婷捡了起来。

“那钱志杰是怎么摔倒的?”孙依婷问。

“应该是类似绊绳的装置,既然配合了定时停电的装置,应该也不难。”我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没有绊绳……没……”

但是,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应该停止表演,愣在原地吗?孙依婷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似乎印证了我心中所想。

我的脸马上红了,推理是不会这么牵强的,除非,整个过程还有第三人?

孙依婷打开剧本,大声朗读起来。

“黑夜。

暴走族钱志杰蹒跚着脚步,走向自己心爱的摩托车,但他此时已经深受重伤,只能勉强走到机车前,然后,在他的爱车旁倒下。

吕妍妍上场。

吕妍妍:哎呀,志杰,你怎么了?!志杰!(跑近,摇晃倒地的钱志杰)

本来是挺尴尬的剧本,但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笑得出来。

现在看,吕妍妍根本不用停电,也能杀掉钱志杰。那么,安装停电装置这种无意义的行为,她也不会做。

吕妍妍此时瘫坐在地上,神情呆滞。我不由得感到愧疚。

我将目光转向柳诗瑶,是她向我提供了“吕妍妍独自前往会堂”的线索。

“柳诗瑶同学,是文艺汇演高跷的扮演者吧?”孙依婷抬起头,看向柳诗瑶。

后者点了点头,看上去依旧镇定自若。我心中暗暗惊讶,看来孙依婷也没有看上去那么傻。

“我昨晚,其实看到柳诗瑶同学了,是你拿着橙汁,赶到演员化妆室,把饮料放到了钱志杰空位的抽屉里。然后大概还给他发了消息。”

“会堂外有摄像头,我们事后可以查。”柳诗瑶淡淡地说。

“啊,不用,查监控没有意义,因为你呀,是穿着拖地雨披,踩着高跷去的,而且脚印都没留下。哎呀,监控的清晰程度,也看不出有没有脚印,你是为了警方调查的时候,自己能天衣无缝地躲过去。不过雨披应该还在你宿舍里,或者垃圾桶里,到时候验一下指纹,就明白了吧。”

我忽然想到了在储物室里面,自己本来要靠上去歇息歇息的带泥高跷。

孙依婷的话我们都明白,全校都知道

柳诗瑶会高跷这件事,而且,会这门技艺的没有第二人。

柳诗瑶叹了口气,说:“然后呢?”

“今天晚上,钱志杰同学化妆前喝了
你给的饮料,那里面有慢性毒药。你研究
过剂量,刚刚好能在上场后发作。你和吕
妍妍关系好,知道剧本,你算到吕妍妍那
时候会上场,这样她就能当面看着钱志杰
死,还能加重她的嫌疑。”

顿了顿,孙依婷又说:“头盔里应该还
有呕吐物,这一点应该马上就会知道了。”

柳诗瑶露出了释然的笑容,伸了个懒
腰,说:“一点都不错,大侦探。”

但是,我看到她的眼中出现了泪光。

“他是脚踏两条船的渣男。”

警方赶来后,柳诗瑶和吕妍妍主动认
了罪,我和孙依婷的推断完全正确。

“这本相册送你,好好努力吧,等我回
来的时候,你可别成街头打工仔。”拆开楼
管阿姨代收的包裹,我对着这张字条苦笑
起来。孙依婷已经走了,我比她晚两天离
校。

那我可得好好努力了。

[组稿编辑 何立亭]



钉锅匠杨愣

■张志坚

“七九子,万友子,杨盖圪台钉锅的,拉僧庙上要丑的。”这是后套的一句串话,“杨盖圪台钉锅的”是我硬加进去的。今天不说不要丑的,单说杨盖圪台的钉锅匠杨愣。

杨愣的小名叫愣小子,陕西府谷人氏。困难时期来到后套的杨盖圪台投靠他的远房叔叔杨盖楼。杨盖楼的祖辈很早就来到了后套,凭借着吃苦耐劳发了家,新中国成立后被定成了地主,但到了困难时期杨盖楼也是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杨愣的到来更是让杨盖楼家雪上加霜,所以杨愣来了以后杨盖楼就没有给过他好脸色,杨盖楼老婆更是每天指桑骂槐。

一天杨盖楼对杨愣说:“愣小子你也来了好几天了,就这么白吃白喝也不是个事情,你总得找个营生挣钱哇,不然你还是回府谷哇。”下逐客令了,杨愣不傻,听得出来,便厚着脸皮说:“叔叔,我不会吃闲饭的,我帮你干活,甚苦活累活我都能干。叔叔你想想办法给我落个户,我想成为后套人,再也不想回府谷了。”

“落个户?哪有那么容易,我们家成份高,跟人家说不上话。”杨盖楼说。听了叔叔的话杨愣低下了头,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事情总有个转机,杨愣的机会来了。一天杨盖圪台来了个手艺人,一个钉锅匠给人们钉锅钉瓮。那钉锅匠正好给杨盖楼的

邻居家钉一口大锅,那口大锅的锅底裂了一个三四寸长的缝,做饭烧水时漏水。那钉锅匠把大锅反扣,刮去锅底灰,又用一个手工钻在锅底的裂缝边打眼。那手工钻用一根硬木头做成,上面有一个圆形能转动的机关,下面是一个钢制的钻头,还有一个弓,用牛皮做成拉绳(很像二胡的弓),安装在木头竖杆上面的机关下面,来回拉,很长时间才能钻出个眼儿来。大约一顿饭的工夫共钻出六个眼儿,然后用三个小把句(像钉书钉形的铁制钉子)固定,营生就做完了,工料费两块钱。

杨愣从头到尾仔细看了钉锅的各道工序,他认为这营生技术含量不大,只要有工具人人都会做。杨愣暗下决心自己要当一个钉锅匠。

钉锅匠的官名叫作“铜匠”,后套称铜匠为钉锅匠。铜匠不只钉锅,也钉大瓮,钉碗。那时候人穷,物资匮乏,所以人们的锅呀,瓮呀,盘碗呀烂了就找钉锅匠修补。

杨愣把当钉锅匠的想法告诉叔叔杨盖楼,杨盖楼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杨愣问道:“你能行吗?你跟谁学呀?哪来的本钱?”一连三问,问得杨愣一愣一愣的。毕竟不是亲叔叔,而且还有打发他回府谷的想法。杨愣沉思良久答道:“叔叔,钉锅匠的手艺不难,看过一次就能学会,不用拜

师,工具也简单,本钱嘛,我从府谷来时还剩十来块钱,买个手工钻再去铁匠铺做些把铜子钱还够。叔叔你就让我试一下哇,如果我做不成钉锅匠我就回府谷。”杨盖楼见杨愣主意已定,再想几天来这小子干活还挺欢实的,便说:“愣小子,你要是决定了就干哇,不过你可不要干不成又丢了本钱。”杨愣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要我认准了一定要干成。”

杨愣也是二八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认准后他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做钉锅匠的工具和材料,他跑了很多地方都没有买到手工钻,后来听人说那种手工钻没有卖的,都是匠人自做自用的,木匠就用那种钻,而且木匠就会做。杨愣连忙跑到镇上打听哪里有木匠,经人指点杨愣找到了木匠赵三说明来意。赵三说:“做一个手工钻不难,但手工费得五块钱,而且钻铁用的钻头必须是好钢材,我做不了,你得去找铁匠。”杨愣一听价格也合适连忙说:“那赵师傅就给我做吧,钻头我另外找铁匠。”赵三说:“那好,你过两天来取钻吧。”

杨愣定好做手工钻的地方又马不停蹄地跑到铁匠巷找到铁匠刘七说:“师傅我要做一个钻铁用的钻头。”刘七说:“钻铁用的钻头?咋,你是钉锅匠?”杨愣笑咪咪地答道:“现在还不是,等做好手工钻就是了。”刘七“噢”了一声又说:“听口音你是府谷人?”“是了。”“那咱们还是老乡了,好,看在老乡的面上我给你打钻头。不过打一个钻头很费时又费力,所以得要五块钱,不过看在老乡的份上我收你四块钱。”杨愣连说谢谢,亲不亲故乡人嘛。杨愣定好钻头又说:“师傅你会打把句子吗?”刘七答道:“当然会了,我给钉锅匠打过很多呢,大的小的都打过,可以钉大瓮,钉锅,

还能钉盘碗。”杨愣听了很惊讶,还能钉大瓮,钉洋盆,钉盘碗?不过也是,那大瓮和盘碗的材质不如铁硬,当然能钉了。想到此杨愣暗暗惊喜,又想起叔叔家的水瓮不就钉了几道把句子吗?杨愣兴奋极了连忙说:“那就请师傅给我打点把句子吧,大小各打上一百个。”刘七说:“你小子口气不小,大小各打上一百个,你知道得多少钱吗?”一听到钱杨愣犯难了,是呀,兜里原来只有十来块钱,做手工钻就用得差不多了,哪还有钱定把句子,杨愣愁眉苦脸地蹲在地上。刘七一看就知道这小子是背锅子上山——前(钱)紧着了,便说道:“我慢慢给你打,打一点儿用一点儿,随用随取,随时结账,这不就行了吗,不过你得给我放点儿押金,咱们初次过活儿就先小人后君子,你说咋样?”杨愣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忙说:“行,行,就照师傅说得做。”刘七说:“我看你是个老实人又是府谷老乡,刚从老家来想找个谋生的手段,我不难为你,就放下五块钱的押金吧。”杨愣连忙掏出身上的钱数,还有七块钱。原来有十二块钱,给木匠赵三五块,抛去做钻头四块,还剩下三块。不够呀,咋办,杨愣像泄了气的皮球又一次蹲在了地上。刘七看着杨愣拿在手里的七块钱明白了,便说:“三块就三块吧,权当我帮老乡的忙了。”杨愣听了立刻满脸乌云散,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差一点儿给刘七跪下。

刘七接了杨愣的活儿,实际上是在帮这个小老乡。罢了,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眼看着小老乡初来乍到想自己谋生,能帮就帮吧。刘七看着兴高采烈的杨愣暗自好笑,真是初生的牛犊不畏虎,手头连个工具都没有就想当个匠人。想罢便从墙上取下一个帆布工具袋,又从烘炉边上拿起一大一小两把手锤装进工具袋递给杨

愣说：“小子，把这两把锤子拿上，你有了钻能钻开眼儿，有了把铜子还得往进钉了哇，没有锤子你用拳头钉呀？”杨愣听了羞得脸都红了，又看着刘七递过来的工具袋眼泪就流下来了。杨愣推金山倒玉柱般地跪倒在地说：“刘师傅，不，叔，你是我的亲叔，我以后挣了钱一定好好孝敬你，以后你家里的锅碗盘碟还有大瓮坏了我给你钉，保证不收一分钱。”刘七哈哈大笑说：“你给我钉？那些营生我们铁匠都会，只是看不起那营生，走村串户的，吃百家饭。”刘七说到此觉得说错了什么，停了一下又说：“可你不一样，你又没有其他手艺，做个钉锅匠也不错，这手艺简单，一看就会，挺适合你的。”杨愣千恩万谢站起来说：“我听叔的话，就先做个钉锅匠。”又跟刘七说好取货时间背上刘七送的工具袋大踏步地走了。

几天后，杨愣去镇上赵三处取了手工钻，又去刘七那儿取了钻头和把铜子回到了杨盖圪台的叔叔家。首先把叔叔家腌酸白菜的大瓮给钉好，第一次练手还算满意。杨愣就出去揽活儿了，他首先去了邻村红泥圪梁。红泥圪梁有个豆腐房，豆腐房做豆腐的大锅锅底裂了一道很长的缝，漏水漏得做不成豆腐，生产队长很着急，到处打听不到钉锅匠的行踪，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一声羞赧的吆喝声：“钉锅，钉洋盆，钉瓮，钉盘碗呀。”真是瞌睡给了个枕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生产队长喜出望外连忙把杨愣领到豆腐房。杨愣第一次揽活儿就揽下个火车头买卖，高兴之余又有点忐忑，你想锅大肯定铁厚，铁厚钻眼儿就费事。不管咋地第一桩买卖得做，而且还要做好，不然以后谁还会请他。跟生产队长说好价钱是只要钉好不漏水就给二十块钱，杨愣一听心里就“叮咚

叮咚”地跳，二十块钱啊，置办钉锅的工具才花了十几块钱，一个营生就挣回来了，而且还有富余。杨愣满怀欢喜地开工了，可没想到的是锅大铁厚，杨愣用了吃奶的力气一天才钻了四五个眼儿，而且把钻头也磨秃了，没办法杨愣只好又去求助于刘七。

刘七知道情况后对杨愣说：“那么大的铸铁锅锅底该有多厚呀，普通钻头根本不行，傻小子初出茅庐甚也不懂就敢接这样的活儿。哎，我给你重打两个硬钢钻头吧。”杨愣听后方知那是瓷器活儿，忙说：“叔，那你打吧，等我钉好那口大锅，挣了二十块钱就还你打钻头的钱。”

刘七找来一根硬钢放到烘炉里烧，烧红后反复锤打，又反复淬火，等冷却后再烧红淬火，费了很大工夫才打成两根钻头。杨愣拿上打出的钻头没来得及说一声谢谢就急忙赶回红泥圪梁。

整整三天杨愣才把做豆腐的大锅钉好，交工后拿上二十块钱马不停蹄地跑到铁匠巷把钱如数交给刘七。刘七看着跑得红头涨脸并充满喜气的杨愣，又看了看他手中的二十块钱就知道他把豆腐房的大锅钉好了。刘七满意地点了点头从杨愣手上抽了一张十块钱的大票子说：“我只收你十块钱，剩下的是你挣的第一笔钱。你装好，以后的路长着了，有甚我能帮的事尽管来找我。”说完便到烘炉前忙乱去了。杨愣手里拿着剩下的十块钱呆呆地看着刘七，泪水充满了眼眶，他深深地给刘七鞠了一躬转身走出铁匠铺。

在铁匠师傅刘七的帮助下杨愣的事业逐步走上正轨，营生也多了起来。差不多每去一个村子就能做两三天营生，他大到钉锅钉瓮，小到钉碗钉盘钉洋盆，甚至钉过小吃碟，几年下来杨愣就积攒下一笔

钱。这个时期灾荒已经过去,杨愣也如愿落户在杨盖圪台。杨愣好歹也是个手艺人,手上能挣上活钱,所以还很受大闺女们的青睐,连远房叔叔杨盖楼也对他另眼相待,还积极地给他说媒。

杨盖楼给杨愣说的对象是他老婆的娘家侄女,一个粗壮的姑娘,一看就是个能挣工分的壮女子,杨愣满心欢喜。在叔叔杨盖楼的帮助下杨愣盖起两间土坷垃房,在那年腊月就把壮女子娶进了家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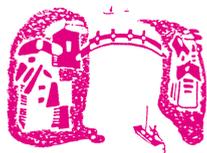
在后套闯荡了几年的杨愣学会了钉锅的手艺,娶了妻后就产生了回老家显摆的念头。那年春天杨愣和媳妇种完麦子后就动身回老家府谷,夫妻俩能坐车就坐车,不能坐车就步行,遇见村庄就进去,打尖时便吆喝一声还不误做些钉锅钉瓮的营生。从后套出发过黄河,在南梁外的各

村落走走停停一直走了半月有余才回到府谷老家。

在老家杨愣也没闲着,他给村里的人家钉锅钉瓮也挣了些钱,一直到麦收前才回到杨盖圪台,从此杨盖圪台周边又响起了杨愣的“钉锅,钉瓮,钉洋盆,钉盘碗了”的吆喝声。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河套地区广阔的土地和热情的人民接纳了五湖四海的来客。历尽艰辛、远道而来的杨愣凭着钉锅匠的手艺在后套站住脚并娶妻生子,还把府谷家乡的父母兄弟都接过来,凭着一家人的吃苦耐劳,落了户并分上了土地,在后套长长久久地扎下了根,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

[组稿编辑 何立亭]



在河的那一边

■鲁顺民

入准旗,自矮三分。因为河对岸的准格尔旗是我的姥姥家。进村入户,格外小心。见了男的是舅舅,见了女的称姨姨,稍攀一下辈份,说不定就得喊二姥爷三姥娘,辈份瞬间随黄河顺流而下,不知道能出溜到哪里去。

准旗,小时候一直以为是一面旗帜,河对岸飘起来的这面“准旗”是黄的还是红的倒在其次,能将一面随风猎猎飘动的旗帜作为一个地方的称呼,要多神奇有多神奇。

后来,当然就知道了,准旗,乃内蒙古准格尔旗的简称,旗,跟河这边我们河曲县的县是一样的行政区划。但过去固有的印象并没有消除。隔河北望,恍然间猎猎风起,旗帜飘飞。

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段,准旗大部分村落跟故乡河曲县有扯不清的关系,或者说,那边厢的绝大多数人其实就是河曲人。跟河曲人唯一的区别,是河那边的人说一口与河曲人不太一样的河曲话。不太一样,其实区别也不大,你去准旗操河曲话骂人,稍稍话里带个把子试试,看不把你锤成个鼓匠!区别仅止于,把河曲这厢的陈述句,变成了疑问句,任何一句话,尾音会往上挑一下。确定无误一个陈述句,语气里有了征询、提示、委婉和谦恭的意

味,这是语言交融的结果呢?还是得之于生存训练?两者皆有,让人感慨的。

后来,当然就知道了,准旗,乃浩大的走西口移民运动的第一站。近三百年的走西口大移民,河这边的山西人越过长城跨过黄河,漫绀远,进后套,开大渠,兴村镇,挥手告别翠峰山,大棹划过娘娘滩,一颗汗珠子摔八瓣,浇灌出千里沃野河套川。走西口走出去的河曲人,何止万千!那是一段何其悲壮的历史,怎么书写都不过分。

姥姥门前,自是小心。深入历史,崇敬充盈。对准旗,向来不敢高言,小心翼翼,翼翼小心。因为我实在知道那里的山川里沉淀着怎样的悲壮歌泣,深藏着怎样的古风流韵。我曾经跟河曲搞民俗的朋友讲,要想了解河曲古民俗,你得过河去准旗,深入到山村里,待人接物,礼仪饮食,哪怕是黑瓷大瓮里腌的酸蔓菁,都是河曲的老味道。为什么?因为那些人儿呀,是远离故土几辈子的人,只有远离故土的人才会把乡愁留存下来,才会用时间的勺格把乡愁搅得浓浓地,稠稠地,原汁原味地,烧香供的老祖宗,牌位上写得明明白白,家在河曲县某某都某某甲哪一村。丢了这些东西,就相当于丢了老祖宗。所以,他们保留得最好。

朋友信。因为他去过。

我,当然信了。若干次回乡,脚有时候都不听使唤,不由自主一脚油门就踏过黄河大桥,找个老镇子,路边拣个小摊子,花五块十块吃一碗羊肉稍子荞面圪坨儿,抹嘴起身,才想起自己驱车千里回的是河曲老家,却鬼使神差置身内蒙地境。那是姥姥家的味道,是沉在味蕾里的味道。

味道如此,人就更不用说。

很有几个身在准旗,或跟准旗有关系的河曲人朋友。“朋友”的定语太多,只能说明内涵丰赡,且容一一道来。

先一个,是老作家贺政民。没见贺政民老师之前,很早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当然,知道贺老师,还是因为他的作品。大学二年级,组建文学社,指导老师听说我是河曲人,眼睛就一亮。六十年代初,在全国有一部影响非常大的长篇小说,叫《玉泉喷绿》。老师是回乡知青那一茬人,他讲,这部小说陪他度过多少个青春迷茫的日子。作者贺政民,就是你们河曲人。听得我一头雾水。说来惭愧,入了中文系,方始知道文学为何物,阅读量之少,自己都恨不得对着镜子扇自己两个耳光。六十年代,影响甚大,长篇小说,几个词组合起来,对一个隔着玻璃窗才看文学殿堂里面陈设的后生小子,其震撼来得是如此凶猛,何况,还是自己的老乡。

当然,后来就知道了,贺政民老师的祖籍是河曲,他随爷爷走西口到内蒙古达拉特旗定居,只在河曲生活过很短一段时间。当然,《玉泉喷绿》从图书馆借出来看过了,并不是精读细读,大概地读。读到《玉泉喷绿》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学正迎来一个爆炸式喷涌勃发的年代,文学社里交流的是阿城,是刘索拉,是韩少功,是莫言,是刘震云,赶我们毕业,王朔又横空出

世,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一批作家的作品,对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学青年而言,除了应付当代文学史考试有意义,几乎不在视野里。《玉泉喷绿》写的是农村合作化,在刚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当下,能够在心里头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产生共鸣,也实在是难。翻翻,看看,还回图书馆。但两大册六七十万字的体量,这部长篇小说的物理特征印象还是特别深,也特别艳羨。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写作并发表小说,知道一笔一划,一个字一个字在400字一页稿纸上写东西的难,甚时候自己能写这么厚的书?想也不敢想。

直到做了文学编辑,才意识到这部书的价值。记录历史,塑造人物,那里面深藏着一个时代的风神,这些自不必说。单就长篇小说的文体而言,这部书在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格局中就显现出来了。中短篇小说,精干而细密,恰如一点墨洒在宣纸上,一个人物,一个故事,靠情节推动,细节衍生,用的是加法。长篇小说,宏篇巨制,体量庞大,人物众多,但恰恰用的是减法。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都是小说,在文学文体上其实就是互不搭界的两个品种。在英语表达里,长篇小说是novel,而中短篇小说,干脆就是story,就是故事。长篇小说是神一般的文体。一部优秀的长篇,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的文体。就长篇的开头而言,不知道难死多少作家。《玉泉喷绿》开头,“大地方有大地方的名胜,小地方有小地方的景致”,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愣怔了好半天。这开头好啊!简直就是上帝给的啊!是怎么想起这样一个开头?一下笔,庞杂纷繁的虚构世界顿时有了秩序,简直神助。这不就是文体吗?

不说其他,就因为有这么一个长篇开头,《玉泉喷绿》就应该昂然伫立于当代文

学长廊里了。在给基层作者讲座的时候，我不止说过一次，我们老乡贺政民，就因为这么一个长篇开头，就应该得意一辈子。因为大部分作家，写一辈子也写不出这么一句话。

第一次见贺老师，不是在内蒙古，而是在忻州。2007年，忻州市文联举办作家杨茂林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周年座谈会，我跟河曲籍作家燕治国先生都去了。路上，燕老师说，贺政民也要来。这才第一次见到贺政民老师。他跟杨茂林先生在当时同是中国文坛神童级作家，两人多有交往。贺政民老师驱车从鄂尔多斯赶过来。当时还没有通高速，从鄂尔多斯到河曲，再从河曲辗转到忻州，没有十个小时到不了。车马劳顿，并不影响贺政民先生激情澎湃，在会上做发言，热情洋溢。会后，河曲籍的作家合影，我忝列其中。奇了怪了，河曲不收庄稼，尽出作家，拢共出了两个作家，都是器宇轩昂的大个子。燕治国先生一米八几将近两米，贺政民先生也差不多就达六尺，一个卷发头，一个头发曲，长马脸上重眉炯目，生得英俊，站在一起，两个俊老汉。我跟人讲，跟他们站在一起，实在让人生气。男人生的漂亮咱没意见，生得那样帅气，庶无天理！而且是两个！

当时我注意到，贺老师生两条长腿，已经做到鄂尔多斯羊绒衫集团副老总，有车不坐，爱走路，两条长腿迈开，后生且得撵一阵子。是不是，能写出好作品的作家，跟他生这样一双大长腿有关系？跑得远，走得快，势必见得更多，势必洞悉世情，洞悉人心？

猜想当然不靠谱。因为后来又认识了一个生在准旗的河曲籍作家，叫张秉毅。

张秉毅腿不长，简直就是短。

写得却好。

见到张秉毅之前，也早就知道他的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秉毅的中短篇小说做得好，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频繁转载。文末作者简介，作者自述祖籍山西河曲人。

后来，当然也知道了，秉毅的祖籍是河曲县寺也人。寺也，是后来行政区划人员偷懒或者干脆识字不多，写成那样子。其实叫寺鄆，想来过去有一座大寺庙，故名。寺也村，张姓为大姓，是河曲地面出人才的村舍，几任县长副县长都出在这里。

秉毅祖上迁到准格尔旗几辈子？他跟我讲过，倒给忘了。因为走口外，在我少年的记忆里，几乎就是家乡人的一种日常生活状态。生活困苦，要走，访亲寻戚，要走，甚至，老婆老汉闹饥荒吵了一架，老汉气咻咻背卷毡子就踏冰过河跑口外去了。不奇怪。

也是在上大学那时候，就读过秉毅的小说。浓浓的乡土味，形式探索，细节挖掘，语言讲究，印象深刻。早就想内蒙那边有一个河曲老乡叫张秉毅，做了文学编辑，更想把老乡的稿子组回来，让刊物显得厚实一些，七七八八下来，联系上他就很晚了。

是哪一届中国作协代表大会上，山西团与内蒙古团住在北京饭店，楼上楼下，吃罢饭，一群人回房间。远远看见一个张秉毅走过来，大声喊了声：秉毅！那声调，就像远远喊一个从小留裆裤一起耍大的人那样子。

秉毅当然吃惊了。身在北京，站在北京饭店大堂里，居然有河曲乡音大声呼喊。扭过头，见喊他的是个我。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谁。他说：你认识我？我说当然啦。然后就是他歉歉，就是他自责，好像遇见一位多年的故人实在想不起名字来。

其实呢,我哪里见过他!是代表胸前都戴的代表证泄露身份,我早就看见了。

两个人年岁相仿,他比我大一岁,同是文学编辑,共同的话语就多了。

其实,我一直关注秉毅这些年的创作。小说创作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基本停了下来,转向影视创作。他跟我一部一部讲他写的电影和电视剧,很奇怪我没有一点回应。他所奇怪的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将近三十年就不怎么看电视,更不看电影。而且,一向以为,电影也好,电视也好,都是工业时代的娱乐产品,讲究投入和产出,那就是流水线上生产的产品。山西作家作品转而拍成电影电视,成功先例多多,山西老一辈作家中,小说写得好,电影剧本写得也好,有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泪痕》《黄土坡上的婆姨们》《老井》《新星》《白银谷》《流浪地球》这样轰动一时的电影电视诞生。但说千道万,电影和电视,本身的工业产品属性常常会干扰作家的创作。情节推进,直接与投入成本相关,这个由制片人和导演说了算。比方,剧中本来活得好好一个人,因为请的演员价码过高,就要求编剧在某一集快快让他死掉。不死不行,花不起那个钱。这就是一个工业生产过程。而且,做编辑,见过许多小说写得好好的作者,刚刚冒头,突然转行去搞影视,最后也没有结果,小说是再也拿不起来了。

秉毅倒也实沉,这实沉像个河曲后生,更像个寺也土著:没钱嘛,要尽快脱贫嘛!

这就理解了秉毅这么些年沉在影视剧创作的苦衷和无奈了。但是仍然可惜了他一肚子的才华。要知道,秉毅是上世纪那一茬大学作家班的学员,读的是复旦大学,受过汪曾祺等一茬老作家亲传的,而

且复旦大学还专门给他开过研讨会。突然放下小说创作,你说可惜不可惜。

交谈开始热烈,最后灰头土脸。趁着这劲,就激他:拿起小说来!

秉毅像是下了多大决心:拿起来!

我说:写!

他说:甚才不写!

做文学编辑,许多稿子就是这样约过来的。

花招何止此一端。此乃万端中之一端。

其实,言语之间,我还是能体察到,在秉毅的内心里,其实一直没有放下小说。而且,也一直没有停下小说创作。那是他起步的第一块踏石,那是改变他命运的一根大木,那是他自己的表达,也是他真正在意的生存方式。

果然,很快,中篇小说《公社往事》发过来。预料中的结实与精彩,小说的骨头与骨肉,小说的韵律与风神,从前的那个张秉毅,回来了。发头题,重点推出,写了编者按,再做公众号。像这样质地的小说,按经验是能够被选刊看中的,但迟迟没有消息。过了两个月,一家选刊的编辑要选另一篇小说,顺便给她提起来,她才为难地说,这篇小说里说公社时代的种种不是,推上去结果被枪毙了!

好多事,你到哪里说理去?

可惜了这好的小说。

但是,秉毅却很兴奋,能够重新拿起小说,能够得到如此推重,能够获得知音,仿佛一场大病痊愈,正是隆冬季节,他说他从西安回内蒙古,要路过太原停歇一栈,下来猛猛喝一顿酒。只是,我当时在外头采访,不在太原,且躲过一场豪饮。

能想象出秉毅重新拿起小说的兴奋来。他个头不高,腿短,眼睛不大,像出生

时候让筷子捅开一样,幸好眉毛离眼睛远了一些,额外给眼神腾出相当地方,让目光不失炯炯,让精气神适时通过眼睛透射出来。

上帝总是公平的。

腿不长,也可以跑得远呢。

这样一个好家伙,怎么可能写不出好小说?

三一个,是谁,叫做柳苏。柳苏也者,一看就是笔名。一看就是诗人。他跟我讲,他本名叫刘桂林,祖籍河曲县城关南元人。母亲姓苏,合父族母族姓,诗意化后遂名柳苏。

听他的本名,耳熟,岂止耳熟,一听就能在河曲这厢找到同名同姓的人。不止他,贺政民、张秉毅,还有许许多多准格尔旗的汉人名字,几乎,大部分,都可以在河对岸的河曲老家找到同姓同名的人来。当然,除了我这样的名字,实在是没人叫,叫不出口,全中国也找不出第二,至少没有第三个。可见,虽然隔条黄河,虽然地分晋蒙,虽然口里口外,虽然一二百年时间淘洗,却没有把同是河曲人的思维、期冀、希望之核做过稍微的改变。我们的父母亲,他们的父母亲,给孩子取名的思路并无二致。

老柳苏,老诗人。可惜了的是,我虽然做过十几年的刊物主编,但不敢谈诗,干脆就说不懂诗。诗人敏感,诗人澎湃,诗人跳脱,诗人不好打交道,素来敬而远之。编辑诗,常常一推六二五,推给做编辑的诗人,只要不出格,从来不干涉。

我们的诗歌编辑,是当下著名诗人张二棍。

柳苏的诗写得好不好?说是不懂诗,不通诗,不写诗,但看还是能看的。根情苗言华声实义那一套诗歌理论烂熟于心。但

就是不说。让张二棍说。张二棍说:这老诗人我知道,乡村田园诗,写得地道,特别状况于描摹乡村女子。写得好!

没有告诉柳苏,二棍对他这样评价。老汉好激动,怕一激动给睡不着觉。

认识柳苏是什么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做主编,是副主编?甚至还不是。总是做编辑的时候,2000年左右的事情吧。那一次回乡,晚间忽然接到电话,是把陈述句变成疑问句那种口气,一听就是内蒙古来人。说是晚上能喝个酒不?一下子才灵醒过来,是内蒙古的柳苏要来河曲,而且的确是内蒙古来人。他们一行几人,已经定好酒店,备好酒菜,在河曲家乡招待我这个河曲人。

想想后怕。尽管是开车前来,从薛家湾到河曲县城,过大饭铺,绕魏家峁,下到马栅镇,再沿河上溯到榆树湾过黄河大桥,这已经是八十公里的路程,过河还得再顺河而下走十五六公里才能到河曲县城。相当于驱车百公里来看朋友,感动之余,甚为担心。因为那条路上每天运煤大车川流不息,就是一条挤挤挨挨钢铁洪流,经常出事故。小车在大车缝隙之间穿行,如针关里过骆驼。啊呀呀!

那天喝的酒多,谈得也多。他带的两个写诗的,还有两个是写书法的。好像我做文学编辑就啥都懂似的。其实对书法,比对诗歌的理解强不到哪里,只会看写得黑不黑。谈兴阑珊,一顿饭我只担心他们回程。几番建议留下过一夜第二天再回,几个家伙仍然抹嘴启程回去了。那时候还不查酒驾,几个人都是有酒的。

诗稿往来,两个人在微信里往来稠密,有什么事情他总要说。毕竟比我年长,虽说是忘年之交,只谈事,不议论,一议论,就抬杠。抬杠中的柳苏特别可爱,有时

候我不怀好意故意挑逗两句,好啦,把老汉气得。是不长胡子,如果长胡子,虽隔着手机屏幕,也能想象出老汉胡子抖打起来的样子。但这样的情形不多,只在他开心的时候才这样,他开心,最后逗得他不开心,不开心了又没话找话把开心找回来。

这是一个热心异常的人。诗人,却没有诗人的敏感,身边不少朋友。朋友们聚在一起,办一份民刊《杯水》,是一份不俗的诗歌刊物。山西省这边许多男女诗人都在上面露过面。而且,技痒,不时给我推荐哪一个山西省诗人。男的,女的,都有。女的居多。跟地方政府关系处得也好,他策划过许多宣传薛家湾百里长川的书,邀集山西这厢的作家去写。2018年,他还为我专门弄了一本,让我去写。其时,我正在完成省里给的任务,写山西省脱贫攻坚,在岢岚县采访。老汉一再打电话让我过去。岢岚采访间隙,专门到薛家湾去了一趟。

之所以去,其实也是腿不由人。虽说准格尔旗是姥姥家,但一条黄河从西到东,再从北到南,复又由东而西,沿准格尔旗边缘绕了一个大弯,能把任何人转个晕头转向,因此,几十年下来,对准格尔旗的地理认知从来就是一锅粥。这一次,柳苏让我专门看看撤乡并镇之后薛家湾的“百里长川”。过去只知道有一个十里长滩,还不待弄清楚十里长滩,又来一个百里长川,这得去看一看,看一看蒙汉交流两百多年的土地上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本来就是一锅粥,自己驱车,入暖水,进长滩,又到他主持开办的文学创作基地看过,自己也不知道从东到了西,还是从南到了北。不必了解历史,准格尔旗实在是变化的太多了。因为我熟悉准格尔旗那些沟沟岔岔里让人心碎让人心醉的民歌,那里有关于准格尔旗过往的表述。三十里明沙二

十里的水,五十里路程来眊妹妹你。前井上吃水后井上担,为眊妹妹绕了一个大拐弯。梦里头拉住妹妹的手,醒来攥个空袖袖。有情有义,有怨有哀,没有眼前的风景。读秉毅的小说,村前村后,亲族血脉,礼义廉耻,什么都有,没有眼前的风景。读柳苏的诗歌,有的是村庄男儿的担当,有的是乡村女子的细致,有的是狗吠鸡鸣,有的是山树山花,什么都有,没有眼前的风景。或者说,种种诸般,都被现代化的喧嚣掩藏在了生活细节的深处,只是不见踪影而已。

百里长川啊,这川,这山,经过改造,仿佛欧陆某一角落,正着着急急往一条所谓现代化的不归路上走,让人猝不及防,心存疑虑。薛家湾镇,已经是一座现代化的浓缩都市,市声如潮,车水马龙,霓虹灯影,绿女红男,在哪一条胡同里还可以找到黑瓷大瓮里腌的那些味道淳正的酸蔓菁?

也许这种心情,是刚刚从深度贫困地区走出来的暂时感受。总之,那一行,在老柳苏的策划下,无疑畅快,无疑快乐,但略有疲惫。书,当然也没有写。辜负了老哥的一片盛情,至今不安。

忽然想起柳苏那双略显肿厚的诗人的眼。那里写的是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他在竭力维护甚至呵护着这种乡愁。

不独因为有姻亲血缘存在,才对准格尔旗有如此深挚的表达。或者说,对准格尔旗有如此深挚的情份,也不独因为是姥姥门前。姻亲血缘是一种具有超越感的存在,同样具有超越感的还有许许多多东西。比方,文学。

除了以上三位,还有许多作家也交往颇深,有一个王建中,老家也是河曲。建中小我一两岁,却显得老沉。说他老沉,却又

莫名其妙害羞。玩笑开得少。会心处,上手掩嘴就笑起来。让我想起古人说的“掩口胡卢”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

一条河分开晋省蒙地,又这样奇异地将两地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河的那一边,充满诱惑与温暖。

作者简介:鲁顺民,1965年3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月刊社主编。从事散文、报告文学创作。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发表小说、散文、纪实文学作品计400万字。著有报告文学《380毫米降水线——世纪之交中国北方的农村和农民》《山西古渡

口——黄河的另一种陈述》《送84位烈士回家》《王家岭的诉说》(合著)、《天下农人》《礼失求诸野》《潘家铮传》《朱伯芳院士传》《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第一书记故事》等著作。入选山西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五个一批人才”“三晋英才”“山西省宣传文化系统名人工作室领衔人物”。荣获冰心散文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优秀作品奖、赵树理文学奖及辽宁省和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组稿编辑 李明]



兵团记忆

■徐国英

狼山农场位于临河区北 45 公里处，阴山山脉南端，农场的前身是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师 22 团。1975 年转制为国营农场。我的父亲是 1969 年兵团始建第一批来到 22 团 11 连的建设者。

1970 年母亲从内地领着垂髫之年的我，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弟弟追随父亲也来到了兵团。至今已过去 52 年。我曾自嘲是兵团的“土特产”，我是从小在兵团大院里玩耍，是仰视着那些穿着军装戴着领章帽徽威风八面的军人，是呼吸着兵团气息成长起来的兵团孩子。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我的父辈们那种艰苦的劳动与生活，兵团时代在我的人生中也只有六年时间，但它葱茏了我纯真的童年生活，也让我的一生有值得骄傲的身份——兵团人。

当年的 22 团团部坐落在三面连绵起伏的沙漠中，沙漠中长有梭梭、白刺、沙蒿等沙漠植物，沙漠的边缘地带还种着一排排高大茂密的沙枣树。那里是我们儿时的乐园。每到沙枣树开花时节，团部就被笼罩在沙枣花香中，芬芳无比。团部下设有 12 个连队，均分布在团部周边，每个连队大概有百十多名战士，来自五湖四海。主要工作就是种植小麦、葵花等农作物。团部机关大院是一排排整齐的砖瓦房，还设有医院、食堂、宣传队、学校等。紧邻团部

大院一墙之隔是团部家属区，我家当年就住在那里。当年团部最高的建筑是大礼堂，团部举行大型会议时，它就是大会堂，放映电影时就是电影院，下面的各个连队来团部汇演和团部宣传队排练样板戏时，它就是个大剧院。大礼堂放在高楼林立的今天来看，显得非常低矮寒酸，但当年在我们心中就是个高大无比，相当可观的建筑，大礼堂以它庄严肃穆的气势，给当年的每一个兵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是当年 22 团所有人的精神舞台，承载着大家无比怀念的时光。

大礼堂里面平常都是漆黑一片，正面舞台上垂着暗红色的厚厚的丝绒幕布，节目开演时，电铃一响，幕布就会徐徐打开，台下是一排排整齐的长条木板椅子，椅子分大、中、小，从前往后分三大行。光滑的水泥地板，呈高低走向，人往下走时有溜坡的感觉，大礼堂平时没有大型活动时，就是团部宣传队排练样板戏的场所。

记得宣传队的战士演戏都挺专业，把树枝和竹枝刷上颜料做成各种舞台道具。我们这些小孩子放了学常常从大礼堂侧门溜进去，看宣传队彩排样板戏。到了冬季，地里的农活不忙了，有时各个连队要到大礼堂举行文艺节目汇演，那是大礼堂最红火热闹的活动，也让我们感到无比兴

奋,因为可以连续十几天去大礼堂看戏凑热闹。不过要堂而皇之地走进大礼堂并不很顺利。一般有大型活动时,大礼堂都有把门的,但兵团大院长大的孩子都似山中的猴子,耐惊耐怕,闯会堂一绝,尽管常常被看大门的提溜出去,可一转眼又钻了进去,几回捉迷藏下来,最终以孩子的胜利告终。所以大礼堂每次大型兵团战士们的活动,从入场开始,人群鼎沸的嘈杂声里都夹杂着孩子的打闹声和喊叫声。孩子们的快乐就像一股涌动的潮水,在大礼堂漫溯。

每一次活动,礼堂里面的人挤得空气似乎要爆破,长条木板椅是轮不到我们小孩子坐的,前排最好的位置是留给团机关领导干部坐的,后排即使有座也看不到舞台上的演出,我们只有奋力拨开人群向大礼堂用来通风的窗户方向奔去,然后像只灵活的猴子攀爬上高大的窗台,在窗台上面,坐得高,望得远,舞台一览无余,任由下面人海如潮,吵吵嚷嚷,我们只是用期盼的眼神,盯着紧拉着幕布的舞台,铃声一响,被灯光照的雪亮的幕布徐徐拉开后,演出就要开始了。大礼堂内所有的嘈杂声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舞台,只见从暗红色的紧拉在一起的丝绒幕布中缝钻出两个精神抖擞、气势昂扬的男女兵团战士,充满激情地大声报幕,报完节目再次隐入幕后,然后幕布徐徐拉开。兵团战士们充满年轻活力的文艺节目就正式开演了。

那个年代的文艺演出节目有舞蹈,有独唱,记忆深刻的是还有兵团战士自编自演的相声、小品等曲艺节目,最后的压轴戏就是团部宣传队上演的《白毛女》《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叫样板戏。那个时候,每场演出的节目几乎都一样,

无论演出多少场,大礼堂里从来都没有冷清过,当年看了样板戏的演出后,演员在舞台上塑造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崇拜的榜样。尤其是看了《红灯记》后,自己本来是梳着两根毛糙的小羊角辫,以后在家就用梳子沾上水,学剧中的李铁梅梳成了一溜光水滑的小辫子。虽然时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那时看过的戏,以及在大礼堂看戏时的红火场面,却铭刻在记忆的光盘上,在时光里低吟浅唱。

当年为了父母同意我们晚上出去看戏看电影,白天放了学,就要更加勤快地为家里干些活。那个年代,家里都养猪,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掏苦菜喂猪,每天下午四点多,太阳西斜,学校放了学,我们几个八九岁的女孩子回到家里吃上几口大人留在锅里的粘面条,抹一下嘴,然后跨上箩筐,拿上小铲子,就往离团部不远的三连大桥奔去。石桥下有一条宽阔的人工引水渠,由北往南,穿桥而过,到了灌溉时节,渠水湍急,高大的桥背下面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那里就是我们掏苦菜的目的地。我们几个人到了桥上聚集后,围成一圈像一群云雀,叽叽喳喳一阵后,就两三个人一组,分头向不同的方向散去。

70年代物资匮乏,主要是饿,掏完苦菜,就觉得又饿又渴,渴了可以用手捧着喝几口小渠里的水,饿怎么办?我们三个人一合计,去豌豆地里偷豌豆,偷豌豆是个技术活,把掏满苦菜的箩筐藏到隐蔽处,然后把背心的下摆塞进裤腰,猫着腰飞奔到豌豆地,拽一把豌豆就从领口放进背心里,直到揣得腰一圈鼓起,就迅速向紧邻的麦田里撤离。

除了偷豌豆,还偷过菜地里的黄瓜、西红柿,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也有失手的时候,被骑着马护秋的战

士沿着地旁的公路抓了现行,结局是掏得满满的一箩筐苦菜被“没收”。有一次一个聪明的小伙伴分析,其实他早就发现了我们,专等我们把苦菜筐掏满再过去抓我们,扣下的苦菜拿回去喂他的牲口,我们一听就更恨他,决定想办法报复一下他,给他起了外号,下次再掏苦菜时,看见他,就藏在渠壕里,一齐大喊他的外号,然后像兔子一样窜进青纱帐,让他干瞪眼生气。50年过去了,我们几个发小重聚一起,回忆起当年那恶作剧的情景,为自己少年时的顽劣和幼稚而开怀大笑。

我们也有和战士们“和谐共处”的时候,掏苦菜时在田间看到战士们在锄地,他们会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坐田埂上休息。记得有一个女战士掏出一盒润手油让我们闻,几个小伙伴都稀罕地伸过头去闻:“真香!”她让我们回去把小手洗干净,抹上这种油,回去我就问妈妈要了钱,去团部的服务社买了一盒蛤蚧油,抹在了手上和脸上,虽然不是很香,但一照镜子,小脸真油亮!那是我人生中的美容启蒙。还有一回是一个小战士从兜里掏出了几块儿花花绿绿的糖果让我们吃,我抱着戒备的心理躲得远远的,他的举动让我想到了看过的抗日电影,日本军官掏糖给小孩吃,应该不怀好意。其他小伙伴都拿了一粒剥开吃,丽丽过来催促我:“快过去拿一块儿吃!”我忍不住过去从他手上小心翼翼地捏了一块儿,剥开放在嘴里,真甜!从此以后,我们就和那些年轻的战士们熟络了起来,遇到

周末不用上学,我们就和小战士们一起兴高采烈地坐在田埂上促膝相谈。他们有时给我们讲讲大城市的见闻,有时给我们来段儿那个年代比较流行的手抄本故事,让我们这些从未走出过沙漠,生活在闭塞环境中的小女孩儿,有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心中住进了诗和远方。

岁月悠悠,白驹过隙。前几年,由于父亲年事已高,我代替父亲加入了父亲战友建的微信群,在微信群里,我经常会读到当年的兵团战士们写的回忆小文章,是他们对往日时光和付出汗水的深情回望。他们用朴实无华的文字,真实地还原了当年连队的生活,小文章零星点滴记录生活中的碎片,但我把这些碎片拼接在一起,就是一幅完整描绘兵团战士酸甜苦辣生活的百味图。也让我从中看到那些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城市青年,从柔弱成长为一名坚强兵团战士的艰辛历程。兵团战士用青春、热血铸成了一座吃苦耐劳的丰碑,他们用自己的汗水书写了一部载入历史的篇章。今天我们重读他们的文字,更加珍惜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建设兵团随着社会发展,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可我们这些与建设兵团有过情感交集的人,常常怀着一颗敬仰之心回顾战士们为建设家园付出的艰辛努力,以此激励自己在做人做事中迎难而上讲奉献,将兵团战士身上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组稿编辑 高莉芹]

听 风

■王星铭

夜深了，嗖嗖的风吹打着小屋的窗棂，也吹打着我不安的心。四十多元的月工资，咋能养活这突然降临的两个孩儿？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感觉风也在掺和这家里事。

我转身轻轻打开床灯，端详着睡在妻子身边的一双姐妹。一个用手抓挠着，一个会心地微笑着，仿佛都在说，即使没有奶吃，你也不能把我们送给别人家。

入冬的夜风又吹起来，一个劲儿地抖动着窗棂，是在催促我快想办法，去解决孩儿的吃奶问题。

前日我听邻居大妈说，后水沟里有户人家养着两头大奶羊，让我抽空去看看。如果有钱就买一只回来养，没钱也能买些羊奶给孩子喝。正好我俩刚补发了工资，可以去买一只羊回来，缺奶的问题不就解决了？

我拿定主意。天一亮，母亲招呼上邻居领着我们一起去买羊。真是顺利，八十元成交，一只刚从兴安草原运来的秃角母羊，顺从地跟着我们回到家。

家里人一下子热闹起来，清洁奶羊，张罗羊舍，最重要的是给这羊儿准备过冬的饲料。

那时，我从公司文艺队抽调到市外的一个偏远学校，负责初中年级的文艺课。

我把四个班级分成两组，每周过去两次，教学生们学唱革命歌曲。余下时间，我就领着秃角奶羊，到离家不远的后水沟里扫树叶。

后水沟自北向南延伸，沟里长流着一股清泉水，水的周边是成排的杨树、榆树、柳树，穿过树丛，则是一片长满蒿草的沙坡地。当风向入沟时，树叶会飘落在漫坡的枯草间。虽说是入冬时节，因为沟里避风，还可以看到丝丝绿意。

羊儿在水边撒欢，我在漫坡上捡拾树叶，累时就拿出口琴吹几声。有时忘记带口琴，我会筒着袖子听这沟里的风声。轻柔的风，似情人幽会窃窃私语；凛冽的风，似刁婆之争刺耳难听；最美妙的当是那忽高忽低的如乐之声，仿佛有女高音在哼唱魅人的歌，总让人浮想联翩。

大自然把万物塑于其间，不仅赋予了人们视觉的欣赏，也赋予了人们听觉的想象。风也是一个世界，当人和羊有了感知，共同应对苦难的现实，听风就成了一种享受。无论是微风、暖风，还是狂风、冷风，都会不请自来，时而给人启迪，给人抚慰，时而就是一次难以忘怀的教训。

我喜欢这后水沟里时断时续的风，让秃角有了依托，有了牵绊。当风小时，秃角会在树丛中穿行游荡；风大时，它会和我

一起追逐那些翻滚的树叶；临近黄昏，秃角就乖巧地靠在我身边，看我把成堆的树叶装进麻包。

这样的时光一直延续到春节。忽然有一天，母亲说秃角奶羊要临产了，我是又惊又喜。原来秃角是个带孕羊，看它产下两只小奶羊，给这窘迫的家增添了几分喜气。那年的春节，我们过得格外开心。

转眼小羊羔要满月了，前院邻居听说是两只小奶羊，就按四十元一只的行情价，把两只小奶羊一起买走。我们有了秃角，自然省去许多麻烦。不用像缺奶人家那样，每天大清早去街头排队打奶。

但是，母亲依旧辛苦。她每天精心护理着秃角，生怕它生病，发现秃角下奶不顺，就早早熬些米糊，像喂孩子一样给秃角补充营养。

这样转眼三年过去，孩子需要上幼儿园了。母亲说，先把秃角处理掉吧！我心里

纠结着、矛盾着，不由蹲下身去摸摸它的秃角，摸摸喂养两个孩儿长大的乳房。想它温和的脾性、默默的奉献，我是真的不舍啊！

母亲明白我的心事，忙叫家人去把孩子装扮起来，让她俩站在秃角的身边，用我借来的相机，拍下一张合影留念。

母亲和妻子把两孩儿抱回家，秃角的双目就紧盯着我，也不咩叫一声。看我不愿搭理它，就用秃角来我身边蹭蹭。我即刻明白，它还是想让我领它去后水沟。

眼下我已没有这个心情，又不忍心把它送到市场任人处理。想来想去，秃角喜欢后水沟，还是让它回归自然吧。用不着去议价，只要人家肯收留，那就是秃角最好的去处。因为后水沟里有水，有草，有自由的空气，还有美妙的风。

[组稿编辑 高莉芹]



草原是她心系的远方

■乌日嘎

秋日的天空真可谓是天高云淡，一早孟根其其格老人看着远处泛黄的草场，心里暗自高兴，雨水好的年景牧民永远都是说话有底气，走路在飘歌。她喜欢在牧场呼吸新鲜空气，又生怕把草尖上的露珠不小心碰掉而慢慢地行走，享受草原带给她的祥和宁静。当她看到天边南飞的候鸟，心里又有种说不出的痛楚，这轮回的四季不约而至，而秋天又是一个让人遐想的季节，曾经的她就是携着秋日的阳光，走进了草原，投入到了蒙古族妈妈的怀抱。

今天我们应孟根其其格老人之约，早早就来到了她家。老人从牧场搬到旗里楼房已有几年，孩子们看父母年岁已高，不忍心让他们在牧区待着，可老人总觉得在城里住着闲得慌。虽然有儿子经营着草场，他们隔三差五还是要回牧区，到周边转转，再看看草场的长势，享受从草场上进屋时那种两袖轻风飞舞、袍底微风鼓鼓的感觉。可以从孟根其其格老人的一言一行中体会到她对草原的热爱和依恋。孟根其其格老人用蒙古语和我们打了招呼，在亲切的交谈中讲起了她的故事。

孟根其其格——一朵草原上永久盛开的花朵，她也正如同她的名字般，在草原深处扎根开花。她出生在1957年的上海，赶上了1960年的全国自然灾害，也幸

运的和三千名孤儿被送到了内蒙古大草原。

1960年，白同嘎查的秋天是一个美丽而被淡黄色熏染了的季节。萨如塔拉嘎查的牧民大金巴和色坡力进进出出望着坡前蜿蜒的小路，不知道延伸到哪儿的小路仿佛承载着他们无限的希望。就在翘首凝望中，他们迎来了骑着大白马的同嘎查牧民其木格带着的两个小女孩儿。色坡力赶忙迎上前去，心疼地抱过小女孩儿，经受孤独、害怕、饥饿和一路的颠簸，小女孩儿已无力排斥陌生人的接近。色坡力妈妈的怀抱如同妈妈的怀抱般温暖和亲切，额头轻轻的一吻让小女孩儿抱紧了色坡力妈妈，从此她在草原有了家，也有了爸爸大金巴赐予她的名字——孟根其其格，寓意她与那些草原上无名却生命力顽强的小花一样永远开放。

1960年的秋天，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从上海送来了20多名孤儿，旗委政府多方审慎考虑，要求思想、政治等各方面都要符合条件的家庭才可领养小孩。通知下发后不久，各苏木经过层层筛选，川井苏木白同嘎查的大金巴、色坡力和萨如塔拉嘎查的野仁坡力、其木格两家符合条件。当时大金巴一家在放养嘎查的羊群，就拜托其木格顺带领回来了小女孩儿，就是孟根其

其格。家庭的幸福以及邻居之间的和睦相处让孟根其其格很快适应了新环境。

1966年秋天，开学季，10岁的孟根其其格被父母亲送到了川井小学就读，本以为可以在读书与伙伴无忧无虑的玩耍中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谁知孟根其其格升学到二年级时，母亲色坡力患了重病，也给小丫头带来了重创，继续学习还是回家照顾重病的母亲，还未确定好最终抉择，母亲就因无法救治而撒手人寰。失去母亲的悲痛让孟根其其格一下子长大了似的，她不忍心让父亲一个人受苦，毅然决然的选择了离开学校，离开那帮可亲可爱的同学们回到了牧区，成了父亲里里外外的小帮手。

生活永远都是无法预料的，刚刚从那艰苦的年代走了出来，又让她走进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中，但是乐观的天性和倔强的性格还是让她挺了过来，她还有父亲宽厚的肩膀依靠，有那些可爱的同学们给她的鼓励和慰藉。

1973年的白同嘎查从春天开始就没落过一滴雨，老天爷就好像遗忘了这里似的只有风来光顾，父亲大金巴为了保住羊群与萨如塔拉嘎查的老朋友联系倒塌救急。倒塌的日子里，孟根其其格眼里尽是活儿，手脚勤快到让人心疼，父亲的老友暗自“打起了自己的算盘”，他们家的四子恩和特古斯和孟根其其格正是年龄相仿，双方老人合计定下了两个年轻人的终身大事。当年的秋天恩和特古斯和孟根其其格骑着马来到了旗里，拍了一张照片就领了结婚证。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孟根其其格的辛勤付出下，她已经成为了地道的牧羊人，她的丈夫恩和特古斯是人民教师，她为了

不影响丈夫的工作，一个人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在她的艰辛劳作下，家里的羊群膘肥健壮，她自己年年是苏木和嘎查的劳动模范。1979年5月1日，川井苏木派她到旗里参加了牧区妇女学习班，回来后她和大家分享学习心得。这些都鼓舞着她努力上进，让她有使不完的劲儿，用更多的付出回报社会给予她的一切荣誉。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曾经的小姑娘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幸福地看着孩子们长大并各自成家，她和老伴儿也有时间出去看外面的世界了。2000年，老两口跟着旅行团去了一趟大上海。大城市的繁华、热闹街道让他们目不暇接，在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哪一个她的血肉至亲。上海人多车多，到哪里都得排队等候，这对在宽阔的草原上骑马奔驰的人来说是一种煎熬。他们无比想念草原的空气、一草一木，带着渴望相见亲人的遗憾和那割舍不掉的喝一口会让人浑身精神的奶茶，在各种牵挂草原的心思里，孟根其其格老两口匆匆走完了几日的行程就急切地返回家乡了。

生在大城市却长在大草原的她，早已视草原为自己的家，视自己为草原上的一朵小花。国家特殊困难时期，草原用博大的胸怀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她也用一辈子扎根草原这种最朴实的行动感恩祖国、感恩党，这既是一曲生命的赞歌，也是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虽已年过花甲，当年帮助和抚育了孟根其其格这些孩子的“亲人们”已垂垂老去，可这份超越血缘、跨越地域和时间的爱却永不褪色，这首“蒙汉民族一家亲”的动人歌谣将一直传唱下去。

[组稿编辑 陈旭]

阴差阳错喜结对

■李德军

乌拉特后旗由于旗府所在地的搬迁,再加撤乡并镇、教育资源的整合以及生态移民等人为因素,牧区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和流动上学的儿童,该旗创造性地启动开展了“周末妈妈”结对抚养留守儿童献爱心活动。

高洁,1985年出生,在乌拉特后旗环境保护局上班,在谈起自己的结对故事时说:“富有戏剧性。”随后是爽朗的笑声。

结对那天,阳光明媚,空气格外的清新,晴朗的天空映衬出准备结对做“周末妈妈”的高洁格外愉悦的心情。她精心准备好了漂亮书包,焦急地等待着与孩子的见面。

当接到旗妇联打来结对见面的电话时,高洁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准时准点来到指定地点。在找到结对座位上对应自己名字的时候,她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啊呀!”近一米七零的大男孩坐在对面,与照片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的男孩子,这是高洁始料未及的。

期望与现实有了落差,化解落差的唯一办法就是调整心态。她为了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不动声色地与他沟通聊天,询问少年姓名、年龄、班级等基本信息,然后确定是否是自己结对的那个孩子。

当高洁得知与她对面坐着聊天的孩

子就是小汗(化名)时,她顿时感觉自己准备的小书包与大个子的小汗显得那么的不协调,因而生出些许遗憾和内疚。

高洁抽空去找旗妇联工作人员进行了核实,原来是一个小小的疏忽。两个孩子都是蒙古族孩子,是同名,一个是四年级,一个是六年级,与高洁结对本应是四年级的小汗,而坐在她对面的是六年级的小汗。

高洁本想把两个一起结对吧,但考虑到自己是第一次做“周末妈妈”,担心自己做不好,反而影响了孩子,那样就得不偿失了。但是,如果现在换了四年级的小汗,会不会伤害到已经坐在自己对面的六年级的小汗呢?高洁心里很是矛盾。

当她看到坐在对面的小汗孤苦伶仃的样子,开始心疼起这个少年了,所以,她礼貌地婉拒了旗妇联工作人员要为她调换的建议,维护着已经坐在对面且是六年级的一个成长为少年的自尊心。那天结对的情形让高洁难忘,在结对的“周末妈妈”中,她的个子最小,在结对的孩子中小汗的个子最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能做好这么大的一个少年的“周末妈妈”吗?高洁有些忐忑,她暗下决心,绝不能辜负了少年心中的美好期待,绝不能辜负了孩子期盼得到完整家庭关爱的美好愿望。

2014年,14岁的小汗在旗蒙完小上学。小汗见人有点腼腆,不爱多说话。由于他的个子在班里最高,同学们都叫他“傻大个”,寄宿在学校上学。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母亲得了癌症,且做过三次手术。他说他希望快快长大,长大了,要打遍曾经欺负过他的人……高洁听后,顿时心里五味杂陈。可以想象,小汗在成长过程中承受了多少委屈。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与生病的母亲相依为命,又经受了怎样的人生苦难?

结对后的第一个周末,高洁就急不可耐地找到了小汗母亲的家,买了一箱牛奶,还有一些奶食品去看望他的妈妈。小汗的母亲在同学奇石馆打工,顺便住宿在店里,这样便省去了她与相依为命的儿子外面租房居住的开销。奇石馆展厅后面住宿,展厅干净整洁,看得出小汗的母亲是位干练、勤劳而又坚强的女性。

小汗的姥姥姥爷都去世了,只有一个舅舅在牧区生活,以前小汗上学不用住校,不幸的是2014年八月份,小汗的母亲查出了宫颈癌,医生建议她手术。这个坚强的女性,把小汗安排到学校寄宿上学,自己从从容容上了手术台。

生活的重担没有给人留出选择的机会,只能迎难而上。

小汗的妈妈术后出院,几个要好的同学轮流护理着病床上的她,术后的身体慢慢恢复。十月初,去医院复查,结果又是一个晴天霹雳:癌细胞没有切除干净,需要进行第二次手术。高洁第一次去看她的那天,正好是小汗的母亲准备去呼市复查的前一天,所以小汗的母亲也就放心地、也是万般无奈地将儿子托付给了高洁。第二天一早,高洁就去了小汗的学校,办完各种签字手续后,星期五把小汗带回了家,

过快乐的周末。

高洁与老公是两地生活,高洁带着孩子一直与父母、妹妹一起生活。少年的小汗在与高洁家人接触过程中,逐渐感觉到大家对他的关心,慢慢与高洁的父母及家人熟络起来,在一起吃饭、聊天、逗孩子玩耍中,小汗慢慢地感到不拘束了、自在了。

高洁经常在周五接回小汗,星期日下午吃完饭后送小汗回学校时,细心的高洁总会给小汗带上各种水果、奶食品、糖果等食品,让小汗回去宿舍与同学们一起分着吃,嘱咐小汗要与宿舍同学搞好关系,团结同学。高洁刚开始做“周末妈妈”时,也在逐渐学习成长,真诚且用心地与小汗及他的妈妈、老师沟通交流,了解小汗的个性、脾气、爱好等特点,细致入微地去关爱,日久天长地去呵护,又在实际生活中琢磨、摸索,“以心换心”,多站在少年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她用真心相待,以期小汗能幸福快乐地成长。

小汗是在蒙古语授课的学校上课,高洁感觉到在学习上提供不了太大的帮助,因为她不懂蒙古语,那就在生活上多关照一些。

有一次小汗在高洁家过周末,中午吃完饭后,小汗和高洁以及高洁两岁的女儿一起阅读图书,不知不觉就犯困了,竟和高洁母女俩一起躺在床上睡着了,午休起来以后一脸害羞的样子。回去以后不知是激动,还是羞涩,与他妈妈说了好几次。小汗妈妈同高洁聊天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让高洁感到特别心疼。小汗这孩子确实是特别缺乏完整家庭的爱,对他人的关爱特别的敏感。既渴望,又害怕失去,同时少年的自尊心也特别强烈。

一天下班后,紧张繁忙工作一天后的高洁,突然接到小汗打来的电话说:“高阿

姨,我在教室跟同学玩耍的时候不小心碰伤了,耳朵流血,已经肿胀起来了……”高洁接到小汗的电话,立刻赶去学校,带他到医院进行检查处理。

在医院进行了止血处理,医生说小伤口,无大碍。虽然是男孩子成长中的一件磕磕碰碰的小事情,但从这件小事情上让高洁感受到了小汗对她的信任,也是做“周末妈妈”一点点小小的付出所带来的收获,也让高洁感觉到被人所需要的一种成就感,心里暖融融的,感觉到甜甜的,一种幸福感笼罩在身边。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小汗的妈妈从儿子待人接物、行为举止、渴求知识以及精神状态等方面感觉到自己的儿子在“周末妈妈”高洁的教育、感染、熏陶下的明显变化,打心眼里高兴,发自肺腑的感激。为了表达对高洁在儿子的成长期所付出的母爱般的关心,她不顾生活的拮据、困窘,煞费苦心地邀请到了订制传统蒙古袍的老师傅,专门给高洁家的女儿量身订制了一套漂亮的小蒙古袍。

当小汗的母亲看到高洁家的女儿穿着合体漂亮的小蒙古袍蹦蹦跳跳地出现在她的面前娇滴滴地说了一声:“谢谢阿姨!”小汗的母亲感到由衷的满足和高兴,两家人在一件件互相关爱和付出中变得更加亲近。

小汗上初一时,学校过“六一”儿童节,旗民族教育园区举办蒙古文化节,学校要求每位同学至少邀请一位家长穿着民族服饰参加。小汗的妈妈在外打工,所以小汗给高洁这个“周末妈妈”打了邀请电话。

高洁听出了小汗说话语气的小心翼翼,一个懵懂少年欲言又止、腼腆不好意思地发出邀请,毕竟结对时间还不长,与

高洁阿姨以及全家还比较生疏。同时,可能还需要破费准备服饰。高洁读懂了小汗忐忑的内心,虽然正开展排污费的核定工作,但是,为了满足少年的一个小小心愿,纾解小汗矛盾纠结的心情,拉近与少年的亲密关系,她向领导说明了原委,请假后,专程去购买了一套蒙古袍,准备出席参加这天的活动。

“六一”儿童节这天,民族教育园区里锣鼓喧天,人头攒动,参加蒙古文化节活动的人们兴高采烈,喜笑颜开。精心打扮一番的高洁,身着民族服装,带着身穿小汗妈妈订制的蒙古袍的小女儿出席蒙古文化节。当时的小汗高兴得几乎要跳了起来,天真无邪的少年当着众多人的面,激动地、也是下意识地亲吻了高洁的脸颊,然后抱起了小妹妹逗起来。高洁深受触动,然后会心地笑了……

还有一件让高洁终生难忘的事。在小汗上初二时的一次家长会,小汗的妈妈邀请高洁一起参加。当高洁忙忙碌碌完成下乡工作任务回来旗府所在地时已经很晚了,她不顾下乡干活的身心疲惫,连工作服都没有来得及换就赶过去了。

高洁一进门,宴席上的二十多位学生家长都起身热情欢迎她的到来。小汗的妈妈兴奋地一把将高洁拉到她的身边坐下,向在座的隆重介绍说:“这是我儿子的‘周末妈妈’高洁,能遇到高洁这样的‘周末妈妈’,是我儿子的幸运,也是我们全家的福分……”说着说着,声音哽咽了……那天所有聚餐人员,被小汗妈妈讲述的故事感动了,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一位“周末妈妈”的辛苦付出与操劳。

憨厚、豪爽的许多家长与老师也是止不住热泪盈眶,都纷纷走过来与高洁握手、拥抱、碰杯,热情地拉着高洁的手久久

不愿松开。高洁虽然听不懂蒙古语,听不太懂家长、老师们讲话的内容,但是,从大家说话的神态、语气等方面,从她们频频与她碰杯、敬酒等举动都能感觉出来那是夸奖、赞美她的溢美之言……高洁深受感染,收获了家长这么多、这么重的信任,更加感受到一位“周末妈妈”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而光荣……

农历腊月二十三,蒙古族有传统的祭灶习俗。小汗和妈妈提前特别真诚地邀请高洁一起过节。高洁知晓蒙古族祭灶仪式在生活当中的重要性,也想通过一起过传统节日,期盼进一步加深与小汗及妈妈一家的感情,所以爽快地答应了。

高洁非常注重仪式感,带去精心挑选了的新年礼物,也送去了小汗即将又长大一岁的压岁钱。小汗的妈妈细心地、手把手地教高洁做祭灶的饭食,告诉高洁许多蒙古族过年过节的祭祀习俗、礼仪及禁忌事项,讲述了蒙古族祭灶在蒙古民族传统习俗中的重要性。高洁与小汗一家一起过了一个其乐融融的蒙古族团圆年,高洁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人间真情,了解了蒙古民族的礼仪、习俗。

有一次,旗旅游局举办旅游文化节,开展旗境内的旅游活动。那段时间高洁正好身体不舒服,血压比较低,但考虑到小汗从出生到现在几乎没有参加过多少校外活动,她把小女儿送给姥姥带,专程陪小汗出去游玩。

小汗虽说年少,但是看见高阿姨精神状态不好,一路上帮着高洁背着装食品、

水果的包裹,妥帖地照顾着“妈妈”。小汗第一次外出郊游,晚上在宝日汗图旅游区,积极参加“撕名牌”等游戏活动,玩得很尽兴。高洁坐在旁边,看到了小汗久违了的开心笑容,尽兴闹,随意玩,也是甜在心里,喜在眉梢。

篝火晚会更加热闹,高洁身体不舒服,小汗就自觉当起了“运输大队长”,体贴地询问“周末妈妈”想吃啥,然后一阵风似的挤进去烤好了再给高洁送出来,循环往复,往返多次,引起了一行人艳羡的目光。

活动结束后回到家已经深夜十二点多,与高洁同行的好朋友都热情洋溢地夸奖小汗,并对高洁说:“因为你就是乐观的、热心的,孩子才成长得这么优秀!你让我们看到了榜样的力量!”那一刻,高洁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豪与骄傲。

多少个日子里,高洁陪小汗去郊游,带他亲手去做蛋糕,陪他热热闹闹地过生日,假期带他去单位,高洁加班工作,小汗写作业……陪伴他经历了人生的许多个第一次。小汗渐渐变得开朗了,有爽朗的笑声了,有时还故意搞怪。只有彼此真正走进了对方心里,互相有了牵挂,才会有这样的相处自如和心灵默契。

高洁结对了一个孩子,收获了不是亲人但却胜似亲人的幸福,而出于关爱、责任而发生在一个个“周末妈妈”和留守儿童身边的暖心故事,也将在这片土地上,温暖和感染更多的人。

[组稿编辑 陈旭]

怀念村庄(外一篇)

■吕成玉

当我们的先祖从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迈向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态,华夏的进化就发生了质的飞跃。

村庄是社会的最小组织,是华夏先祖生存繁衍的集聚地,也是华夏走向文明的起点。在传统文化里,村庄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生活经验的积淀,美学观照的宠儿。

一

由于地域的不同,村庄所处的位置也不同,或山凹,或平原,或水湄,或丛林。无论处于何地,其构成方式基本一致,即几户或几十户人家集聚于此,生活自给自足,经济相对独立,但又形成了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群体关系。鸡犬之声相闻,邻里之间往来;一家有事,四邻不安。这些都是村庄人际关系的真实写照。

位于内蒙古高原的河套平原,因一首制灌溉的优越自然条件而闻名遐迩,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来此垦荒种植,繁衍生息,建设发展。这里的村庄因人口来源的不同而自然组合,印证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自然属性。“河北店”“四义堂”“侉子壕”“十大股”“德和泉”“哈拉汗”“海力素”等数不清的以人名、地理特征、植物名、商号或蒙古语命名的村庄在河套地区比比皆是。而河套地区因陕西、山西迁徙

来的人多,便出现了众多带“圪旦”(高地)的地名,如“赵油坊圪旦”“陈存圪旦”等等。先辈走西口时将当地的文化基因带到了河套,与当地的蒙古民族文化相融合,诞生了众多富有特色的村庄。

村庄的颜色因地缘的特点和时代的变迁而迥异。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构成了村庄的基本生活方式和人们的生存体系。黄河水以慈母般的情怀孕育了五谷杂粮,滋养了来此谋生的人,并将它栖身的颜色濡染成一座座黄色的土屋,架构成散落般的形态,仿佛蓝色天宇下绽放的一簇簇土黄色的花蕊。

二

儿时村庄的相貌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在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一条条坎坷不平的土路伸向村庄腹部。低矮的土屋,是用压实的黄土块垒砌而成,屋顶上匍匐的结构是自己栽种的杨椽柳檩,粗糙的线条,搭建起一个又一个简陋的框架。屋子里满是土味:土炕、土灶、土地。布局随意的小院,土皮斑驳的凉房,土墙裸露的猪圈,木桩连接而成的柴草圈囤。黄土地给予了它的子民生存的基本要素——食住,也酝酿出浓浓的烟火味,孵化出一整套民俗和文化伦理。这就

是那个时代村庄的特征。

一爿土炕,是一家人最基本的生存空间。它供给人们基本的生活能量(尽管时时捉襟见肘),安放了家人疲惫的身心,满足了人的精神和生理需求,赓续了家族的血脉。

村庄的生活是清苦的,在单薄的襦袷中繁衍着一代又一代河套人。一盘苦菜翠绿了贫瘠的日子;一屉窝头,喂养了单调的时光;一锅猪肉烩酸菜,饱饫了全家的期盼。

小小村庄周而复始着生活的寻常。大红公鸡昂首挺胸,振翅打鸣;母鸡下蛋后从柴草垛钻出来,发出了急促的报信声;猪在圈中无聊地哼哼,不停地翕动鼻翼拱动土墙;鸽子在屋顶东张西望,不时将哨音送上蔚蓝的天空。幼童在老妪的携持下牙牙学语,在此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屋檐下的雏燕嗷嗷待哺,两个顽童试图用木棍捅掉燕窝,以贪一时之乐,却被家长及时喝止。村东的那条小河,每到夏季成为孩童的天然泳池。一个个赤身裸体的孩子趁着家长午休,偷偷地跃入浑浊的水中尽情玩耍,泳姿犹如一只只大白鹅。村头一片柳林枝叶翠绿,微风吹来,沙沙作响,给单调的村庄涂颜着色。清晨,一阵鸟鸣从树梢坠落,溅起了几朵云霞,新的一天拉开了帷幕。

村庄充满喜怒哀乐。当村邻娶嫁的日子择定后,消息便以闪电般速度家喻户晓。当迎亲的唢呐吹响后,人们端着一脸笑容聚集于院落,看新娘,抢喜糖,抽喜烟,喝喜酒,整个村庄沉浸在喜庆欢乐之中。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寒冷的冬天,大雪覆地,土屋萎缩,灯光瘦弱,外出的亲人冒雪安全归来,着实让家人喜出

望外。一番嘘寒问暖后,寂寞的风箱又唱起欢乐的歌。

迎来送往,自古有之。老人仙逝,整个村庄传递着噩耗,笼罩着悲伤,儿女一脸戚然,村邻前来吊唁帮忙。当送葬的哀乐响起后,孝子慈孙泪如雨下,送葬村邻泪眼婆娑。此时,人与人之间质朴的情感释放得淋漓尽致。

村庄有时也怒发冲冠。那是家长训导孩子的怒气;那是夫妻发生龃龉的怒怼;那是邻里之间意见相左或利益碰撞的怒目……

三

当虫鸣从庄稼林钻出,蛙声从水中跃起,村庄也进入了一年中最秀美的季节。四周蔓延的绿色,将村庄团团包围。朴实敦厚的土屋,此时也注入了活力。院中搭一个春灶,将盘踞在屋内的烟火味从闷热的气息中迁徙出来,给屋宇腾出一席清凉之地,让劳累了一天的农人,在门窗大开的夜晚睡个舒服觉。此时,也不避星星的窥视,更无惧明月的朗照,室内鼾声阵阵,屋外凉风习习。

村庄是孩子们的乐园。捉迷藏、抓“特务”、掏麻雀、滑冰车;摆坑坑、弹溜溜、跳方方、搨纸包……每到夜间,村子里到处传来孩子们的呼叫声、打闹声、嬉戏声,常常玩到月挂西天、灯火阑珊,在大人多次的呼唤声中,意犹未尽地回到家中。村庄也是孩子们成长的摇篮。每当放学后,孩子们匆匆做完作业,背着箩筐,呼朋结伴走向田野。掏苦菜,捡麦穗,拾柴禾,广袤的田野荡漾着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在夕阳的催促下,他们满载归来,帮助家长喂猪、挑水、生火、做饭。每一寸时光都充盈着童年的欢乐,每一个假日皆历练着孩子的毅力。孩子们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

岁月中增长了个头,储蓄着生存的本领和智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席卷神州大地,多年困扰国人的温饱问题迅速得以缓解。生产资料的添置,家庭收入的增加,村庄的面貌也日新月异。红砖“穿靴戴帽”,白灰四面缠腰,成为那个时期村庄的主色调。院落开始拓展,凉房、猪圈、农具房扩容,柴草圈囤也向外漫溢。几代人混合居住的土屋,开辟出年轻人独立的空间,彰显的是生活的进步,观念的更新。饮食结构由过去的单一粗糙变得复杂精致,河套人传统的“油烙饼炒鸡蛋”的待客标准,已被“三盘六碟子、炖鸡烧鸭子”的丰盛佳肴所取代。逢年过节,家家肉飘香,户户待客忙。人们穿戴齐楚,精神饱满,幸福写满脸膛。

村庄放飞着人生的理想。衣食无忧后,学好知识,走出乡村,成为不少人追求的目标。一批批年轻人通过矻矻以求的奋斗,从村庄飞到城市,飞往更加广阔的天地,也将乡愁带到异国他乡。

四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古老的村庄正发生新的嬗变。由于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过去人烟辐辏,车马骈阗的村庄开始萎缩,烟火气逐渐式微。有的村庄“田荒走野兔,不见种田人;青壮皆在外,翁妪带幼孙”,村庄成为老人和儿童独守的家园。然而,良田、民居、祖坟、草木、族谱都在。这些物化了的元素,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曾规范着人们的言行,塑造着人们的灵魂。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公序良俗、伦理道德、生存法则,还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即使再大的灾难或诱惑也难以毁损其海纳百川、坚忍不拔的形象,凸显出乡村强大的生命力。

目前,一座座红房拔地而起,一条条柏油路纵横交通,人们的衣食住行已经与城市生活接轨。有的村庄已建成乡村旅游胜地,绿树掩映的屋舍、瓜果飘香的田园,成为城里人的休闲打卡地。可喜的是,振兴乡村的号角已吹响,古老的村庄正在焕发新的生机。这个曾让无数人魂牵梦绕的地方还驻扎着乡愁,发酵着乡情,孕育着蓬勃的力量。

怀念村庄!

守望麦田

守望,是一种顽强的毅力,是一种无言的执著,是一种殷殷的希冀。守是奋进的漫长坚持,望是结果的必然彰显。

水湄之上,一望无垠的平畴沃野由西至东缓缓铺开,纵横交错的农田宛如一块块棋盘,镶嵌着七月的诗意;一帧黄绿相间的水彩画,悬挂在黄河几字弯头,晕染着塞上江南的美誉。

“种在冰上,收在火上。”位于北纬40度黄金种植带的河套平原,阳光充沛,土壤肥沃,水系纵横。一个冰火两重天的种植模式,孕育出绿色有机高端的河套小麦,在全国同类小麦中出类超群。面粉以色泽自然、光亮如雪、粉质细腻、营养丰富的特点而声名鹊起。拉面大王厉恩海创造了用一公斤河套面粉拉出了1268公里长的面条、一根针眼可穿进42根面条的吉尼斯纪录,书写了河套面粉凭得天独厚之优势,赢千家万户之青睐的奇迹。

大自然赐予的恩惠,让一个个施展抱负的智者脱颖而出。他们凭着一腔热情、一种责任、一股韧劲,让河套面粉乘坐互联网驰骋大江南北,走向海外。雪白筋道的馒头,清亮爽滑的酿皮,喷香扑鼻的肉

夹馍,无不闪烁着黄河水的柔性,无不浸润着黄土地的醇厚,无不散发着太阳光的馨香,无不蒸腾着科学技术的磅礴力量,无不托举着振兴乡村的时代抱负。

曾几何时,这块养育祖辈希望的田野,长出的是繁密的稗草,稀疏的麦苗,干瘪的麦芒。渺茫的收获,让饱饫一餐面食,成为河套人的一大奢望。

饥饿会使人失去理性。夏收期间,拉小麦的马车成为一群老人和孩子觊觎的目标。当一辆马车走出麦田时,他们疯狂地从麦车上拽扯。在生产队长皮鞭的驱赶下,人们惊慌而逃。

小岗村的一纸红手印,换来生产力的空前解放。仿佛一夜之间,面黄饥瘦的田野出落得苗秀丰满。千村万户,悄然颀颀。一块块麦田,行间密植,株杆粗壮,茎叶葱茏,穗头高昂。农人们“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背影,在除草、施肥、浇水的一系列动词中鲜活灵动;几代人吃饱白面馍的期盼,在“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的拔节、收获、贮藏中夙夜契阔。对待土地,我们的父辈虔敬有加,像珍惜眼睛那样小心翼翼;侍弄庄稼,我们的父辈缜密无遗,似抚儿育女那样竭尽全力。那一块块麦浪起伏、激情四溢的农田,优渥了几代人的梦想。

进入七月,麦穗日日锐变,葱黄、橙黄、金黄,每一次着色,都是对辛勤付出的回馈。鸟声迤迳,晨曦微微。父辈们站在田间,拔几株野草,抚摸一下密密匝匝的穗头,担忧天公不作美,将到口的希冀毁于一旦。当麦子长到花红色时,人们就开始摩拳擦掌,挥镰收刈。步入齐腰深的麦田,

搓一穗麦粒,将麦壳轻轻吹去,只见橙色的麦粒,圆润饱满,温婉如玉,捏几颗放入口中,慢慢咀嚼,一股黏黏的清香在口腔回旋,古铜色的脸庞堆满喜悦。

土地是人类的再生父母,它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人类,用丰富的营养哺育了苍生。那汤汤的河流,如浓浓血液输入人体;那丝丝空气,如甜美糖饴浸入五脏;那和煦阳光,如悠长的母爱绵亘春夏秋冬。可叹的是,一些人吃饱喝足之后,腆着便便大腹,一边剔牙,一边向“农”字投去不屑的眼神。脑残比身残可怕。当一个人忘记来路时,必定会迷失方向。正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书中所说:“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这,才是做人应有的良知。

六月的神州大地,由南向北拉开了夏收的帷幕,一台台收割机隆重登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夏收事关国计民生,自然会引起国人的关注。我国夏粮占全国粮食面积的五分之一,其中小麦就占90%以上。小麦与寻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结。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改革开放后,我国以不到10%的世界耕地,养活了约占全球20%的人口,创造了人间奇迹。

守望麦田,就是守望生存之本,就是守望国家之基,就是守望民族复兴之大业。

金色麦田,涵养着人性,匡扶着言行,丰盈着灵魂。因为“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守望麦田,人人有责!

[组稿编辑 高莉芹]

灵性大碱湖

■郎有存

在杭锦后旗太阳庙农场北部连绵的沙丘中,隐藏着一湾静谧的湖水,这里水沙相依、清风送爽、波光荡漾、水鸟啁啾,这便是充满灵性的大碱湖。

2017年夏天,我随同领导去太阳庙农场调研,亲眼目睹了这片宁静神奇的湖水。我们乘坐越野车从311省道向西行进,在穿过沙海沙漠生态旅游区不远处一小岔路向北驶进沙丘腹地时,车窗两边是高低起伏的沙丘,由于没有公路,车轮像是辗压在软软的海绵上,吃力地向前行进。大约向北行进五六公里,眼前便出现一片蓝色的水域,大碱湖到了。这里没有人居,显然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登上大碱湖北端的沙丘上,沙地上有稀疏的芦草、沙米、白刺等植被,被风吹得平坦整齐的沙地上,留下了清晰的鸟类踪迹。放眼望去,大碱湖的水清澈见底,水体呈淡蓝色,与天空自成一色。远处的水面上有几只水鸟发出“啾啾”的鸣叫声,悠闲地游戏,偶尔有两三只水鸟扇动翅膀,从水面飞起,飞到另一处水面停落下来。

大碱湖的北端是巍巍阴山,这里是一处低洼地段,与南面的天生河落差为四五米,每到春夏秋季节,天生河的灌溉水及周边的雨水便会汇集到此,阴山的山洪也会顺着低洼沟道奔流而来,一路行进在沙地上,还留下了被水冲来的石砂。大碱湖

的水域面积约为3000亩,据说,在30多年前其水域面积能达到1万亩。大碱湖的水呈碱性,水落之后会出现白碱,湖似乎也由此而得名。蓝天、白云、阴山、大漠、湖水,构成了一幅原生态的自然景观。置身于此,看碧水蓝天,听风声鸟鸣,让人觉得远离喧嚣,忘却烦恼。这让我想起东晋诗人陶渊明《饮酒》中的诗句,“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阴山道,阴山道,纆逦敦肥水泉好。”“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无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阴山道》,还是边塞诗人李益的《塞上曲》,都描写了西北塞外壮美的景色。历来,在诗人眼里,黄河之北阴山之南的原野广袤辽阔、天高云淡、大雁群飞、水肥草绿,是一派生气蓬勃的景象,这也许源于阴山南麓著名的屠申泽。

据史料记载,汉朝时期,阴山泉水的流量较大,山上草木茂密,水土保持较好。朔方郡辖地位于黄河河套的西北部,当时黄河流经临戎县(即今磴口县补隆淖乡河拐子古城)城北,分为南北两支,南河就是现在的河道,北河是当时的主流,为今乌加河河道。公元前121年,在朔方郡开凿灌溉渠道,用工数万人,历时两三年。由于流沙的侵袭,黄河河道多次改变。据《水经·河水注》记载:“河水(指黄河)又北屈而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迤西,溢于窳浑县故

城东。……其水积而为屠申泽。”临戎县城以西的广阔地带，原是一片可灌溉种植的沃土，黄河洪水溢出，在阴山之南积成一个大湖泊，名叫屠申泽，又名窳泽。当时的屠申泽东西长约50公里，显然是阴山南麓的一汪碧水，滋润着大片土地。由于人类活动中的不当耕垦、放牧、战乱破坏，以及与之相邻北部阴山森林樵采，导致土地裸露沙化，生态环境恶化，曾经碧水连天的屠申泽逐渐消失湮废，干涸形成沙丘及若干个小湖泊。其中位于杭锦后旗西端的大碱湖便是屠申泽遗留下的一处小湖泊。

大碱湖偎依在阴山的怀抱，处于乌兰布和沙漠边缘，远离喧嚣的城市，周围人烟稀少。多少年来，大碱湖仅凭借地势低洼的优势，吸纳着周边的山洪及雨水，湖面逐渐缩减。为更好地保护好这片大自然赐予的湿地，并开发大碱湖旅游资源，2016年，杭后旗委政府从流经双庙镇境内的天生河下游，开挖了一条长3.2公里的引水渠，汹涌澎湃的黄河水从天生河一路奔腾，从南向北穿过双庙镇、太阳庙农场及京新高速、311省道，在一处宽阔处略作停留沉淀，便流入大碱湖。由于黄河水的注入，大碱湖的面积迅速扩大，盐碱分含量降低，水质得到较大改善，水里的鱼儿也多了起来，逐渐恢复了它的原生态之美。今年，杭锦后旗规划修建一条从沙海沙漠生态旅游区至大碱湖的公路，届时人们将更便捷地赶往大碱湖，感受阴山脚下的这片沙水山相依相伴的湖光山色。

大碱湖常年有水，水体清澈无污染，由于湖水的滋养，湖区周边的沙丘上长出了芦苇、白刺等植物，尽管植被稀疏，却让这片不毛之地的沙漠点缀了淡淡的绿意，野草在这里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大碱湖是水鸟的天堂，也因此充满了灵性，这里除了长期“定居”的北方水鸟外，还有鸿

雁、天鹅、白鹭、野鸭子等候鸟的出现，它们每年春天都会长途跋涉迁徙至此，少则停留十几天，多则停留一个多月，在此饮水休憩，尽享这里的静谧安祥，待养精蓄锐后，又继续飞往北方。有的水鸟把这里当成栖息地，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为大碱湖带来无限生机与活力。

来到大碱湖就如同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和风拂面，水鸟翱翔，景色迷人，踩在松软的沙丘上，眺望北方雄浑的阴山，静听呼呼的风声和水鸟的鸣叫声，叫人好不惬意。看着眼前的这一汪碧水，似乎又让人联想到屠申泽的浩森与壮观……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加重，人们常常选择以旅游方式消遣生活、放松心情，不少人更喜欢去乡村旅游，总是想在大自然中寻求一份安逸与洒脱，大碱湖正是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好去处。去大碱湖拍摄风景也不错，其北端是连绵的阴山，周边是高低起伏的沙丘，东边是一片平原绿洲，这里既可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也可以领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每一张照片都是一幅大美风景画。幸运的话，还能捕捉到水鸟从水面展翅起飞的画面。

我曾试想，假如阴山脚下的这片莽莽沙丘没有大碱湖，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没有了大碱湖水的滋润，其周边沙地上的植被将会消失殆尽，狂风肆虐，黄沙漫天，生态环境将更加恶劣，长途跋涉迁徙而来的候鸟将无处停留，向北很难飞越阴山山脉。大自然总是眷顾着一方水土，一方生灵，为人间留下一处处绝美的胜地，我们也应珍惜大自然的恩赐，守护这原汁原味的山水沙自然风景，守护充满灵性的大碱湖。

[组稿编辑 高莉芹]

生命的奇迹

■喜贺热

“小娃娃出院了！”

“去宁夏医科大检查，结果挺好的。”

收到这条微信时，我释然了，心中不禁对我院新生儿科的高超技术佩服得很！

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小娃娃现在取名叫阿希达，意思是“永恒”，住院时一直叫乌云同嘎拉格之子，太神奇了！

他出生时，都不算早产，是流产！只有950克，属于超低体重儿（750-999克），也属未成熟儿，只有26周（孕期在24-28周之间）。经过我院产科、新生儿科、输血科、检验科及全院各科医护人员的精心呵护，在现代高科技的支持下，住院66天，终于出院了！

这种事情在以前，前十年、前五年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太神奇了！

俗话说“七活八不活”，意思是怀孕七个月的婴儿能活，八个月的活不了。过去新生儿的死亡率较高，女人生孩子是过“鬼门关”，产妇的生命和婴儿的生命都要备受威胁。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产妇和婴儿的生命越来越有保障。现在，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个小娃娃的故事吧。

小娃娃——阿希达的父母工作在甘其毛都口岸，属于中蒙边界，与蒙古国南戈壁省相邻。七月初，口岸发生新冠疫情，

这也是全内蒙古6个口岸中最后一个沦陷的，出现一例境外输入病例。当时，两个年轻人结婚不久，租住在一间步梯六楼的小房间里。作为一名口岸工作人员，疫情防控的任务也压在了他们的肩上，一会儿送报表，一会儿检测核酸，乌云同嘎拉格个子小，身体也比较瘦弱，怀孕五个多月的她，经过几天奔波劳累，精神紧张，突然见红了！情况危急，口岸的卫生医疗条件很差，经建议，要去临河就医。口岸离临河289公里，考虑到路途遥远，他们通过层层申请审批和转院，几经周折才到临河。

我接电话时，产妇的妹妹用哭声告诉我，“二妗，快来产科看看，我姐姐从中旗来生孩子，情况不好！”作为检验科一位老医生，我和妇科、产科的专家医生们关系很熟，马上来到了产科，见到他们夫妇。这对年轻人前年刚结婚，不到三十岁，生活经历还很少。我一边安抚他们，一边和产科杨凤英主任了解情况，目前情况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先保胎，如果保不住就生。最终，经过产妇和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小娃娃顺利地出生了。看着这个950克，1斤9两的小娃娃，像小猫一样的孩子，“留”还是“不留”，后果会是怎样？很难预料。

如果留，预计这个小娃娃会在医院保温箱里住两三个月，花费在10万左右，但

是“母婴同保”会报销70%左右,而且新生儿科主任王红霞还非常同情他们,提出在允许的范围内少收取一些费用。这个小娃娃虽然小,但是呼吸、心跳各项生命体征都正常,选择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徘徊,基于一些现实原因和实际的困难,这对夫妇决定放弃这个孩子,产科和新生儿科的医护人员再三劝阻无效后也尊重了他们的选择。

这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幼小的生命,虽然小,但他是有生命的,活着的,他还在均匀地呼吸,均匀地心跳着……选择放弃后,护士把小婴儿送过来,放在了母亲的身旁。乌云同嘎拉格,这位28周岁的母亲,刚刚结婚2年,初当人母,看着自己的儿子,泪如雨下,舐犊之情,溢于言表,怎么也不忍心把自己的孩子——小小的儿子丢掉。道日那——她的丈夫也很理解妻子的心情,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思想斗争,新生儿科的护士和大夫也对小婴儿的实际情况做了评估,最终,他们决定不放弃,要积极救治患儿。医生和护士们,马上着手把小娃娃放进了保温箱,开始了一系列的救治。

如果决定留下来,首先要将婴儿放入暖箱保温,监测生命体征,建立静脉通路,静脉营养,维持血糖,输入青霉素及头孢他啶积极预防感染,还需要补充维生素K1,抽血做化验,做CT,上呼吸机,照蓝光退黄治疗等支持,对症治疗。

等待是痛苦的,也是充满希望的,小婴儿的各项指标一直在监测中,新生儿科大夫每天将新生儿的视频发给孩子的父母看。因怕引起交叉感染,非医护人员严禁进入新生儿病房。咫尺天涯难相见,父母每天在为“小娃娃”祈福,为孩子筹钱救治。娇小的乌云,有着蒙古人的刚强意志

和柔美的母性,虽然早产,奶水却很充盈。她和丈夫精心地为儿子吸出奶水,再给奶水消毒,认真地为儿子准备着最丰沛、安全的乳汁。

作为检验科的工作人员,我也不允许进入新生儿病房,每天与儿科管床大夫史双艳、新生儿科王红霞主任关注、交流着孩子的情况,尤其是管床大夫史双艳,尽心尽责,想尽一切办法用最少的钱、最简便有效的方式来救助孩子。每周一次的生化检验和血常规,护士都精心的测算,通过足后跟采血,用最少的血来做化验。

盼望着,盼望着,患儿通过呼吸机治疗、咖啡因兴奋呼吸,逐渐度过了呼吸关;从开始的微量鼻饲到非营养吸吮,再到患儿能自己1ml、2ml、3ml吸吮——慢慢能自己完全经口喂养,体重稳步上升,逐步度过体重关、营养关;经过反复输血、输白蛋白,度过贫血及循环关,小婴儿的状态越来越好了。但在住院28天时仍不能脱氧,存在肺发育不良,经过10天激素治疗后逐渐脱氧。在住院40多天新生儿又出现NEC,经过禁食水,抗感染,静脉高营养等对症治疗度过了最危险的感染关。最后,在住院60多天出温箱后终于能自己维持体温了!

看到一项项化验逐步趋于正常,小娃娃的体重也逐渐上升,从950克到1500克,到1800克,到2140克,这中间共做了七次生化化验,八次血常规,4次血培养,还有两次粪便检测,输血八次,每次50ml,可谓是渡过重重难关才迎来生的希望!

在新生儿科各位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在60天时患儿具备了吮奶的功能,胎龄36周+3,体重长到了4斤3两,吃奶好,呕吐及腹胀都基本正常了,视网膜筛查几次有稍许异常,经去宁夏医科大进行

视网膜复查未见异常。出院医嘱足足写了两大篇,详细告知家长该注意的所有事项及复查时间。这么非同寻常的经历,定期复查是必要的,出院的诊断共18项,但愿他能经受住生命中一次次的磨难和考验,茁壮成长。

人生多磨难,阿希达在落地的66天里,就经历了这么多,衷心希望他在将来的日子里能一帆风顺。

后来,小娃娃阿希达的视网膜筛查、听力测试和头颅核磁检查结果都未见异常,这对年轻的父母非常激动,为医护人员送上了一面鲜艳的锦旗,上面书写着“精湛技艺,妙手回春”。

小娃娃阿希达是个有福之人,在做头颅核磁的时候,从肛门灌注了水合氯醛以使孩子能达到深度睡眠,不致于被核磁检查时候的强噪音惊醒而影响检查效果,我帮着手紧紧捏着小屁股,噗噗噗,好大的响声,一阵阵的放屁声响,紧接着孩子拉了一堆黄色的屎,我不由得笑了,感叹生命力之顽强,小小的他,只有4斤3两的他,放屁这么响。而且与他的身体相比较,睾丸和附睾显的那么硕大,生命力体征完好,生殖能力也不会削弱。

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叹乌云同嘎拉格和道日那深深的母爱和父爱。这一对刚结婚2年的夫妇,父母亲都是普通牧民,收入也不多,凭着对儿子深厚的爱,对医护人员无限的信任,坚定地走了下来。有几次孩子的情况有点异常,我到处咨询儿科、产科和外地专家,各种意见都有,包括他们的家人们也劝他们放弃救治,以后还有生育的机会,可是这一对夫妻态度坚

定,意志顽强,硬是坚持了下来,多么不容易啊!

我也很关心他们的一系列开销,问起来花了9万多元,报销后经济负担也不重。

据王红霞主任介绍,新生儿科成立5年多来,成功抢救20多个超低体重儿,技术水平日益提高,为当地老百姓保驾护航,赢得了家长们和同行们的信任。国家的医保政策也扶持着这项事业,报销比例越来越高,产假时间延长,而且父亲都有产假,这样的政策有效提升了家庭的生育意愿。

生命是脆弱的也是顽强的,巴市医院产科、新生儿科的发展在市医院的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进步很快,现在我院产科每年能顺利接生一千多名婴儿,新生儿科的危重患儿救治成功率也在93%以上,基础设施一应俱全,生物安全防范保护措施到位,医护人员都通过了专业培训,有责任心且技能水平一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生儿救治的能力和水平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国家三孩政策的支持下,巴市医院近年来非常重视产科、新生儿科的建设,现在产科拥有11名医生,新生儿科有7名医生。急救措施齐全,新生儿急救中心PICU的设立,唐氏筛查、新生儿筛查、染色体分析一系列检查项目也配套完成。多学科协作配合及生殖医学中心工作的建设,盆底康复中心、孕妇学校,婴儿游泳中心的日趋完善为孕妇新生儿撑起了生命救护、康复保健的大伞,使新生儿的救治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组稿编辑 高莉芹]

曾经的五光十色，都已陈旧（组诗）

■柳 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情书

情窦初开
急于把爱写在纸上
赤忱倾泻为文字
表达心的重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尽管压抑 但我们
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都付出过这种心血

笔尖 多在夜深人静中睁开睡眠
分寸 好似旧时新媳妇初为婆婆梳头洗脸
面对黄油灯的微笑
打开激动失控的心弦
美好的词藻瞬间堆砌
期盼深处响起波澜
“在人生无垠的大纸上
愿你抒写最新最美的诗篇……”
“广阔天地痛饮风雨
盼你像雄鹰一样展翅蓝天……”
其实都是些鼓励和誓言
爱 从不敢露头尖
胆子被教条震慑
勇气被时代收缴
为了追求一份情感
谁愿冒当资产阶级的风险

不比现在这般裸露
那时 回避牵手 拒绝勾背搭肩
吻更是吓破了胆
即使梦里走来
一副慌里慌张
匆匆消失在闪念之间
人生不倦的主题下
我们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让爱心领神会
历经淬火
最终两情缠绵

那个时代已经走远
当年的情书成为心上的情结

痴

他几乎每天 都要
偷偷的打开抽屉
打开一个陈旧的日记本
端详几眼 一张发黄的
照片

那个女人已人老珠黄
他还在垂涎当年 一段
等身的恋 没有多深的积水
陷进去 再也拔不出来

老墙上 一棵青藤攀缘
忘记季节的轮回

爱已陈旧

记忆中储存的激动,狂热
今天一概安安分分
火红的年华,装订成册
翻阅的心态异常平静

一切都远去了
连我们自己也生出几分陌生
苍穹已老,心间积满死灰。再也
无法擦拭出年轻的蔚蓝

爱情,一条青春的河流
汹涌之水淌过之后
水位下降,河槽裸露
曾经的五光十色,都已陈旧

曾经那些水深水浅

她说,后路是黑的
也打探不得
我们从前路赶来
一路敞亮。日子再清苦
有红丹丹的太阳、蓝茵茵的天
壮胆,一咬牙就过来了

得空,总要说起过去那些人和事
从岁月之河淌水而来
水深水浅,了如指掌
她说,人这辈子心强不如命强
一不留神,有的人就被
抛在半道上。活着的该怎想怎做

与其说她在盘点心上的印痕
不如说她在预言未来
“不管是大鹏,还是麻雀
都要找准自己的路径”
说不准,辽阔有多厚重
枕边虽无大河,但不失涛声

总有一些空白留着

得到的,仿佛一棵树
立在心上,立在记忆里
多少年过去,始终给予我
激动,充实
可满树的叶子
我并没有一枚一枚端详过
它们绿色的深浅
纹路的走向
和我的想象有很大差别
有的阔大,有的窄小
与汲取的雨水多少相关
谁也不可能把树种得实匝匝
密不透风
我们苦心投入的爱
留有一些空白
空白,谁说不是的一笔财富
自会有人在这地面儿
种出更挺拔的树
长出更厚绰的林荫来

梦中晤

都说梦里没有真消息
可一轮明月竟是那般圆

迟到的主人公,微笑着
缓缓掀起故事的门帘

从夙愿里走出来,用了四十多年
一路跋涉,风尘可辨

洒满银辉的夜晚,清风如旧
可惜明月已不在中天

讲述夜空一样深沉的情节
担忧和叮嘱星星般密集

松开手的一瞬间
各自深知:离醒不远

梦是易碎的,不能过于激动和
留恋。只好,挥泪告别

她们,都到哪里去了

越来越安静的心态里,我开始寻找她们
朝着时序的走向,把无垠的记忆,缓缓打开

那些夜晚多么地静谧
油灯下,你纳鞋帮,我读小说
十四岁的心被你一句说热了
“将来你也写它一本”
从此,一盏心灯再没有熄灭

两颗撞击不安的心走到一起
曾出过不少冷汗。但我们很快用胆量
把阳光请来。你抄录了一百条豪言壮语
给我,我最喜欢的一条:
“是金子就要闪光”

一声叹息结束了三年欢愉
告别的十字路口,你忽然握着我的手
坦言:“我为你活着”。就这五个字
让我在光秃秃的树干上,长出
一片片叶子

这辈子唱歌最多的时候,就是
和你在一起劳动的年头。动情的悄悄话
浇开多少心头的花朵。诗意的叮嘱
“当两只鸟儿在枝头交流
你千万不要惊动它”。我一直在心间搁着

你分手九年后见到我的那般惊喜交集
你在南国蘸着泪水写给我的书信
你被赶出家门的一脸茫然
你在小院里充满惶恐的孤独……
闪电过后,都骑马远去

我知道自己的身世,水边长大
情感细腻而持久。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上
整天搜刮的多是身外之物,唯独真情是
无价之宝。看重这些经历的动机
不是我缺少什么,我有足够的空气呼吸
被人记着,念着,才是最大的幸福!

还记得那个夜晚,我从你家出来
发现眼镜丢在你的床头,当我返回取时
你低语了一句诙谐“我以为把心丢下了”
丢与不丢无关紧要,你已经看到不变的质地
多年前你问过我:心上有印痕吗
现在作答:岂止是印痕,简直就是一道疤

没有情感的人,一准来路不明
没有情感的人,必然孤苦伶仃
我不在意那些“为我活着”的承诺
满足的是,结交的都是天下贤淑的女人
我曾下决心忘记她们,但终归没有战胜自己
我是一头鲜活的感情动物

我在春晖里寻找,我在秋殇里寻找
她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但愿不要走到记
忆之外

意志,在命运里走来走去

——为民间一场真爱的等待而作

那些过往,已锈迹斑驳
情感在几十年前无意走失
心的灯盏虽然发光
茫然无边,等待接近微弱

总说以食为天,挣扎不息的
意志从没顾及吃喝,即使弧线的走向
成全不了圆,坚信——
在无意中消失的,必将在等待中复出
命运里走来走去,始终想象着一场
冥冥间昭昭的聚合

给等待涂上一层苦的颜色
苦等苦盼苦熬,苦尽了,结局也许是一
场与苦相反的品尝

与真情相遇

街口,踱来踱去,我已无家可归
抚摸时光,竟找不着一丝
远去的惬意

猛不防一只手,揪着我的耳朵
暖意荡漾:走!这不是咱停留之地
几个流里流气的女人,咯咯笑起来
“呸!”她一口唾沫砸了一个坑儿

知青年代的铁姑娘队队长
用四十年前的干净利落
将我推搡到一进宽敞明亮的院落

我与记忆撞个满怀:浇水,三天三夜

不合一眼,上场,一肩背五个谷个子
灶旁,故事里的她,正忙烧火洗菜

说到知青队的眼镜如今当了县长
说到前年进城和几个女队员相聚一场
说到那个爱吃田鸡的胖墩只活了三十几岁
她忙乎中抹了一把眼泪

这人啊,命里注定的终躲不过
好端端的一股风就吹得杳无音讯
这人啊,再苦再难也不能落魄
不好好做人就免不了当鬼

大到昔日的理想抱负,小到女知青的
一对酒窝一粒青春痘,她打开就再没收住
忽然,她喊了一声:坏了,自来水没水!
挑起桶就一股风直奔井台

柳苏,男,汉族,祖籍山西省河曲县。
197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见于《诗刊》《星
星》《绿风》《诗潮》《诗林》《扬子江》《诗歌
月刊》《天涯》《飞天》《山西文学》《诗选刊》
《散文选刊》《读者》等百家文学期刊,收入
《大诗歌》《中国散文精选》《中国最佳诗
歌》《中国诗歌排行榜》《中国年度诗歌》
《中国诗歌精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中
国当代诗人代表作名录》等数十种选本,
著有诗歌、散文集《柳苏诗文选》《与过去
隔河相望》《炊烟深处的日子》《一株草带
来的春天》《诗歌旅程:一场心的行走》《走
不出故土的情愫》《岁月滩头》《时光低处
的遥望》等,获“中国西柏坡散文奖”“草原
文学奖”等奖项。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诗
歌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组稿编辑 李玉宁]

乌拉特之歌 (组诗)

■ 郭 强

《鸿雁》之歌

排成行的对对鸿雁
掠过头顶 飞向南方
目送远去的雁阵
马头琴凄美忧伤的旋律
在心中回荡

江水静静流过脚下
芦花悠悠飞过身旁
清瘦的草原 回归了自然的朴实
高远的天空 弥漫着不舍的亲情
一曲苍凉的《鸿雁》之歌
唱出了心中的伤感

秋天 容不下更多的温暖
亲人 别后的路还很遥远
就让歌声陪伴今后的征途
拨亮心中的灯盏
就让鸿雁驮载思念的问候
往返于天南地北之间

呼勒斯太的《鸿雁》
穿越三百多年的风雨
翩然而至 这片草原
让爱成歌 思念成曲

乌拉特草原

黄河几字弯的上方
阴山北麓的乌拉特草原
捋直了 被峰回路转
碰得弯弯曲曲的目光
一碧千里的美景
让我眼前一亮 精神一振

八月的季节 水草丰美
起伏的丘陵 到处滴翠
静立的牛马
尾巴甩动着悠闲的自在
蠕动的羊群
涣散地漫上小丘

站在这里 才感到心里不用设防的舒畅
置身草原 才惊觉曾有驰骋辽阔的梦想
放眼远望 才明白灵魂已经萎缩的太久
抚摸绿色 才发现不如小草和野花自信

面对阳光灿烂的晴空
面对通体透亮的草原
心中的喧嚣渐渐沉淀
自大的感觉慢慢缩小
信马由缰的思绪
在时空里漫步

明亮的阳光下
心如那只羔羊
自由在地撒欢
无拘无束地蹦跳

新忽热古城

残垣断壁的土夯层
清晰可辨 宛如
一叠叠发黄的纸张
一定有白发将军和兵士
写下的戍边与相思之情
有妻子 情人
捎来的断肠春怨词
也有记载改朝换代的档案
我用尽全力
也无法抽出一页

曾经出土的
汉代和西夏陶片
唐朝钱币 元朝箭头
无声地讲述着
从汉代到今天的经历
两千多年的岁月里
大漠草原
见证了古城的兴衰

朵朵白云从头顶飘过
悠悠羌笛声从心中响起
在长烟落日孤城紧闭的想象中
前不见古人 后没有来者
杂草丛生的古城遗址
空旷而荒凉
夕阳把我的影子
拉成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希热庙

阴山深处的名刹
历经三百年风云变幻
散去的是岁月尘埃
凝聚的是人间虔诚

从修建到焚毁 庙宇无辜
从焚毁到重建 神灵有知
红尘中奔波的灵魂
能够重新找到
一片清净之地

悠悠云朵从白塔尖飘过
粒粒鸟鸣在心叶间滚动
袅袅香雾弥漫而来
曾经的喧嚣恍如隔世，
让我忘了今夕何年

治病的三眼神泉
依然不竭 清冽甘甜
庙有泉水 简朴中显出神奇
大山有庙 平淡中见出庄严
每位来者 都能有所领悟
得到不同的收获

阴山岩画

刻在岩石上的海报
留下了太多的悬念
这些力透纸背的杰作
吸引着后人
寻找 曾经的
台词与道具

一瞬千年 千年一瞬
岁月粗糙的手

抚过来 摸过去
找不到喜怒哀乐的碎片
斑斑驳驳的空白处
折断了多少探寻的目光

粗犷的线条 传神的舞姿
勾勒出自然朴素的灵魂
奔跑的骏马 飞翔的雄鹰
展示一个永恒的主题
那种原生态的心情
让今天的我们
无法临摹

秦长城

血肉之躯拧成的长纓
在狼烟烽火熏烤下
痉挛着断裂 被丢弃在
朔方的崇山峻岭里

曾经的辉煌
随着阿房官的大火
灰飞烟灭 这条残骸
历经两千年的风雨
在时光的河流中
渐渐下沉

看着隐没荒草的白骨
面对残垣断壁的历史
抓起一把泥土
可以看到范喜良痛苦的面容
捡起一块石头
就能听到孟姜女绝望的哭声

当年亘古的荒原 成为今日
旅游的草原风光
安宁的牧户和成群的牛羊

让阴山显现出祥和的柔情
岁月更替 时代变迁
证明了
南北一家的民族和谐
东西一脉的血肉相连
才是真正的长城

突厥墓石人

埋葬了同伴后
转过身 欲追赶
远去的大队人马
割舍不下的情义
无法迈进一步
在这种矛盾的纠结中
一站千年

也许是生死相依的承诺
也许是至死不渝的爱情
在草黄了千回绿了千遍后
站立守护的姿势
依然没有改变
擦肩而过的岁月
见证了你的忠诚

苍茫的戈壁草原
春夏秋冬 雁来雁归
孤独的身影
演绎出不离不弃的执着
扎根心中的信念
从不示人

乌拉特之恋

仰望雄鹰 那是祖先的灵魂
俯视小草 这是草原的图腾
两种不同的注目礼

表达我对家乡深深的敬意

高高的色尔腾山
挺起祖辈不弯的脊骨
长长的海流图河
指出世代不变的走向
白云下面的绿草铺向天涯
敖包上空的圆月一尘不染
挥舞着悠长的牧歌
抽打掉生活的灰尘
每棵小草都有搏风击雨的豪情
每只雄鹰都有穿云破雾的胆魄

岩画里祖先弯弓的英姿
震颤着我们的热血
边墙旁捡到的戍边者诗篇
提升着后人的信仰
蒙古马放开四蹄踏响进取
套马杆驯服野性十足的机遇
走进城市的蒙古包落座
捧出圣洁而古老的美德
移植草原的风电机开花
引来不同姓氏的蜂群
一马当先的浪头激活了塞外的沉寂
万马奔腾的主流激奋着民族的雄心

春夏秋冬的辙印依然分明
东西南北的方向照样坦荡
乌拉特 我的家乡
生在你的怀抱是我的幸运
驰骋辽阔是你赋予的天性
白天在你荡漾的绿波中呼吸
晚上枕着马头琴的旋律安眠

蓝天昭示着高远和深沉

草原流淌着碧绿和欢欣
面对你博大无私的胸怀
我怎能不热泪盈盈
我的家乡 乌拉特
人与自然共荣共辱
梦和小草相偎相依
作为祖先的子孙
我不上天堂 谁上
作为子孙的祖先
我不下地狱 谁下

风蚀冰臼地质公园

退去的第四纪冰川
留下了独一无二的景观
开会的小鸟 睡觉的老牛
瞭望的乌龟 沉思的海豹
灵巧独特的造型 让人
目不暇接 惊喜不断

三百万年的时光里
风霜雨雪 还在仔细地
打磨着这些杰作
大自然的奇思妙想
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岩缝间站立的山榆
迎送着过往的日月
把一种精神传递给游人
乱石丛中的樱桃花
渲染出满山的春意
将一种心态展示阳光中

[组稿编辑 李玉宁]

你给我的 (组诗)

■ 梦 蝶

穿越

整整一个雨季,是绵绵出口
悠悠的雨丝飘进来,我在之上
又落生为花,你要滋润我
实际在穿过我
——从孤独的冬天进入,一直到
寂寞的二月口岸

你的穿越,一声声,如布谷鸟歌唱
一滴滴,又如播雨燕,你将我
轻轻洒在草芽里,又将我像小船一样
推向三月,多么优柔的穿梭,也许
你太了解,我的刃雪城是多么封闭
一朵朵水花,多么明艳
犹如我的冬天,开出的水仙

怎样的伏蛰,如六叶冰晶的光芒
忍不住想,我如雪的往事,你曾进行了
多么漫长的磨练,此刻,我随你
已飞翔为一只只蝴蝶
白色翅膀,犹如出鞘的锁链
如冰晶孵化出的信鸽,这翅膀
隐舍的白色思想,多么圣洁

从外到内,你为我开启的
不仅仅是一个雨季,你给我的
也不仅仅是穿越,而且是消融,你带我

化解的,是一座忧郁的峰天都

此刻消融的,还有两只酒杯
它在我的雪原深处,深藏已久
但把它比喻为两张白纸,也可以,可它
比雪片都轻盈,却更接近火焰

你给我的

速度,风影般,每每
抖落一身雪,像
放飞一群蝴蝶,你外形的轻盈
——可我知道,你白色的芒,和
冬青的刺,多么犀利,于俗世
你的锋芒和冬天一样凛冽

你来了,和一群蝴蝶
飞来了,你说我是一座花园,其实
你的思想本就是一只浪漫的蝴蝶
在这冰雪覆盖的荒原,你的飞
用了你的芒,你的飞
已经高过我的花园,你剥开自己
给我的,是整个春天

美的辩证

也可以认为是潜意识
想走出自己,却

陷入自我的漩涡,听觉
面临又一个界点,这让我们
只能听到自己的语言
已听不到世界

美如同脸上成长的雀斑
虽然它总想以完美,以光艳
——就像我们之间
出现的瑕疵
时间越漫长,越无法遮掩

在这美丽早晨,美
已变成批判,而这批判,像
一场更盛大的美的寓言
沉默,似乎正隐含着
无与伦比的
——颠覆之美,即使瑕疵
也抵挡不了新的境界的契合

敏感的七月

无法逃开一些细节
从七月到八月,时间里
敏感的部位开始抽丝

重返的脚步
听得出,你的云影如织
我的水意雕花,如白莲孵化

古典民谣,似乎略带
小村故事的青涩,天台上
开出的水仙,一盆比一盆蓬勃

九月,崇拜线条之美

九月,绿油油的石莲花
醒着凝视她丰硕的曲线
睡了,被它的感性之手

轻轻摸索
风里清脆,梦里浓郁
舌尖燥热

关于岛的话题,被钓起来了
弧度的轮廓,形成
于那年的春天,出壳于惊蛰
在某个夏日的火焰中成熟
热腾腾的线条
很多次,我们的舌头,激情澎湃

舌尖有点燥热
月光女神,生命里的优柔琴弦
太阳的炙热,通过黑夜来抚摸
心仪已久,一篇自白不足以表达
关于时空对话

不装饰
像两条相爱的美人鱼
接近光滑,接近彻底
梦幻的,是思想轮廓
不要阻止这九月的情结
这季节适合交流、捕鱼和邀月
也适合崇拜线条之美

白马

那夜,月光扭动了一下
就变成你的模样
你还是我心爱的白马
纯净的忠诚的白
让我爱不释手

你的马蹄 风里日里
奔波的泥浆不发出声
站在那里,比一道光都轻
只是微微抖动的毛发
像一片草原

在风中寂寞唱歌

昨夜,窗口的星星
闪了又闪,像你新款的风衣
又像我钟爱的浪样,那奔腾
只需要一点光芒

我尽可能用月光轻掀你
用风写你,尽可能
用修长的指尖修剪一双白翅膀
用尽可能多的信号

杜鹃花盛开的日子
我发现了你新的白马思想
二月,燕子的巢,有月光水声

一双灰色的手

一双灰色的手从一个冬天伸过来
你毫不掩饰,或许那就是你的气质
你不小心触到了我的风铃,而你连风铃
都碰不响,可我却听到了声音

在你手指上,偶尔也
系着几行或浓或淡的诗句
还有几片灰色的云,还有几匹灰色的马
很多个日子过去,突然有一天
你用深灰色的嗓音对我说
你不喜欢浮云,你要用灰色的手
来剥离灰色

一个冬天即将过去
你灰色的手,或许正锲而不舍
修改灰色的诗歌,那些灰色的诗歌
或许正喷涌着彩色,新年的钟声
已经响起,我的风铃却依然寂寥

独自坐在这里

思考一双灰色的手,想你
灰色的手指上那些灰色的云
想你灰色的诗行里那匹孤独的马
世间有太多白马、黑马,你却
独自喂养着一匹灰马

又一次坐在这里
感觉一双灰色的手伸过来
看不见,却能感觉到,它突然生动得
有些暧昧,似乎还有些诡秘,灰色
看不见,却是烙印,在这片
灰色的叶子后面
我又萌发了一瓣新芽

镜

1
镜子晴朗了,我却变成了乌云
你总是以理想主义存在
为了吻合,我配置了又一个我
大小、形状、颜色不同
却为突出一个核,摆放在不同位置
卧室、咖啡厅、办公桌

2
喜马拉雅的雪山、北海道的樱花
尽收眼底,喜欢白里透粉
拭去蒙上的尘,眼睛风吹草低
里面住着碧绿的河床、纯净的蓝鸟

3
镜子在时光里变大
我却变小,是因为我学会了自驾
乘着梦想的小飞机,在镜子里
若隐若现,愈行愈远
有人说那是虚无,有人说
真正的虚无
在都市,不在空中

4

镜子的长廊是现实的迷宫
有人说那是一个人的头像
也有人说那是一道深奥的思想方程
分辨出来就有极高悟性
可我是懵懂的自画,只喜欢拿着钥匙
在迷里奔跑,喜欢回到十六岁
喜欢发现五千年关于
“对面那个我”的论证,我知道
前面有惊喜之门在等我

5

我和镜子有时像黑与白
有人认为我是一部广义哲学
镜子的左眼是自由
右眼是锁链
激情洋溢的火花有时烧焦镜框
镜子变成自己的泥潭
我亲手把自己塑成泥塑

6

有时穿越镜子
我站在 2011 年的那个雪夜
我是雪里热情飞舞的白蝴蝶
永远铭记诗中
你挽着我走进一家小酒店
火炉旁我们一饮而尽的感觉
真是飒爽

7

而此刻,为什么我的视线
被寒冰挡住,后来天空为什么变得那么
凛冽,何时我从镜子里不慎陨落

是谁将我推下生活的镜面,是你吗?

8

要我放下手中的镜子
温存无比的命令,我有时喜欢服从
离开镜子,我学着用大脑阅读
曾经穿透了你,变成一张网
曾经把自己变成了雕像,变成
刺向自己的一把刀,曾经每天否定自己
在理想的路上寻找你的瑕疵
曾经的目光,被一种玄虚笼罩
发生了怎样的历程

9

镜子里又有大船出海
我们手拉手,面对面,像两只
亲密的海鸥,喜欢彼此喂食
心尖尖上的温柔
蝴蝶女神,是鱼儿的生命
是谁的悄悄话说给了镜子听

10

飘起了毛毛雨
你推着我,笑声里飞出
漫天的情人伞,这是我的哨所
每天探出头
瞭望你,看到你走上人生讲台
看到你沿着长长的绿荫路
怎样的爱才算完美,怎样的眼神
才能达到朝朝暮暮
怎样的不完美,却想以完美去爱
镜子是一道门,通向你

[组稿编辑 李玉宁]

折叠的日子(组诗)

■冯玉奎

处暑

斗指戌
一棵柿子树
枝桠上端立一粒雀鸟
另一棵柿子树
枝桠上端立一粒雀鸟
雀鸟对视 不鸣 肃静
像默读同一本书

我刚好经过
被一阵秋风
仿佛书的扉页卷起的小虫
雀鸟 请衔起我
远方的你
是否也被这秋风卷起
就像我和你
让它们
读过一树花开的念头
读过一树坐果的念头
饱餐之后
鸣叫着去读一树红透的念头

腹语

一个熙熙攘攘的日子
取了个好名

中秋

午后
我们邂逅在林间
阳光尚好
不耀眼
你蹲守一棵粗壮的枝桠
爪子搂着他的腰
我仰起人类谦虚的头
你咕咕地腹语
出卖了自己的身份
我尽量用眼神破译

许多仪式的日子
被我们用钝了
一些锈迹斑斑
趁今晚的月亮打磨
像他们
练习用腹语
将宁静蹲守成
一尊佛

折叠的日子

习惯把记录在文字里的日子
折叠
九月九

这样的日子
反反复复地折叠
再用酥软的手摊开
母亲就坐在我对面
陪母亲说说暖心的话

拿上好的砚研磨光阴
在这摊开的岁月的宣纸里
赏母亲的山水
观我留白上的静思
落款处留下的乳名
却把母亲的眼睛洗得雪亮透明
这一刻
仿佛留白上一滴恰到好处墨迹
把我们寻常的日子渲染开来

父亲说，带他去看草

九月九
父亲说带他去看草
草有什么好看的
草是生命
父亲眸子里的辽阔
弥漫出甜甜的草香

父亲还说
早年间
他和他的女子躺过的草皮
草一直在疯长

那些被父亲看过的草
也在看他
一湾水的怀想 一道坡的美好
点燃秋色

此刻
我也有野心
择一处山林

种一坡菊
将光阴勾兑
打开柴门的一瞬
请进花香 请进民风
既使醉了
也倒在父亲的草皮上

秋分

一夜间
棉花露出质地的白
露出昼一样的白

斗指酉
它在这样一个谦逊的时节
吐絮
一定在暗示我
做一个守夜人
手持灯盏
去寻找那些接住白露的人
那个捧着棉籽植入土地的人
一定是我的贵人
我们尽量把
之后的每一个洗过的夜再洗一遍
让它们再白些再柔软些

纸上霜

许久积压的霜
从我的左心房搬运到纸上
等着救赎
今日却被
节令上的霜覆盖
之后，同时寒凉

午后的阳光
像教科书
它先撤了

我没有
早出晚归没有走完的路
还要继续

搬空的心
总不能空着
安放些
向往的山水
一定要有哗哗坠落的瀑布
把月亮星星也放进去
我有春天的地址
用狂草写十八封信
等过了这阵子
大数据入口的姓氏
可以摘掉口罩大声喊出名字
寄给回归的大雁
告诉它们
北方
每一寸空气是干干净净的

立冬

下雪了
谁在喊
冬亮出最硬的底牌
像立给季节的誓言

我一向崇敬
第一个喊雪的人
立冬前把雪喊出
把一片森林的叶子喊向悬崖
把雁阵从北方喊过南方
动用多么大的肺活量
告慰执拗

冬的名声
坏在风口
背负信仰替蛰伏的生命忍苦忍痛

一场雪
伤一次筋骨
二十七股寒气
紧逼体内二百零六块骨头里的钙

喊雪的人
立在树旁
树仿佛告诉我们她高喊的真相
冬不过一场虚张声势
光阴的树下
约那个喊雪的人
一起谈论一枚果子由青变红的过往

寻梅

梅手捧两本经书
诵读
一本苦
一本寒
高举火焰
燃一季颂辞

火焰里的雪
终年不化
像爱情永恒

红尘慕爱
以仰姿
却读不懂一杆瘦骨

扛着阳光寻梅
寻慧根
需读十年经书
拿自己的骨头研墨
在雪上临摹

[组稿编辑 李玉宁]

北方 (组诗)

■柳林

迎住灿烂

迎住秋天,迎住这最后的灿烂
这美好的祝福,如是庆典
愿世间的好人,就此平安

满塘莲子,是一轮秋之低吟
是风,用你那金色的弦琴
与婵娟的月夜,话及乡音

最朴素的泥土和水
并不能清淡你酒香之醉:莲呵
啊!花仙中唯一的好姐妹

故园洞箫,无梦也在今宵
不!不做那浪情的少年
我只是一个匆匆的大地歌者

企盼或一次难舍的作别
都已注入我远行的情真意切
是最难以回报的恩情之血

从此,我可以走遍天下的道路
只因是有了你们的声声呵护
亲人呵,我——我再也不会迷途

北方

北方生产好兄弟好女子
北方的好兄弟是义气的赤子
北方的好女子像纯朴的麦子

整个北方
饮一条阳光的大河
那是一种纯金属出炉的声音
让你的骨头听了也激动得哗哗作响
那时辰你觉得北方是一块火热的铜

北方之血因为干燥
能够饮得下一海碗一海碗的烈酒
北方之路因为空旷
阴影显得稀薄而又松散
你可以看到鹰栖息或居住的高度很晴朗

怀念雨水的北方
背离秋天的北方
白雪擦亮的北方
四季之夜怀抱一颗纯银月亮
照耀你击鼓的心脏默诵歌谣

歌谣就是歌谣

水车在窑洞上红火地飘动
那红火是石榴花和辣椒常年不熄的火焰
挂在每一个小妹妹山丹丹的脸蛋上
在塞外在西口流传成一种汨汨的风俗

北方啊北方
你手捧一碗碗小米子的干饭
不能不想问起在水中淘过金的人民呢

挽歌：叶芝或天鹅

诗歌的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
像美神眼里的一束光芒
纯粹地击中了你高贵的头颅
和上升的心域：叶芝
灼热的光芒、耀眼的光芒
是一枝烫金的洁白的羽毛笔
让你那荣誉的梦想流下了水银的
泪水，在灯盏之上直接骑着暴风雨
孤寂地穿过人类的盲目和黑暗……

天鹅死了，丽达从此不知去向
神祇的女儿、自然的花朵
来到这个世界只是寒光一闪
骤现即逝，如此美好的主题意象
使你绝望。用诗歌用写作
倾诉着语言和文字无法表达的挽歌
但罪恶是无需与哀乐同谋合奏的
一只从死亡中伸出的暴力之手
在天空和大地的眉宇之间
举起一只阴冷的刀子或枪支，或比它们
更为锋利的眼睛，用贪婪和狞笑
瞄准了一只具象的名词或动词的
天鹅：这少女的名字
童话的公主和幻美的王后
用最后一滴血证明了生命的终极
爱与和平所不设防的结局，最终

以一出芭蕾舞剧的哑夜形式四处巡回
在文明的隐私里十分卫生地公开上演……

叶芝，叶芝——世界之子！爱尔兰的巨星
那每一滴血流下的声音至今让你疼痛
鲜血的声音，也是火焰的声音
你的一生就是用伤口歌唱的一生
火焰的金质的淬炼 漂白了你暮雪的苍发
使我想起了圣山之上的雪峰
你守着晚年的炉火，默诵诗歌
回忆往昔：思想的皱纹、生命的轨迹
像一条音乐的大河，波光闪烁
呈现着你一生高贵的创伤和爱情
在朝圣的道路上化为驿站宁静的背景
就像今天晚上，我十分笨拙而真诚地
用汉语的理想，穿过翻译和种族的阻隔
在典籍之内或之外，切近你的品格
而我身后的夜晚，依然滋生着世俗的疾病
和虚无，等待我在天明之前
踏着您眼光的雪花，手持颂歌
用熬红的双眼，把它们一一地清理和驱逐
啊，叶芝！你的梦想
决不是浪漫之旅的最后挽歌
一如我的梦想，仰望着星辰
而人类——这一条众生之路的梦想呵
永远是一种世代坚持的美好力量
在屋宇之上颤动……

铜版画的春天

铜版画的春天
我看到众多元素的火焰
在一场绿色的釉彩之上修改着苍老之年

我决定不再放弃我自己
花朵的酒杯里正是丹凤朝阳
每个人的胸前都戴着一枚阳光的胸针

坐着那行云流水，闲庭信步
一只鹰从大地的羽翼上涌向长空
代表了我的渴望
打开了风和无限高悬的幽蓝

我注定要与凛烈的风迎战
背弃众生巨大的道路和困苦的家园
在万水千山的绝境，拨开和突入远方的远

春天的实体呵，精美绝伦
这古典的长车挥动四季的轮子
在盛大的开幕式上发出贺喜的邀请之礼

春天，春天！我把一切都已捐献
最后一滴血，也要美丽你的容颜
这个春天，这个春天就此永远不会再来，不
会再来

与村庄的桃花

我在三月为你们背诵
桃花，穷人与村庄的女儿
红粉的灯笼、远嫁的小小新娘

神明执著的灯火，是——桃花
热爱土地的美人呵，手扶节气灿烂之后
依然要镇符邪妖之魔

我在三月为你们命令
春天，打开众生的风靡之门
迎接赤子、迎住那鲜艳的杯盏之喜

出使这民间美好风俗的仪仗之阵
桃花，你要用一生的木质之本壮行
抵达农历之初，用新桃换却旧符的一年晨光

桃花，桃花，我从东方的花园把你折下
点成那北国额头的一颗红豆之印
吉祥如意，是一片原野发鬓上的信物之语

在秋天：我被一片落叶击中

在秋天：我被一片落叶击中
这平静的子弹过于从容
古典、和平、安祥，甚至
使我想起一只刚刚学会
打开自己表情或笑容的婴儿
一闪就回到了初生的阵地
再还原为零度以下的一束暗香之气

(没有谁目睹过这循环的过程)

秋天呵！我吃力嚎叫着
考虑是否得练习一下竞技的可能
修改枉然，或在不为人注意的街角
心静如水地悄悄流过去
看一只屋顶之上的纸鹤，反弹琵琶
或继续装出不在乎什么样的若无其事
坐自己的双脚一左一右地回家

(这城市秋天的黄昏太有点散文化)

那时我正骑车回家
在一条街道上懒散地招摇
不理睬城市，不理睬行人
像一块只有广告自己的代理标牌
不理睬身边已是洞外的千年一瞬
我带着我自己，带着秋天
从沿街卖唱的卡拉OK之中渐次空白

(空白的内容不是消失的内容)

梦中鲜花和春天的少女

——题写一幅同名油画

我真想绕到这幅油画的背面
看一看你身后是什么样季节
少女：鲜花和春天把你包围了吗

从一些美丽的动词出发
在部分具体的形容词汇边缘
我们抵达：春天

之后，你出现了——美神的女儿
在围绕鲜花的主题之中
蜜蜂、蝴蝶和鸟群相继出现

彩色的表情、彩色的呓语、彩色的动作
被一只饥饿的手和笔贯穿完成
告诉了我们一个故事的潜在戏剧

哦，少女！我呼喊着
你淋满露水而潮湿的名字
在虚构中已成为精美绝伦的杰作

我甚至可以嗅到你新鲜的香气
水银在玉质的初夜镀亮华轮之音
黄金在黎明的早晨临朝出巡

这不应该是博物馆里的展览呀
在我们的嘴唇想要诉说的窗外远方
这一幅油画不会生长成自然的风景吗

梦见鲜花和春天的少女
你的前面是醒来的时间
在那里，我们都要进入具体的写生

[组稿编辑 李玉宁]



诗词集萃

巴彦淖尔人大代表群英谱(古风)

■吕成玉 吕成荣

前言

塞上江南贯北疆,弯弯几字孕粮仓。
湖泊熠熠田畴沃,河水汤汤麦果香。
鸿雁飞翔伴骏马,草原辽阔育牛羊。
黎元已迈康庄阔,禹甸正迎复兴煌。
蒙汉同心谋大业,民族携手筑屏墙。
人民代表皆优秀,源自基层产自乡。
做主当家逢盛世,身肩重任为国忙。
抬眼望:一山两原,北牧南粮。
簇拥山川之秀,独辟天赋之祥。

王五厚——致富带头人

曾经沙场铸忠诚,退役回乡系“三农”。
宗旨心中时刻记,带头致富灭贫穷。
农牧结合走新路,脚踏土地念真经。
先寻棚圈养羊事,再育肥牛效益增。
一推双联星级化,主动链起众乡邻。
支部巧加合作社,农户基地一条龙。
茵茵饲草绿田野,座座牛羊毛色明。
扩大规模购农具,收割碎草机械功。
改良羊种有远见,繁育杂交肉质精。
科学配料膘情好,定期出栏传美名。
一纸签单勤让利,建档人员常务工。
体察民情办实事,排忧解难总热情。

化解矛盾施情理,邻里和谐拧成绳。
扎根乡村情常在,携手并肩共振兴。

劳动模范熊守军

乡村创业有能人,远近闻名熊守军。
日产精粉逾百吨,订单飞来似雪纷。
馒头味正酿皮亮,小麦晒足颗粒筋。
扩面优粮勤让利,签约百姓助脱贫。
供销两旺诚为要,收种双赢技作魂。
抗震除疫时解囊,扶学修路每捐金。
常建言,为黎民,流转良田议案新。
疏松土壤家肥好,滴灌秧苗节水神。
稳粮提质献良策,端牢饭碗壮国身。

群众代言人范贵民

匆匆一路满身尘,代表楷模范贵民。
种养结合行表率,商贸流通见胆魂。
安置村民多就业,帮缴社保为脱贫。
建棚助牧捐慈款,打井扶贫献爱心。
身挑重任日日虑,力振乡村户户钦。
反映呼声民事切,建言会场感情真。
抗击新冠潮头立,不负使命不忘根。

金花绽放分外红

金花绽放百花丛,一片丹心映日红。
手捧忠诚书大爱,胸怀黎庶育群英。
常同家长寻良策,每与学生话品行。

赓续文明跟党走,弘扬传统练师功。
教材使用阖家乐,蒙汉兼通双语丰。
牢筑民族墙一体,石榴抱紧九州雄。

服务“三农”靳存旺

(一)

服务“三农”做老牛,扎根垄亩志难休。
引黄滴灌建言切,流域保护方案优。
控肥增产除病害,降能减耗节水流。
地下资源已乏匮,膜下滴灌是长久。
标准农田需配套,政府资助强统筹。
农业安定国家稳,粮仓贮满九州道。
科技人员靳存旺,情系“三农”百姓讴。

(二)

改良土地担重任,脚踏荒原细考究。
焚膏继日推进度,床榻输液念民忧。
沃野平平路成网,柳杨绿绿鱼虾游。
三载盐田生态绿,五万良畴稻葵收。
科技小院锣鼓紧,精心规划集众谋。
新巢座座筑乡镇,金凤翩翩落树头。
农业发展靠质量,科技创新需领头。
抓住难题勤攻克,葵籽锈斑提案周。
科研成果频获奖,荣誉闪烁映田畴。

“百佳院长”许天云

百姓安康为己任,杏林代表许天云。
创建医疗共同体,乡镇设施配套新。
辐射资源偏远地,便捷苏木农牧民。
内引外联队伍壮,远程会诊图像真。
互连网络彰优势,云端见面少出门。
临床护理途径畅,服务周到百姓钦。
四管齐下新创意,勇挑大任铸医魂。
疫情突至不慌乱,治疗指挥集一身。
因地制宜出方略,昼夜轮班护防辛。
核酸检测引设备,阴阳确定争秒分。
流程通畅确诊快,关爱患者问候勤。
旗县医院创首例,率先灭疫报佳音。

与法同行者吴东

司法公平必践行,党员律师叫吴东。
筑牢信念强素质,高举旗帜练内功。
抗疫除魔捐款物,纾危助企解忧忡。
抖音签订千人岗,民典传播一座城。
执法巡查勤建议,调研提案促公平。
扬清惩恶国之要,一秤端平百姓崇。

医者仁心格日勒图

扎根草原铸医魂,孜孜以求献青春。
扬鞭牧点施医术,继晷床缘破病因。
天天把脉诊疗细,日日查房问候勤。
完善全程服务体,研发蒙药用途新。
一方园地滋心血,百草芳菲祛病根。
多种疗法彰特色,数方并用见仁心。
帮就业,录新人,身教言传壮杏林。
块块金牌镶大爱,马兰绚丽绽芳馨。

后记

旭日东升映九天,山川秀美正华年。
巨轮破浪长河阔,大道崎岖步履坚。
万众凝心圆大梦,千军秣马战凶犬。
人民期盼时时记,代表呼声每每牵。
舵手导航江山固,复兴华夏谱新篇。

诗四首

■ 向 华

窗景

窗舍十里绿云堆,
直向天边涌翠微。
不负秋阳钟此爱,
诗花一咏绽芳菲。

茶

高山云气借三分,

岩土三分且作根。
流水携香三分韵，
一壶春色伴晨昏。

云

我愿似卿天上游，
风来雨去亦无愁。
松间托月听溪籁，
谷底生烟花上留。

遣怀

慢煮时光慢煮茶，
一壶春色敬余霞。
人生难得时时有，
书画诗琴共晚花。

处暑(外四首)

■樊文雄

凉风起今随云走，
禾果丰登万民求。
煮酒邀邻修谷仓，
朗朗一盏好藏秋。

秋日偶感

梧桐瑟瑟菊花鲜，
夕照流云淡淡闲。

荣华古今风过眼，
冷暖人情可释然。

立冬

叶落一夜冰风冽，
多蓝雁鸣稍憩息。
振翩翩成远志，
衡阳回望千千结。

小雪大雪忆当年

当年志在栋梁材，
少年心事拿云来。
独向村外寻雪趣，
试问梅花为谁开？

根魂(新韵)

燧人有巢传娲神，
伏羲炎黄拓乾坤。
七彩补天九州秀，
八荒导流四海尊。
百万时光灵穿越，
五千岁月文载存。
根自本源方有魄，
知所从来不失魂。

[组稿编辑 李玉宁]

火焰正好泛起微蓝的光

——写在赛林花诗文集《大漠之韵》付梓之际

■高朵芬

夏天来临，我打开好友赛林花发来的一个邮件。《大漠之韵》已辑成书，因受她写序之邀，便仔细阅读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正当我遥想着家乡的那片草原，是否受干旱影响绿没绿了的时候，好友赛林花给我发来微信。她问我《序》写的怎么了，我坦言告诉她因诸事缠身，《序》的事儿仍被搁置着没有写完，就不免有点儿心慌起来。赛林花却说出版社排好版写完也不迟。听了这句话，才算有了稍许平静。电话中，我问了她今年的草原情况，她那边照直告诉我说：“后旗草原干旱得很，牧区的草场还是灰茫茫的一片。”我撂下电话，一颗悬着的心被切换进幻景中，地处北纬41度东经107度交汇点上的乌拉特草原，若来几场甘霖的眷顾，它一夜间就有披上绿纱的可能。

赛林花是我家乡的一个作家。八年前我们相识于巴彦淖尔市文联举办的一次河套文化论坛。她身着银色长款蒙古袍，戴一顶加了藕荷色云图边儿的蒙古帽，洋溢着乌拉特草原新时代女性服饰文化特有的美学元素。她着蒙古袍装束的韵味和质感，显现出蒙古族女性特有的灵性之美。赛林花还有一个特点是她长相喜悦，眉宇间的笑是从内心流露出来的，常常给人带来一种亲和与美好。因而，她的性格、气质、人格，

有着自然天成而且模仿不来的魅力。

在写作上，赛林花写散文也写诗歌。《大漠之韵》集散文和诗歌两种文体成书，分四部分完成。

她的散文，涉猎题材宽泛。从写作风格上看，除了具备开阔的气度之外，还不失细腻温婉。她的文章里忠于表达内心世界。如《大漠之韵》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每当雨后天晴时，沐浴中的潮格温都尔山风景独美，像出水芙蓉，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热情大方，雍容华贵。七色彩虹从潮格温都尔山的东山脚下那条小河飘向天边……更为美妙的是，那彩虹有时是双层的，它们相应相衬，犹如一座绚丽的天桥，更像草原姑娘多彩的裙边。”

尽管乌拉特后旗境内干旱，但我从赛林花的文稿中听到清泉般的流动，声声入耳，扣人心弦。

在文本中，让我看到的有本性使然构成的如阴山余脉；有揽入黛墨余韵而依然起伏绵延；有她以情写情，以生命写生命的范例。

如《驼峰上的爱》这样写道：“骆驼是极通人性的，也是特有灵性的动物。我家的骆驼名叫‘希热夏日’，是父亲很早以前为它命名的，‘希热’是指它的双峰丰满耸立，‘夏日’是指它的皮毛金黄。放牧它吃

草或牧归时,都是我为它松懈驼鞍、笼头、缰绳,还带它饮水、喂饲料等,因此,它特别依恋我。我对它说的话,它都能听懂。”

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曾说过,“假如我们看出一首诗表达了某种渴望,而不是叙述一事实,那首诗就是成功之作。”

赛林花的诗歌,最让人记住的闪光点,是她以一个女儿的视角来表达对父母的恩情。如《忆父亲》:

时间,虽将我的梦剪成碎片撒满草原
可对父亲的敬仰,却心中永存
时光,虽将我珍藏的故事凝固成过往
可对父亲的依恋,却凝成永恒

还有一首写给母亲——《远去的母亲》:

母亲,依然以一盏灯
一尊佛的姿势
留在我的心中
照亮我生命的行程
母亲就是那尊佛

可见,她的诗歌里是有直光感的,但也能看出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亚光感,像龟裂纹丝绸一样双面阔版的蒙古袍,在内提亮,在外柔软。

赛林花的散文,有如相约乌拉特草原的自豪感一样值得称道。

是的,相信这里是戈壁红驼漫步穿越的地方,更相信乌拉特后旗境内,晚霞是最美的沉醉,羔羊是最美的温柔,驼峰是移动的幻影,犹如一首乌拉特民歌许多个比兴的手法一样,无论怎么理解都能说得通。

其实最打动我的东西,是她用真情写

作。她对身边的人越来越多的觉察和体悟,这从她的写作角度来看更有意义。即有幸福可言,有真情可写,有真实可塑。因而,赛林花和她笔下的人与事,都与她有着密切的关系。

卡夫卡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大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在赛林花也一样,在素常的故事讲述中,有幸福也有泪水;从她穿透人心的思考和照彻中,有体悟也有洞见。她善于用文字升华思想,用生命解答人性光辉。

苍穹之下,莽莽阴山余脉间的潮格温都尔山脚下,坐落着一片茫茫的戈壁草原——乌拉特后旗。这里,年降雨量稀少,虽属北疆边境,但从来不缺少文学。可像赛林花这样一个性格开朗,俊秀挺拔,文字意蕴绵长,思维开阔舒展的蒙古族女作家,真还为数不多。

赛林花的散文,笔墨动情,字里含爱。详细地描述了人性中的真、善、美。譬如《背影》这篇散文中,生动记录了她去外地看病求医过程中亲情的温暖和人间大爱。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我的女儿,从治疗的开始,就次次陪着我。我得病,让一个小公主,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了一个女汉子。我们为了治疗,频繁往返于天津和家乡,每次看到那瘦小而坚强的背影,背着大大的背包,小小的身影似乎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挂号、联系医生,订票,订房间……她什么都不放心,什么都要亲力亲为。那是一个特别让我依恋的背影……她一直看着都开开心心的,我却知道她在心里流着泪,滴着血。”

在这短短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赛林花女儿的担当和照顾妈妈的事无巨细。

除了女儿,她还写了爱人,是他从经济和精神上给足了关心爱护,让她感恩这辈子的相依相伴。她在《结婚纪念日》中写下一段感人肺腑的话:

“记得我当初和爱人说:‘咱们结婚三十年时再来北戴河’,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说过了后就忘记了,可爱人却一直记得。2016年我患乳腺癌在天津治疗,正逢我们结婚三十年,爱人和孩子们利用我两次化疗之间的时间段安排好了北戴河之行,为了让我舒服旅行,爱人和姑爷从家乡带着车过去,很辛苦。”

因为她独爱自在的人生,因此她写作像极了自己的写作,生活像极了自己的生活,万事有心,人间才能觉得有味,这可能就是赛林花吧。她在文章中曾写到:“故地重游的感觉真美,他们任由我游玩,任由我开心,因为,他们之前两三年都来过的。为了找到三十年前留影拍照的地方,他们很辛苦的陪着我,尤其,孩子们对照着当年的景点照片,给我们老两口拍照的情形让我感动和暖心。孩子们也在我们当年留影的地方拍照,说三十年后他们也会重游这一有意义之地。”

万家灯火,总有一盏归处。

在《孝心应在父母健在时》里记述了

自己陪伴老人们的亲身认知体验。读起来都能感受作为子女足够的亲切和担当。赛林花在《岁月中的母亲》中,她是这样描写母亲的:

“母亲每天从清晨伴着晨雾,披着朝霞忙碌到暮色茫茫、星星漫天时,有时半夜醒来看到母亲在油灯下缝补衣裳或纳鞋底的身影,她照顾全家人的饮食起居、缝制衣服、放牧饮畜、剪羊抓绒、接羔保羔、挤奶、熬茶、撒酸奶、做奶食……”

赛林花,一位六零后出生的蒙古族退休警察,但在业余时间与文字相伴四十几载。我捋着她的文字脉络顺延下去,越往前走,越能听到一个遥不可及的声音,如天籁般安静,似水若禅。我想,这既是我打开这本书最初的理由,也是我为她的新书付梓之际所认识到的根本所在。

初秋时节,蒙古高原的雨季才真正来临。晨雾中的乌拉特草原浸润于细雨绵绵之中……草尖上的水珠聚集成晨露的笑靥,这个时辰,红云打开画布一样的天色,转眼间,阳光将这片草原涂抹成辽阔的金色……

[组稿编辑 陈旭]



一曲美与力的赞歌

——读青年女作家刘志灵长篇小说《福地粮仓》有感

■巴格那

有人说，从河套地区的生成图像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形成缩影。这话有道理，千百年来，黄河文化、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和边塞文化在这里聚集、融合、传承、积淀，形成了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鲜明的“河套文化”。

读刘志灵的长篇小说《福地粮仓》，不仅能看到沟渠纵横、阡陌连篇、万顷麦浪、千里飘香的“福地粮仓”，也能看到河套地区“以力为雄”的壮志豪情、浓烈激情的人文积淀，更能看到河套文学有自己的“河套味儿”和地域特色，河套女作家队伍也正萌生崛起，焕发出勃勃生机。

《福地粮仓》是以河套平原为背景的农村题材小说。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悲悯的目光挖掘了太和镇（今杭锦后旗蛮会镇）貽患无穷、万变不离其宗的封建老根，以国民党残兵败将、土匪以及反动教会糜集之地为典型环境，讲述姚家、李家、杨家三大家族的兴与败，揭示了地处西北边陲的河套平原深受封建、官僚、军阀压迫，在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里，这里教会蔓延成势，传教士肆无忌惮地霸占土地，用各种恶劣手段搜刮民财，河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河套人民在土地、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热气蓬勃地建设家园；以及改革开放后人们充分发挥劳动

积极性，生产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等三大历史时期的新旧思想、观念、行为、心理发生剧烈撞击的一曲美与力的赞歌。

一、艺术提炼是从生活到艺术的必由之路

《福地粮仓》是生活素材渗透作者的心血以后，通过作者的感情桥梁提炼成艺术题材，爱与恨、甘与苦的鲜明色彩有机结合，从而塑造出感人形象、动人故事。

小说一开始交代了素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之称的后大套广袤大地上有一太和镇。“有三百多户人家，大小商店几十家，有邮电、垦务局、步兵连队等。”该镇是内地富民商旅来套，向蒙古王爷交租纳税，开渠垦田，继之貽谷放垦发展扩建的集市。每天“店铺里飘出的炸油糕味、二锅头烧酒味、肥得流油的猪头香味”时，那两手插在袖口里瞎转悠的闲汉子的鼻孔毫不留情的吸溜酒肉香味，双脚久久不忍离去……“街道两旁摆摊售货的也多，陈列各色洋货、药材、烟叶、砖茶、葡萄干、冰糖、松香、布料以及广告画上的美人头像。”在描写杂铺掌柜的吆喝声和头裹毛巾、挎着布袋的小脚女人一步三回头……“东头一长溜穿着破衣烂衫卖柴人摆着有枳椇、红柳、沙蒿、蒲草”和“笼子里挣扎的鸡”等一幅幅热闹非凡的生活画卷背后，

掩藏着渠堤薄弱地段时常造成决口,淹没成灾的隐患。当时流传有“天寒引水难,水大流漫滩,耕地年年变,荒草长满田”等民谣。干旱、洪水、冰坝等往往给当地人民带来粮食歉收、饿殍遍野的深重灾难。每当洪水漫溢、水坝堵塞,沿河土地就会遭到损失,人们背井离乡、妻离子散,水深火热之际,当时的统治势力却只管抓丁要粮,不管百姓死活。

作者处理普通人物和普通社会矛盾时细腻中又蕴含着沉重,着重表现“人”的复杂内心世界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以此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明的人物。作者的笔墨所到之处,这些人物既有生活情趣,又显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物应具有的特征;既把历史交叉融合到现实生活,自然而然讲述着姚家、杨家、李家等人物和家族的命运,又没有用太多的篇幅去着墨历史的悲剧,从而没有让人始终被黑暗历史的阴影笼罩。在结构上,经常交叉叙述历史与今天,历史与现实有着强烈的对比,增强了作品的当代意识和历史厚度。作者采用近乎白描的手法,以质朴的语言叙述人物活动、反映农村生活的动态。作者从同理心出发,抨击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隔阂,不愿看到生命倾斜,使读者很快产生情感共鸣。由此,也可以窥视到作者的道德观、历史观和世界观。

二、感性化的事由是现实生活提供的素材

塑造艺术形象要深化和拓展人物形象的内涵,体现一种人类品格和生命价值。小说里的姚生源是一个神秘人物。他独往独来,孤僻怪诞,乍一看以为很超然洒脱,可内心分明有某种郁结,可能是种种挫折、失败和付出而不曾得到回报的怨恨……

创作过程中作者的感情蕴积、冲动、爆发,最终倾注笔墨,刻画了郭子仪、白家山、白葡萄、杨怀义、程天保、程三娃、李忠、刘根小、巴图等人物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没有明确具体的交代,只让读者的目光随着事件的发生去追踪。此时此刻的人物形象或添几分费解,却也拓展了作品的力度。这样处理限于就事论事,通过人物的自我奋起、自我救治、自我把握、自我保护,最终成就了作品的主题。当然,在此过程中也在呼唤热情、怜悯、理解。

艺术源于生活。艺术真实是经过加工改造提炼的,一经提炼,作品中的人物、事件的社会意义、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就超出生活素材的本来意义。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遵循“文学是人学”这个规律去写人的命运、性格,某种社会生活或者自然现象触动了是非之心,憎爱之情便有所感奋,有所震动,从而把美的东西予以歌颂,把丑的东西予以鞭笞。特别是描写姚龙旦和李其的关系是有很难度的,因为处理这样很异常、在特定的条件又似乎合理的关系,写不好就庸俗或者简单化了,也会有损姚生源的形象。

小说涵盖一个地区百余年的潮起潮落,也刻画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八十余人的悲欢离合、怒骂嬉笑,作者没有一一“寻根”,而是透过现实揭示了历史事件,批判了封建迷信、买卖婚姻、赌博等不良风俗和行为,掘出了长期难以发展的“根”在于黑暗在于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落后,更在于人们亟待改变的思想观念。

三、生活的地域差异决定文学的地域特色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中国乡村,意味着乡土中国的现代转

型,意味着如潮不息的城乡互动,折射出中国与世界的广泛联系,指向历史与未来的生成和运动。书写乡村,归根到底,就是写我们命运与共的伟大祖国,就是写我们生逢其时的伟大时代,就是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梦想。”对于有良好的艺术眼光的作者来说,地域性特色是她创作时掘之不尽的富矿。而小说《福地粮仓》最大的闪光点正是营造作品的地域特色。

小说塑造了敢于挑战困境、吃苦耐劳、包容性强、具有团队精神和法度观念的河套群体形象。河套人喝酒、待客厚道热情,酒场上个个粗声大气,轰轰烈烈亮开嗓子,拼实力拼酒量,没有窃窃私语和推诿不前。小说中传递出一种观念:做人要讲义气,守承诺,按他们的信条“话出开弓箭,认清一匹马”“人不抬举人,活得不够人”。

小说中,工作组进驻各生产队,不少人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批斗。头一天挨斗遭批的人第二天还是嘻嘻哈哈和大家说笑,乡亲们评价“这才是男子汉的‘背受’”。“背受”是什么?是睥睨暴行的勇气,是担当厄运的隐忍,是苦中作乐的达观。羞辱和悲愤原来可以这样化解的,同时理解老乡说的“人是打节节的”含义。

文学的地域性并不是个别地区才独有。河套文学的地域特色是历史上由于逃避战争和饥荒,慕名“走西口”的大量人口和“逃难”来的各地难民的“体温”,也是躲避灾难,逃离迫害,改善生存,谋求发展的迁徙中开辟的文化“新大陆”。

小说里,茅庵、土屋飘起了缕缕炊烟,或者田间地头、河边野陌、草滩树林、婚宴喜事……到处听得到信天游、二人台等河套民歌,而且大部分歌词现场编词,出口成章还朗朗上口。歌词乡土气息浓厚,显得格外亲切生动,具有河套泥土味儿。

如“头一声声高来二一声声低/我给父老乡亲三朋四友唱上两声刮野鬼……”

“白喽喽(鸽子)飞起来一伙伙/左看右看没妹妹/马里头挑马一般般高/人里头就数妹妹好……”

“一更里来/跳过粉墙手扳窗棂细细端详……”“要穿红来你呀一身身红,走起来就好比蓝河畔放河灯……”

河套村民通过歌唱的形式抒发内心情感或打发春绿秋黄的时日漫长。可想而知,这些积压内心深处的情感就是民俗文化的“根”,就是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各地民歌文化与草原民歌文化相互交融,逐渐形成的地域风情较为独特的文化瑰宝。

此外,作品的语言特色鲜明。作者运用河套方言讲述故事,拉近与当地读者的距离并容易产生共情,写景的文字也寓情寓意于中,文笔清纯捷畅,在故事情节的推动中也在关注、寻找河套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品的不足表现在有些地方显得粗糙,可我相信如果她能在文学这块土地上坚持辛勤耕耘,必将会收获更长足的进步和更精彩的作品。

[组稿编辑 陈旭]